

三西彥

人性批判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十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十

人性殺戮院
兒王西彥著

懷文文化社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十

人性殺戮

著 彥 西 王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人
劉 同 縝

發行所
懷正文化社
上海江蘇路九十九號A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惆悵

睜開眼睛，便看見那半截老看廟人的紅燭尾巴又被燃黯着了；昏朦恍惚的光，照明着半堵剝落了白堊的泥牆，簡直分不清自己這時業已清醒，抑還停留在夢裏的家鄉。姊姊的歌聲，也彷彿依然在耳邊響着。可是一翻身坐了起來，卻看見姊姊正在給爸爸遞送開水，臉上罩着一層黯澹，沒有唱歌，自己也並沒有在家鄉溪邊，一家全睡在這倒楣的破廟裏，離開家鄉正遠着。

爸爸時輕時重地哼着，苦惱地揮着手，叫姐姐把碗拿開。

手上的紅燭尾巴幌了幌，一滴臘燭油眼淚似的跌落在地上。姊姊站起身來，透出一口有聲的長氣。

在燭光下，爸爸那張本來是可怕地瘦削的臉孔，現在却箍着一層浮腫，沒有一絲血色，好像磨光的青石，皺紋全部失縱了，連眼角邊也是鼓鼓的。這可到底是什麼怪病呢？是餓出來的嗎？總之，連爸爸自己也不清楚。原先爸爸在家裏時，懂得給別人看病，左近幾村的人有點小小毛病，全都找到他。爸爸看病不收錢，病人都稱讚他的心地好。現在，爸爸坐在破蓆子上，身子靠着床頭邊的稻床（在收穫後，農人便把這種龐大的農具放置到廟裏來）雙手向後吃力地撐支着，見到小牙子醒來，便轉過臉對他說：

「孩子，睡你的吧！」

姊姊依然擎着紅燭尾巴，站在一邊。姊姊的手指給肥皂水浸漬得發花，指尖脫落着嫩皮；或許是由於夜涼的緣故吧，身子也有點兒哆嗦。

「你也好去睡了……唉。」爸爸又抬抬眼說。

爸爸眼裏隱着淚花，水汪汪的，似乎要滲出眼眶來。

外面颳着風，廟後山谷上的松濤嘯吼着，一陣一陣的逼進廟門。他們現在躲在一個稻床後面，又遮着竹簾，所以還能夠點着燈火。有時風實在太大了，一下子風腳掃進稻床後面來，燭光便突突的跳動着，躲閃着，幾乎要給猛地撲滅了一般。

姊姊把紅燭尾巴插在泥牆的罅縫裏，接着又把它吹熄了，頓時黑暗就浸滿着全空間。姊姊也摸索着上床來了。於是小牙子只好把身子蜷縮成一團，小小心地擠在裏面，不敢動彈。床是只有三塊窄板的牀，床上的棉絮也破得不成樣子了，用粗線零星縫綴着，假使你大意用力一扯拉，那就會嘶的掉落一塊。姊姊在黑暗中作聲細微的唏噓。牆腳邊是蟋蟀高聲的夜鳴。

「睡吧……唉。」爸爸轉了一個側。

外面風的呼嘯漸漸靜了，爸爸的喘咳卻又無間歇地發作起來，咳一下，便呼絲絲的喘一陣，如像胸口裏的肺臟給一隻不可見的手扯撕着。爸爸的喉嚨彷彿

佛是一具小小風箱，而且是一具漏氣的壞風箱。

想想爸爸這付模樣，想想這所破廟，小牙子越加睜大着迷惘的眼。適才的幾分夜涼，這時換來了全身躁熱，再也不能入睡了。一些鮮明的，對於一個小孩子的的小心靈是過於殘酷的記憶，又復襲擊着他，肆虐着他了。也是在一間跟這所破廟差不多的癆病屋裏，在兩年前——是兩年吧？那苦命的媽媽，在臨終前時，曾經吊着嘴唇給小牙子祝福：

「媽死啦，你要爭氣做個好孩子……跟爸爸和姊姊走吧，總有一天會回到自己家鄉去，總有一天那些強人會退出去……記住哪，那時候可別把媽媽的屍體就給丟在外面，總要抬回去安葬在自己的地裏呵！」

然而現在怎樣呢？現在不是越走越遠了嗎？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家鄉去？什麼時候姊姊才會再唱起那快快活活的歌，自己才可以到溪邊去捉蠅蠅兒？唉，媽媽的話可並不算靈驗。

對面那間也是破陋不堪的廂房裏，傳來老看廟人寂寞的咳嗽聲。脚後姊姊的腿突然彈動了一下——姊姊在做着一個不祥的夢。

一縷太陽從倒坍了的牆罅裏流竄進來，剛好浴着小牙子的頭。殺雨邊的天氣，雖說還是早晨，也業已有着幾分熱烘烘的感覺了。小牙子一骨碌坐起身子，睜開眼就看到旁邊的爸爸。這時爸爸微瞋着眼睛，一隻瘦骨棱棱的手，震震的儘在那張可怕的鐵青色臉上摸弄着。過了一晚，臉上的浮腫彷彿更加肥了些，眼泡鼓鼓的隆起，兩邊顴骨變成不平的了，還透露出一塊塊濃淡不一的青色，右眼的位置似乎也給移高了許多。

小牙子雙手揉揉眼睛，自言自語的問道：

「嗯……姊姊呢？」

爸爸張一下眼，沒有回答出話，又復無力地瞋上了。

可不是，姐姐洗衣去了。三里路外那鎮上學堂裏跑差老祿，每天總要給姐姐送來一大細各色各樣的髒衣，每天都是洗不完的衣。姐姐是可憐的，一雙手整天泡在水裏，永遠紅腫着，如像是剛剛出土的薑頭。

下了床，小牙子便跑出廟門去了。

姐姐正在溪邊洗衣。天是好天，不再颳風，天壁是一片純淨的藍色。早麥業已收割了的田畝上，農人趕着牛在春耕。溪水清澈極了，以一種羞澀的嗓音作着細唱。依附在砂粒上的青苔，隨着清淺，輕輕顫動，企圖逐流遠去；魚兒却執拗地逆流而上，一時隱身在青苔裏，一時又挨着岸邊的水草，靜靜休憩。小牙子又想起家鄉的溪邊了，那裏的溪面要比這裏的闊一倍，魚兒也要多些，砂粒的顏色也要好玩些。

唉，衣太多了。姐姐忙碌着，額角上濕滿着汗珠。而當漂洗到一條闊大的被單時，小牙子就下水去，幫着姐姐捲絞被單。清涼的水，簡直沁進了心肺。

可是瞧一瞧吧，姐姐的手指越發紅腫了，浸沒在水裏彷彿會給融腐開來一般
呵！

「牙子，你去瞧瞧爸爸，看爸爸肚子餓不？」過了一回，姊姊吩咐道。

回到廟裏，却看見那老看廟人把一碗稀粥端給爸爸吃了。爸爸撫摸着自己沾有米粒的短鬚，嘆口氣道：

「唉，世上多的是好人呵。」

爸爸說的是那老看廟人。老看廟人也真的老了，鬚子幾乎有半尺來長，還是「滿面鬚」，密密的直從耳朵根生起。說話的時候，那叢簇的長鬚子扇動得怪有趣。可是嗓音却很破澀，彷彿有一團濃痰老在喉頭滾轉。爸爸沒有病倒的時候，總愛跟這老看廟人作無休的攀談，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憂慮和希望。

老看廟人也有着一張不愉快的臉色，在跟爸爸談話的時候，總是愛嘆氣，好像也很不快活，跟爸爸一樣心裏有着鬱結。

這時，他又來了，手裏却捧着一個乾葫蘆殼。

「這是『雨前嫩尖』……加廣皮的，你壓壓氣……」他說。

一絲感激的微笑浮上爸爸那張木瓜似的臉孔，他吃力地企圖支起身子，擺擺手說道：

「老師父……唉唉，這叫我怎麼……當得起……」

老看廟人把一撮混和有碎片橘子皮的茶葉放在爸爸的碗裏，如像珍珠似的寶貴着它，連落在外面桌板上的碎末，也用噓有唾沫的指頭蘸起它，有味地品嚐着，扇動着毛茸茸的鬍子。

「這年分……好人偏偏要落難……」爸爸眼淚汪汪的歎息道。

爸爸曾經說過，老看廟人原先也是一個有田有地，有家小妻兒的人，二十年前在一場大兵災裏流落出來，剩着孤寡身子，便一直不曾回去。

小牙子跑出去喊姐姐給爸爸煮茶。太陽昇高了，姐姐業已把衣漂洗好，這

時正在把它們一條條晾上曬竿。姐姐的背上濕着一片汗，藍布衣緊貼着肌膚，像落過水。

他從心底裏可憐着姐姐。先前在家裏的時候，爸爸把姐姐送到鄰近一個國民學校裏去讀書。姐姐的辮子，就是在那時候剪掉的。人家誰不說姐姐是一朵草堆裏的月季花，田家出書家，姐姐十個手指甲，個個都用鳳仙花染得透紅。人家都說姐姐的手像筍尖，紋路細，用不到幹粗活。就是這雙手，可是現在却給肥皂水泡不成樣了。

姐姐回到廟裏，沒有停歇的工夫，便又蹲到簷口下去起爐子。乾柴沒有了，姐姐向老看廟人借來一束潮濕的麥秸。一霎時，由泥爐子裏噴出的烟便瀾漫着半屋子。

小牙子俯着身子給姐姐吹火，聽見爸爸在床上歎息：

「要是在家鄉，憑你怎樣也燒不完的柴呵！」

隨後便又喘咳起來了。

拖着——個斷了齒的竹筴，小牙子到廟後土山上去筴撫松毛。土山上多的是松樹，一排順着一排，頂天直聳。針細的尖葉子，在從篩漏下來的太陽裏反射着碎小的金光。山坡上的露水業已乾了，樹蔭下的草尖上却還濕着。蜈蚣草爬遍了一地，在它們下面，又趁着油滑滑的地簞。最勤懇的總要算是土黃色的山蟻了，匆匆忙忙的在草根裏鑽動，經營牠們的食物。林木間，喧鬧着一片山雀聲。

小牙子在蜈蚣草上拖着竹筴，噓着在松樹尖梢精靈跳躍的小松鼠，他喜愛那一個小帶子一般的大尾巴。他又舉起竹筴，對翹尾巴的「吊吊兒」威嚇着。他聽到山那邊哐哐的牛鳴聲。

牛；小黃牛，大水牯……小牙子全熟悉。小牙子自己家裏曾經餵過小黃

牛，也餓過大水牯；牝牛的角度太短了，不會打「虎跳」，喉嚨也小，也不會鬥；牡牛可有趣，三天不出欄，便悶不住性子，不住的鳴叫，要闖出欄來。至於大水牯，一對老大的彎彎角，鬥得性起來的時候眼睛發紅，抵死拆不散，要用火來燒。

他又想到看牛伴兒小菜花。小牙子看的是一條高峯大牝牛，小菜花看的却是一條小牝牛。小牙子的牡牛一看見小菜花的牝牛便哞哞的叫將起來，急得小菜花緊拉着繩子儘躁腳，要小牙子趕快把牛牽開去。可是小牙子却偏要讓自己的牛放過去，欺侮得她眼淚直滾……

一邊想，一邊拖着竹筴，翻過山背。

山背那一面，山坡下就是一個燒瓦廠。窯灶彷彿是一座陡起的小山峯，從上面的封口冒出一股濃黑的煙，老遠就可以聞到一陣濃烈的松煤氣味。燒瓦廠前面，蹲伏着一列寒儉矮小的茅屋，如像是一些停屍房，又如像是一些雜草

堆。

小牙子跑下山坡去。

在燒瓦廠左邊一塊空地上，一個老年窯工牽着一頭大水牯在踏窯泥。窯泥是很富黏性的，那頭水牯非常艱辛地大脚踏着，隨着牠粗壯的喘氣，厚厚的泥潭便發出咕——唏，咕——唏的聲音。

爲這情景所吸引，小牙子停步站在一邊，看得入神了。

牽牛的老窯工，起初好像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一心一意大聲呵叱着牛，把手裏的竹鞭子在空中甩擊出劈啪的聲響。雖說僵僵着腰背，頭髮也業已半白了，人却還很健壯。那頭大水牯在竹鞭子的催促下，不耐煩地擺動着長角，呼呼地噴着氣息，而且劇烈地甩着尾巴，表示對這無窮的苦工的厭倦和反抗。

那老窯工終於抬起眼睛，看到小牙子了。

「小弟弟掇柴嗎？」這樣招呼着，聲音是很和氣的。隣近的人都知道這個「小難民」，由於憐卹和同情，人家對這個「小難民」也格外大量。柴火值錢了，隨便掇松毛是不允許的，可是對小牙子却是例外。

「老伯伯，先前我家裏也有牛呢，也是大水牯，」小牙子走近一步，說道。

老窖工邊趕牛邊搭話，「是的，小弟弟，種田種地總離不了牛。」

「我爸爸說，我家裏那條大水牯……唉，那可真高呢，有我兩人高，比你的這條還要高，老伯伯。」

「唔，種田種地總是離不了牛，總是田地好。」

「我家裏先前也有很多田地，我爸爸還會替別人看病。我爸爸看病不要別人的錢，我爸爸說做人總要做好事，老伯伯。」

「唔，你爸爸真是一個好人，」老窖工接應道。

「可是我爸爸病啦，臉腫得像木瓜……我家裏沒有牛，也沒有田地啦，我姊姊洗衣把手洗腫啦。」

老窯工趕着牛，又打了一個圈，竹鞭子有力地甩擽着，沒有言語。

「我爸爸還怕回不了家鄉哩，怕會和媽媽一樣哩。」

老窯工不再答話了，他看了一眼站在旁邊的這「小難民」，便呵喚了一下牛，更出力地趕着，使泥潭發出更大的噓唏。

擱着一小筐松毛回到廟裏時，姐姐正動手煮稀粥。一個大大的洋鐵罐，盛滿了清水——一撮米沉在下面。

小牙子的小筐松毛正好趕上了時候。松毛上還有着露水，生火時發出細小的卜卜聲，而且還冒着煙。小牙子爬在地上盡力的吹，煙薰使得他滲出眼淚。

終於，水慢慢開了，蒸氣和米香冒出來了。

一聞到米香，小牙子就感到空空的肚餓，於是也就更加急切的吹着火。在半個月以前，每天下午還是吃乾飯的，自從爸爸病倒之後，便改成兩頓稀粥了。日子越來越長，可是稀粥也越來越清。

姊姊把沉在洋鐵罐底裏的米粒撈做一碗，捧給床上的病人，自己和小牙子，便嚼着剩下來稀薄的米湯。

「姊姊……」他想對她說一句話。

「稀粥真好吃，」姐姐懂得他的意思，「夏天吃稀粥是清胃的；我們來比比看，那一個吃得響些？」

於是姐姐就特意做出很大的呼呼的聲音來。

從前在家裏的時候，姐姐是嬌生貴養慣的，沒有好菜不肯吃飯，一不順意就會拋筷摔碗，啼哭個不停。媽媽常說，「看你這個千金脾氣，總要讓你去做幾年童養媳看，去嘗嘗惡婆婆的棒頭看！」爸爸却是疼愛兒女的，他不願意媽

媽講這樣的笑話，總是說，「壞脾氣有好福氣，有這口脾氣有這口福，爹娘子金口，你做娘的不要講這種喪氣話！」那時節家境正在興頭上，爸爸臉上的紋路全鬆開了，嘴裏儘說些快活話，給兒女們作無窮的祝福。

姐姐看着小牙子的饜饕樣子，想到一些遙遠的往事，嘴唇便停在碗邊緣。小牙子模仿着做呼呼的聲音，「姐姐，你聽我吃的有多響！」

姐姐看見他果然只剩着一個空碗了。

「稀粥好吃不是？今天牙牙多吃一碗。」她鼓勵着他。

「姐姐，你自己做什麼不吃？」

「我不想吃，我心裏滿滿的，直打着呃呢。」

她把自己的一份也給了弟弟。這却使作弟弟的小小心田感到迷惘，他吃得怪不痛快，也無心做聲音了。

姐姐到廟門口照顧晾着的衣服去了。小牙子聽見裏面爸爸在叫喚，便跑進

竹簾子去。爸爸坐在床上，顫震震的指着桌上小半碗厚粥，悲愴地說道：

「牙牙，你不要和姐姐去搶吃，你看姐姐一天要洗多少衣服，你看姐姐的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呀！」

「她自己說心裏打呃，我還問她做什麼不吃呢，又不是我搶她的。」他懷着要哭出來的情緒辯白着。

爸爸推過那小半碗厚粥。

「我吃不完啦，你拏去吃……只不要去搶姐姐的……」

小牙子並沒有去端小半碗粥，他的幼稚心靈也懂得爸爸的意思。他轉過身子，一隻手按着自己開始潮濕的眼臉。

「唉，只要回得到家鄉呵！」

他聽到爸爸又在嘆氣了，同時，自己的鼻子刺刺的發酸，而且業已一滴淚水從手指縫裏滲出。

老祿騎着一輛舊式腳踏車來了。鈴鈴鈴鈴，腳踏車那兩個鐵輪子飛快的轉着，碰到隆起的石塊時，就突的跳了一下。剛才還是遠遠的，可是一霎眼便到面前了。

老祿是到城裏去的。腳踏車上放着很多東西，那掛在車子上的袋子裏也裝得很飽滿。這時，他在廟前停下，叫了叫鈴子。

聽見鈴子響，姐姐便出來了。

姐姐給老祿一張摺着的鈔票，老祿却爲難的皺着眉頭：

「五塊錢……不知買不買得五斤米……聽說又漲了呢，一塊錢包不住能夠買到一市斤啦！」

「還買不到一市斤啦？上一次不是還可以買到兩斤四兩的嗎？」

「漲得快呵，一天比一天漲，真是步步高昇的價呵！」老祿苦笑着，搖搖

「飯總得吃呵，」姐姐說：「一塊錢一兩也只有買呢。」老祿也不再說話，坐上腳踏車，踩起那兩個奇怪的鐵輪子走了。

姐姐就站在廟門邊，茫然地望着老祿慢慢遠去的背影，彷彿給帶走了全部的希望，臉上掠過一個迷離的表情。

「你可別去告訴爸爸，不要讓爸爸知道……懂得嗎？」她吩咐小牙子道。小牙子沒有做聲，但他是懂得的。他非但懂得姐姐的吩咐，他還知道以後姐姐在煮稀粥的時候，將會放更多的水和更少的米了。

在廟門口站了一回，姐姐便自己去繼續洗衣。太陽出得很早，業已有兩丈多高了。現在正當播種季節，原野上蓬勃着一片生氣，農民們散佈在田隴間忙碌。小牙子落漠地坐在廟門口一具石磴上，開始以自己薄弱的推理思索一些難解的事情。

他想着這種苦難日子的開始和將來。這種苦難日子是不是永遠這樣繼續下去？姐姐難道永遠用她那雙日益紅腫的手洗衣？自己難道永遠吃那日益稀薄的米湯？爸爸的病難道永遠不會好轉？……

他又想着米貴了，一塊錢只有新秤一斤了。爸爸說過，現在自己沒有家，也沒有田地了，那麼沒有辦法，只好買米吃。可是米却一天貴似一天，買米的錢是靠姐姐那雙紅腫的手洗出來的，姐姐業已夠忙了，如果米再貴下去，姐姐的衣服不是要洗得更多？爸爸說姐姐的臉上沒有血色，以後不是要更沒有血色？……

他又想着媽媽的死和爸爸的病。媽媽死那時候的情形還保有着新鮮的記憶，媽媽臨終時的吩咐也還沒有忘記，媽媽一直就只想到家，現在病着的爸爸也只怕自己回不了家。可是如今家在什麼地方？有多少遠？什麼時候可以回去？……

當他想着這些事情的時候，一個小孩子却有着成人的憂鬱。連串的問題找不出解答，而眼前的生活，又不容許他想不到這些事情上去。爸爸說：「地是好的……」現在可什麼也沒有！

落漠的站起身來，他又跑到小溪旁邊去，在那裏漂洗衣服背上溼着一片汗的姐姐，對他揮着水淋淋的手：

「你來做什麼，爸爸一個人會難過，快陪爸爸去！」

於是又落漠地回到廟裏，小牙子看見爸爸困難地支起上身，伸出一條顫震震的胳膊，正在俯身摸索安放在床底下的那隻空米缸。當他聽見小孩子的腳步聲而抬起臉來時，那張腫漲可怕的臉孔上業已狼藉着盪盪的淚漬

黃昏傾瀉下來時，那老看廟人回來了。今天，他彷彿衰老了許多，也僵僵了許多了，而且有着一張更其不愉快的臉孔。他肩上那兩個長而大的黃色化緣

袋，依舊是空癩的。

姐姐照例和他打着招呼。但是沒有得到預期的回答，老看廟人獨自回到那寂寞的廂房裏去了。

一刻後，老祿也騎着腳踏車從城裏回來了。腳踏車的鈴聲又復帶來希望，小牙子跟着姐姐快步迎將出來。

老祿從車上跳下把一個紙包遞給姐姐，一邊用手摀着自己額角上的汗漬。「這里幾斤呢？」姐姐惶惑地問道。

老祿苦笑着，只是直搖頭。

「真貴呵，這里只有四斤多點兒，一塊錢只買到十四兩了哩。」
姊妹默不作聲，捧着紙包的手微微發顫。

「聽說……還要貴下去呢。」

又說着這樣的話，如僕逃避似的，老祿坐上自己的車走了。

姐姐到簾外簷口下煮稀粥去了，小牙子就默默地坐在爸爸的床沿上，吞咽着愁苦。沒有點燈，簾子裏面一片黑。對面廂房裏，那寂寞的老看廟人在敲着單調的木魚，以破澀的夢囈一般的聲音誦着經咒。

把稀粥煮好，又把插在泥牆的罈縫裏的那半截紅燭尾巴燃點起來時。病人正側身朝床裏睡着。

「爸爸，吃這碗粥吧。」

病人伸出一隻手，搖着，不說話。

這一晚，洋鐵罐裏的稀粥還有着餘剩。爸爸和姊姊都沒有吃，小牙子也只吃了一小碗。

爸爸的喘咳很久才停止，也許並沒有停止，只是小牙子獨自睡着了，而且做着夢了。

在夢裏，小牙子又回到自己的家鄉。媽媽活着，爸爸臉上堆着笑，姊姊的

指甲用鳳仙花染得透紅……自己牽着大水牯，在溪岸上碰見了小菜花。

「菜花，你家的牛呢？」

可是小菜花並沒有牛，她的辮子散亂着，雙手擦着紅潤的眼睛，哽咽着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兩人走近時，她的哭泣聲也就愈大了。小牙子心裏急着，想伸手去拉她，叫她不要哭。可是小菜花躲閃着，不知怎麼一個不留神，兩人一起跌下溪岸去了。

小牙子驚醒過來，耳朵裏還聽見哭泣聲，靜了一回，才聽出那原來只是姐姐的噓唏。

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

被可怕的噩夢驚醒過來時，窗口剛剛流瀉進一天最初的曙光，屋子裏仍是暗朦朦的，看不清楚。福元佬按着一顆似乎還在砰砰跳動的心，坐起身子，適才的夢境依然清晰地黏貼在腦子裏，不曾消褪。他夢見自己的牛給那個宰牛的楊塘楊七月牽去上宰場了。楊七月是有名的牛屠客，自從縣城裏被人家日本兵佔坐去之後，他就見天宰牛，把牛肉挑到縣城裏去賣。在夢裏，楊七月肩上揹着雪亮的牛刀，虎虎的牽着牛走；而那通靈性的牛好像預知自己的厄運似的，頻頻地回頭哀鳴着。福元佬心裏不忍，拔步在後面蹣跚追趕，嘴裏喊着：

「七月狗，你慢走……」

心一急，夢照例就就驀地失蹤了。可是雖然心裏明白這只是一場夢，楊七月並沒有當真把牛牽走，牠正在隔壁牛欄裏大聲反芻和吹鼻息，自己也還在床上，天也才朦朧發亮，但還是按捺不住一顆不安甯的心。把一隻手掌摀着胸口，「還好是夢，」他慶幸地想道，於是便摸黑爬下床來。

「心還直在跳着呢，娘的。」他用雙腳在地上找尋着鞋子，順勢吐了一口唾沫。

下了床，按照幾十年來養成的，恐怕要連帶着生命一齊伴入墓地的老習慣，福元佬從床擋上摸到一根旱烟管，從枕頭邊摸到一付打火石，就坐在床沿嗤嗤的打起火來。不論冬夏，每天早起的時候，總要吸幾盞旱烟提提神，才睜得開眼睛。吸夠了烟，曙光業已把室內的黑暗沖淡，滿屋子充塞着的各種犁耙農具，也全部顯現出它們的面目了，這才把旱烟管插在腰帶裏，過隔壁廚房裏去，吃了一大碗福元嬌嬌特意給他準備在鍋子裏的油炒飯，便抹抹嘴到茅棚裏

去牽牛。茅棚只有人頭高，沒有牆孔，這時裏面還是一棚的夜。但即使是在濃暗之中，也可以看見牛欄裏有着一個白球在一上一下的晃動。唉，那就是它，戴在牛額上的那頂白帽子！想到適才的夢和被逼着今天去趕牛市的打算，他對眼前這頭戴白帽子的牛，不覺生出一種憐憫的情緒來了。他走近去，一伸手就摸到牠濡濕的鼻子，在牽出牠來以前，輕輕撫摸着牠的角和額。牛似乎也是善於享受溫情的，這時便停止反芻，靜靜地把下顎攔置在橫柵門上，讓老主人粗糙微顫的手，上上下下的摸弄着自己。

把牛牽出茅棚，帶了斗笠，在廂房前面經過的時候，福元佬喊着招呼兒子道：

「小福，我上牛市去啦，你還在挺屍嗎？」雖然是責罵的口氣，真要兒子馬上起身的意思倒是並沒有的。小福剛在半月前討來第二房媳婦，早上總該讓他們年輕人多多撲抱一回。尤其是前房媳婦貌樣兒長的不體面，生就一雙鬥雞

眼睛，兼之又是童養媳出身，一對小小夫婦總是不和睦，敲碗打盃，一家裏弄得雞犬不甯；就是生下了孩兒，情形也還是不見好轉。可憐一個孝孝順順的人，在受盡了男人的千磨百折之後，終於在兩年前秋天一場吐瀉症裏死掉了。這一房新媳婦是兒子親自去看來的，也央過媒，下過聘，準備熱熱鬧鬧排場一番；可是剛待過門，敵人過江來了，不幾天縣城便告失守，鄉下也受到很大的驚擾，兒子逃到山裏姑母家去躲命，娶媳婦的事情便只有耽擱着。戰事過去之後，娘家一再的催，說如今天下亂世，一個姑娘家放在家裏不放心，既已下過聘，人是婆家的，趕快去接過門，省得做爺娘的白當風火。話說得有理，好在鄉下日子也還平靜，便雇人抬把轎子把媳婦接來，草草完成婚禮。當初幾天，大家都不大高興，過後兩口子便整天有說有笑，兒子也顯得有生氣些了。只要兩口子過得和睦，不管媳婦孝順不孝順，做大人的也就心安了。這樣一想，在福元佬擠滿皺紋的臉上，便不禁浮起一層笑容，特意提高嗓音吆喚着牛：

「走，快走！你娘的！」

出了門，朝屋後趕。這時天已大亮，田野間發散着一種濃重的溼土氣息。初秋早晨的新鮮空氣，好像是清涼的液體，可觸摸似的到處流盪着，教人吸進胸部去，便連全身都覺得輕鬆適意。村子也還沈睡在夢昧之中，雖說到處有着雀子的吱喳鳴叫，整個宇宙依然充滿着靜謐和平，絲毫找尋不出若干日前攪擾受難的痕跡。村子前面是一片收穫後顯得格外空曠的原野，這時在碧綠的荳苗田裏，稻草堆如像飾物似的點綴着。村後旱地上，粟秧也業已齊腰，快到爆穗的時期了；而一走進蔽天的叢林，似乎驀地沈暗下來。福元佬把牛趕到自已地頭的一塊墓地邊，看看天色還早，心想讓牠吃幾口露水草吧，便放牠在那裏，自己則走到地裏去察看載着重露的粟秧。和佈種大熟時一樣，在佈種粟秧時，是懷着惴惴之心的。村子離縣城二十里，敵人雖還沒有到過，謠言却很多。兒子小福堅執的不肯下種，怕白費辛苦；福元佬不願兒子的反對，無論如

何不讓上好的土地就這樣荒掉，還是佈下了種子。只是種子佈得太密了些，先後挑拔過兩遍，如今依然長得擠擠的，肥料也不夠使，顯得十分黃萎，尤其是在棗樹腳下，簡直短腫得如像狗尾草一樣。他一畦一畦的穿行着，也不管露水露溼褲子和棗樹上突然瀉落下來的蟬尿。

「福元佬，早呀！」

雖然年齡業已足使鄉里間給與「老伯伯」的尊稱，人們却不分老幼，依然稱他作「福元佬」。這時他正俯身在扶持一株歪側的粟秧，聽見有人招呼，不用抬頭看望，從聲音上便可以知道那是長壽伯伯，村子裏最勤勞的一個老農人。

「你早呀，」他從粟秧叢裏站起身來。

長壽伯伯的地和福元佬的相毗連，向福元佬打了招呼後，也就放下肩上的鋤頭，走進自己地裏巡視粟秧。

「今年的棗花可怒得真好，」長壽伯伯仰臉看棗樹上結垂了枝梢的菓實，

搭話道。

「實在好，」另一邊地裏答嘴。

「不過要雨水了哩，再不下雨怕又發蟲災呵。」

也該下雨啦，大熟收好啦，七晴不過九，總該下了，非下不可啦。」

「不過這年份兒也實在難講……聽說七星牌和趙家潭又接了一次火，縣城裏的日本兵下鄉搶黃穀，剛好我們自己的中央軍開到了，打了一通晚，把那些矮腳鬼打得好比火薰蜂窠兒，十個難逃一二，所以說日本兵又要下鄉燒村子了哩。」

「總是老百姓吃的虧，真叫做天上出煞星，地下苦行僧呀！」

福元佬嘆息着。天下亂了五六年了，驚嚇也受夠了，幸好討的祖宗福，自己村子離城遠，日本兵攪擾不到。不過昨天晚上小福回來說，這裏離城雖遠，却靠着公路邊，最近日本兵正派人要把掘壞的公路修好，這樣一來，少不了又

要徵遭搶那，所以兒子便堅決主張把牛賣掉，反正牛是戴白帽子的牛，養在家裏不吉利。說起來，自從買進這頭牛以後，總是風風浪浪，別人的閒話閒語也不少，彷彿自己家裏養了這頭牛，便連帶全村子人跌進一個災難的沼潭裏似的。甚至一向平靜安謐的村子，這一兩年風火特別多，就有人把禍根推在福元佬這頭牛身上。當戰爭來到的時候，敵人到那裏，燒殺就到那裏，宰牛殺豬，更是常見；福元佬把牛藏到山裏親戚家，一趟又一趟的跑，而得知世界重歸平靜時，牽牛回家，真如躲過一場天大禍事。不久以前，楊塘楊七月來村子買牛，說日本人坐去了縣城，不再搶劫耕牛了，如今是文明做法，出錢向老百姓收買；兒子小福當時就主張賣給楊七月，年青人聽不得外面的閒言閒語。

「說日本兵又要修汽車路哩，是禍終是躲不開的呀。」隔壁地裏的長壽伯伯又搭起話頭。

「真此事嗎？」福元佬關心的問。

「誰曉得！如今天下什麼事也料不定，大劫之年呵，偏是棗花怒得這樣好！」

「天下亂世棗花一定怒得好，宣統元年那次上千土匪過境，棗花怒得看不見葉子，」忽然想起心事，便轉換口氣問道，「你曉得楊七月替日本兵收買耕牛的事嗎？」

「楊七月還不是一個無皮菓子，男盜女娼他那門來不得？好人就不會去當屠牛客啦。如今他貫通城裏那些狗雞巴，狗仗人勢呀。」

唉，爲什麼日本兵一定要吃牛肉呢？宰殺耕牛是犯戒的呵！

「日本兵都是飛禽走獸轉的世，他們管你犯戒不犯戒？說是離城三五里左右，連牛毛也不剩一根啦。搶得到，劫得去的，他們不會饒放你一絲一毫；搶不到劫不去，想法設計把你收買去。只有楊七月那樣的人，才肯丟掉良心給狗吃，我就看不慣！」

長壽伯伯這種憤慨的話，像鎚子捶在福元佬心裏，便又問道，「汽車路修好啦，我們這邊豈不是一樣要受糟蹋嗎？」

「那還用說，是禍終是躲不開的呀。」

如像證實了一個噩耗，福元佬不再言語，但抬起臉來，看一看地頭坟墓邊那頭牛。

一刻後，從密密層層的棗陰裏，斜灑下絲絲縷縷的陽光，整個世界彷彿條時間光亮了許多。不知道什麼時候起，棗林裏業已普遍響起蜜蜂的嗡嗡，蟬兒也開始着牠們嘹亮的晨樂，一片熱鬧。做莊稼的也吃過早餐，出地勞作。於是福元佬便於別過手敲了一陣自己的腰背之後，坐在地頭打火石吸了幾盞旱烟，準備牽牛上路。

「福元佬，回屋吃早飯去呵。」長壽伯伯又打着招呼，不過聲音已遠去。

「好，你先一步。」他回答，在一個螞蟻穴上吐一口唾沫。

牛真是好牛！這時聽見主人的聲音，竟然走近來了，在他身邊呼呼噴着鼻息，滿嘴草屑和富有黏性的唾液。福元佬扣去煙灰，站起身，開始爲牛拍着牛蠟和摘着「牛八脚」（牛虱）。由於那即將來臨的災禍，由於歷來人們的忌刻，他覺得自己日益喜愛起牠，憐憫起牠來了。他輕輕地撫摸着牠油滑烏黑的毛，心裏充滿着一種父性的感情。他把牠肚子下面所有大小「牛八脚」全摘盡了，牛蠟也打光了，最後拍拍自己沾滿血漬和牛毛的手掌，又去摸弄牠頭上那一撮白毛，那一頂不吉祥的帽子。

「人家都說你是天上白虎星下的凡，都說你是一個敗家精，碰的天下亂世，今天我牽上牛市去，你可怪不得我福元佬忍心捨得你呀！」

這樣吩咐了牛，走出棗林，眼前業已是滿野的太陽。雲彩全部隱匿無蹤，天空呈着一色湛藍，有如一一個奇異而神祕的巨鍋，緊緊扣着蒼茫的大地。棗林盡頭是一個小小土山，稚松在晨露滋潤之下，輕輕搖曳，煥發着燦爛的生命，

彷彿全不理會存在世上的苦難。樹脚下遍地爬擠着羊齒蕨，草蟲子在草叢裏跳躍，鼓起爲晨露所需濕的翅膀，笨拙地飛來飛去。一隻麻花背的鶯雀，嚶拉拉一聲，從一棵荆棘叢下，騰空而起，棲上一株攀掙着開小花虎耳藤的老松，嚶嚶的鶯叫着，翹翹尾部，又飛往另一株樹上去。道路兩旁，被行人蹂踏得奄奄待斃的野草，經過一夜滋長休息，又復蘇醒過來，而且把過多的露液撒在地上，使泥土成爲潮溼。一回兒是一堆灰燼，一回兒又是一個夜間攢豬用尖長堅硬的鼻子挖掘成功的小小土坑；但最多的却是牛蹄的印跡，和被土螻蛄攢爬了鬆散的牛屎。在經過這些牛屎時，牛便停在垂下頭來嗅着，低聲鳴着。

「走！快走！上牛市去！」

他吆喝着，揮揮旱煙管，又吐了一口唾沫。他這麼吆喝着，彷彿是一個人悲極時的歌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娛樂。他的胸口空空的。他實在捨不得這頭牛——並不是他要留着牠來敗家招災，而是，一頭戴白帽子的牛，在這樣的

亂世，如果不是像楊七月那樣的宰牛客，誰會來買牠？但把這樣一頭力氣大，口齒又好的牛，賣給一個不三不四的屠戶，在他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把耕牛賣去上宰場！福元佬是無論如何不肯造這樣深重的罪孽的，祖宗手裏也沒有這樣做過。何況牛又是從一頭小犢兒養大的牛，當初頭上的白毛並沒有這樣顯著，全身的毛色也帶着一點黃，因為貪圖價錢小，所以買了牠進來；牛的確是好牛，口齒也的確好，連塘邊的空心水草也大口大口的吃，還不上半年工夫，長得如像吹氣一般快，毛色一轉黑，頭上的白帽子立刻顯現了，而不幸也連三接二的光臨到一向平靜安樂的家裏來了。最先便是那童養媳出身的媳婦，好端端的在磨房裏趕磨，平白無故喊一聲頭痛，隨着便是一陣腹絞，丟下磨躺到床上，接連的連吐帶瀉，前後不滿三晝夜，遂告不治。當時就有人說，戴白帽的牛養不得，養一家敗一家，養十戶敗十戶，沒有例外。聽了這樣的話，福元嬸嬸立刻着急了，蜂子螫似的吸着要把牛賣掉，只是福元佬不相信，他說人

有人命，人壽前世註定，「先註死後註生」，那有畜牲害人之理？這也並不是他有什麼存心要袒護牛，實在種田人缺不了牛，如今的年份兒買牛又有多麼不容易，何況這頭小犢兒長的快，剛抽一對牙，背犁轉磨什麼都來得，說聲犯尅，便把牠出脫掉，未免太可惜。誰知一災剛過，一災又來，媳婦死還不曾過「五七」，一羣雞子便風掃落葉似的在兩天裏瘟掉了……

剛想到這個，沒提防眼前的牛又復站住，垂下頭去嗅路邊牛屎，牠那不住甩動着的尾巴，幾乎拂打到福元佬的身上，於是更舉起旱煙管在那兩片肥壯的屁股上有力抽了一下，罵道：

「你這禍胚子，好不替我福元佬爭氣！」

走過小土山，山脚下是家窰廠。道路左手，幾間矮如厝舍的茅屋，緊撫着一列覆蓋稻稈，而且堆砌如城堞的剛出窰的磚瓦；道路右邊，在高高噴冒黑烟的窰穴旁邊，則是一口青草池塘和一塊小小踢泥場。窰廠主人，一個矮瑣而僵

儂的小老頭子，這時正趕着一頭瘦水牯，踢着泥；泥是那青草塘邊特出的黏土，牛蹄一下一下吃力蹂躪着它，應合着竹籬的揮動和水牯粗重的鼻息，發出一種沉悶窒塞的聲音。一個頭上直頂着一支髮辮的小孩子，窯廠主人的孩兒，光着一雙黑細一如荊條的腿，站在旁邊哀哀啼哭。當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走近去時，那小老頭子用一種女人似的尖噪打招呼道：

「福元佬，你牽白毛上牛市去嗎？」

「不呢，」他隨口扯了一個謊，「昨天蛤蟆井的大女婿來啦，說要借牛去給他牽幾犁八月田哩。」

「你這做外公的好福氣，聽說蛤蟆井你那大女又坐了月啦？」

「真是呢，這年份子多難多呵！」

一邊答話，一邊自顧自的趕牛過去。地不明白適才自己爲什麼要說謊，只覺得這是一種隱祕的義務。但聽了那窯廠主人的話後，他的思緒又被蛤蟆井

大女一家所勾引了。大女婿可真是一個難得的年青人，忠厚本分，除去鋤頭犁耙之外，一無所知也一無所欲。女兒也是從小賣去的，三歲起就當童養媳，在婆婆咒罵棒打之下，養成一付逆來順受的好性格，如今究竟也當了家，做了娘了。爲人總得會吃苦，總得先吃苦後吃甜。常言說得好：「後來甜，真真甜，」不先吃些苦，那裏有個好日子？自己兒子小福可就及不上大女婿。前房那媳婦還在世時，見天在外面幹些花草草的事兒，回家來却和做爺娘的死死活活吵，嫌棄老婆不體面，不賢惠，說是做爺娘的害了他。如今總算討了體面的來啦，討了金枝玉葉的來啦，便整天守在房裏，一個農忙月也懶得上地，早上起身也晏到太陽照牆，連挑雙空水桶上井汲水也左偏右側，顯出一付沒精打彩神情，臉上永遠浮着一層黃黃油光。吃下晚飯把碗往灶頭一放，轉身出門，帶着胡亂謠言回來，說這樣麻亂世界，今天不知明天事，做什麼苦活？每次聽到兒子這付好吃懶做口氣，心裏就一沉。

「唉，年青人真是討不得俏媳婦！」

這樣喃喃着，便搖搖頭，揮起旱烟管，大聲吆喝着牛。

太陽業已丈把來高，天壁顯得更高更藍，也更純淨。雖說季節來到立秋邊，熱炙下的大地，依然如像燃燒着一般。因為久旱的緣故，青草塘裏，水層層乾涸下去，在塘邊刻劃上縷縷印跡，一如老人額上的皺紋；而原來茂密擁擠的水草，這時也顯得十分疏鬆，下半截呈着泥色。一隻長腿鷺鷥，一個木樨似的，兀立在對面岸邊淺水裏，靜靜窺伺着獵物，彷彿永遠不再動彈。塘中央，隄防夜間偷魚人罟網的樹枝，也業已透露出水面，給人一種荒涼感覺。走過池岸，是一張搭在一株高大柞子樹下的「行床」。這是全村輪流值夜的守魚人的，他們大都是一些年青漢子，隨帶着一枝防身的竹葉槍，還有一條忠心的狗。麻亂世界，久旱水淺，晚間偷魚風氣，異常盛熾，非好好防守不可。但有時防守不易，年青人瞌睡重，有時魚給偷了，翌晨村裏人趕到，却發現睡在

「行牀」腳下的狗給偷魚賊勒住頸子，牀上守魚人嘴巴，也給一塊溼棉花塞着，雙手雙腳緊緊綁細，叫不出聲也動彈不得。得到這樣的教訓，胆小的小夥子們，便約了同伴，犧牲睡眠，彼此坐在塘岸上燒火煨玉蜀黍吃，所以岸邊到處留有篝火痕跡。不消說，在年輕時，福元佬也曾腰間細着皮肚兜，手裏捏着紅纓槍，在這塘邊，於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裏，獨人麻着胆子巡邏。但現在，畢竟上年紀了，看見這些篝火痕跡，回憶起那些一去不復返的年青有爲日子，真是恍惚一如隔世……

池塘是很大的青草塘，走過塘，又是一片小小土山，一片蒼鬱的松林。這時在樹林裏，傳出一陣檢柴小孩的嘻笑聲。福元佬這頭戴白帽子的牛，彷彿和松林的孩子們相應和，也使啾啾的鳴叫起來。

「還叫哩，你娘的！」跟隨在牠後面的老主人罵着。

但牠彷彿全不關心自己的命運，依然泰然自若的搖擺着，有規則地甩着尾

巴。

正走着間，突然一陣匆急脚步聲，從松林裏，一前一後奔出兩個檢柴孩子，騰紅着臉，呼呼氣喘不迭。前面一個，手裏擎着一把半月彎草刀，後面一個則擎着一根長竹篠，互相追逐。他們一見福元老和他的牛，便都站住了。擎草刀的把身子靠着一株稚松，睜大一雙圓瞪瞪眼睛，納罕地望着。擎竹篠的却開口問道：

「福元伯伯，你牽你們白毛到那裏去呀？」

「到蛤蟆井耕八月田去？」

一面回答，一面便丟下孩子走將過去，福元老想想真是好笑，自己連對小孩子也扯起謊來了，於是回頭看看，孩子們業已重新奔入松林，只拋出嘻笑的尾聲。

松林盡頭，土山也就盡了，現在來到一條掘毀掉的公路。公路未曾通來以

前，原來是一條通往城裏的石板官路，因為公路築成，石板路就被廢棄，不是掘去，便是野草埋沒；昔日那種曾經給千萬旅人不分晝夜匆促踐踏着的景象，業已完全泯蕩無存，代替而起的，則是那些甲蟲一樣，狂吼飛馳的怪物。可是現在連它們也不見了。和以前的挖田爲路不同，現在又把平坦闊大的公路掘毀，不僅寂寞，路邊野草也擴展自己地盤，到處蔓延無忌了。

「說是人家日本兵又要派人修路哩，這年份是什麼年份！」他沿着公路旁邊走，想到這條公路將要帶來的那份災禍，不禁有些恚然了。

太陽自然是更高，也更熱了。從村子到牛市，十足有十七里長路，才走來一半。公路兩邊，全是稻田。一個農婦，赤腳露腿，頭戴斗笠，在一坵收穫後的田裏勞作；她把稻穗一把一把分散，又一把一把舖晒在田塍上。她的臉孔如像從土窯裏烤出來的，呈着赭紅，腿肚子也跟男人一樣堅實，粗大而有力。看到這，又使福元佬想起家裏那個新媳婦，每天早上，她起得比小福還要晏些，

往往當做公公的業已牽牛回屋吃早飯，廂房門才打開，那個金枝玉葉，蓬頭散髮，端着一個紅漆木面盆往廚房裏去勺水，從公公身邊經過，只留給你一陣風，連瞥也不瞥你一眼，神氣彷彿下嫁到這樣家庭裏來，是受着老大委屈似的。福元佬對兒媳一輩，一向寬宏厚道，從不願說一句過分的話，起一點不滿的心；但這情形教他太看不過眼了，便只有壓制不住的對她背影投以憎惡的一眼。再說，自然她過門來，福元嬸嬸也變得格外嚙嚙暴躁，不可理喻了。比方昨天早上，自己剛剛牽牛回家，福元嬸嬸雙手濕着餵豬的麥粥，從茅棚出來，額角和鼻尖都氾濫着水漉漉的汗；她一見福元佬，劈頭便囉囉道，「總是你這老不死的要留着牠敗家……」

「你嚼什麼蛆？」他也有幾分不高興。

福元嬸嬸把臉一沈。「我嚼蛆？」她有好聲沒好氣的搶白道：「你有眼睛，你到豬欄裏看看去，總要弄到家破人亡才稱你的意，你就不想想這一兩年

來——」

「什麼」他截斷了她的話。

「那個黑烏花小豬又暹食啦，昨晚還是好好的，剛才我去餵麥粥，只把鼻
子往槽裏攪兩下，就不吃了。」

烏花小豬是蛤蟆井大女婿家捉來的。敵人沒有打到縣城裏以先，原來養
着一對全白肥豬，就是在戰爭到臨時，小福強把豬宰了，肉挑到山裏大姑母
家，吃吃送送，沒淘成半文錢。種田人家少不得豬，大女婿把捉來那隻烏花小
豬，倒還肯長，食口也好。請來村下首當豬郎中的豬頭老五，看診了一回，灌
下半碗菜子油，退食的小豬復了原，但福元嬖嬖依然喋喋不已，總是一口咬定
戴白帽子牛養不得。說也難怪，前房媳婦在世時，家裏多半粗活都歸她一手操
勞，做婆婆的只消在旁指點。可是如今這位金枝玉葉，好像人家討了她來，專
爲叫她享受清福，過門後竟然連餵豬的木杓也未嘗碰過，一屋無論大小粗細，

一場兒都落在福元孀孀身上，整天從早到晚，忙亂得一天星斗，背上簡直沒有乾汗的時候，媳婦進屋不久，也不好怎樣責備她，派事總得過滿月；不過顯然的，這媳婦可以斷定沒有前房的孝順。常言說得好，討媳婦賣兒子，甚至小福也在爺娘面前擺出一付板板臉孔，好像做爺娘的對他負有什麼難以償贖的疚結。「唉，真是討不得俏媳婦！」又在心裏重複着這樣的嘆息，險些兒給路上一塊石頭絆跌了腳。

從沉思中收回自己的神志，福元佬抬眼看到前面業已是那座傾圮的涼亭。這亭子在石板官路時代，原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裏面開設一家小小雜貨鋪子，給過往客商出賣些火柴，煙捲，草鞋，麻餅和夏天解暑的燒酒，此外還設有兩個施茶缸子。不消說，如今那個熱鬧日子業已過去，代替着雜貨舖和客商們的談笑的，乃是荒涼，悽寂，和叢蔓的野草；那些曾經受過它的恩澤，冬天在這裏躲躲風避雪，夏天在這裏納涼解渴的人，他們不再眷顧到它，懷念到它

了……但是福元佬却在這裏邂逅到趕牛市的同伴。

「老哥，你是上廿三里趕牛市去的嗎？」正當福元佬走進亭子去時，一個坐在石凳上的花白鬍子老頭，招呼他道。

「是呵，」他看見在亭子外面放着的牛了，「你老哥可也是趕牛市的？」
「正是呀，坐坐歇一陣吧。」

雖然太陽業已很高，但牛經紀們照例都是一些懶蟲，不到過午不肯出市，去早了也沒有用。於是福元佬便把牛拴在亭子外面一個小小木樑上，和那花白鬍子對面坐下。

「你用吧？」他動手吸煙。

「我用過了，用過了……好熱的天呀。」

「是呵，三伏之後，還有三八二十四個秋老虎，這年份也真是，該雨水了呢。」

就這樣攀說了起來，一種交誼的形成，在所謂上流社會裏，時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他們有的是繁文縟節，是虛偽浪費的拘謹；但在農民們，尤其是老人們，他們的心是秋水一樣的坦白無垢，它們立刻便能彼此融和，因為在他們的感情底下，全無可疑的利害存在。何況他們對於牽耕牛上市的事情，且有同樣的慨歎，同樣的困惑。福元佬和花白鬍子，甚至並沒有互相通名，一刻後便傾訴起各自的心事來了。

「唉，不瞞你老哥說，」他們正在談着自己的牛，「我的這頭牛呀，實在是難得的好牛，力氣大，口齒好……」

「是呀，我的這頭牛，你別看牠不長肉，身架瘦，力氣可也大，性子順良極啦。」花白鬍子接口說。

「這年份真是不叫人活命的年份，從來打天下的總要安民免糧，如今的本兵卻不許你老百姓養牛啦！」

「你說日本兵是打天下來的？」花白鬍子以憤慨的口吻接嘴，「他們是殺人造孽來的呀！離城五里，連個人影子也沒有了。西門外一個鎮上，一天殺七百。狗熊山蓮花菴裏，十二個尼姑，一晚工夫，全給糟蹋盡；有兩個跳在菴子後面井裏，還是撈了上來，死也不讓你保個乾淨身子……你說他們是打天下的嗎？」

「楊塘楊七月還說如今是文明做法了哩。」

「文明做法！人殺光了呀，又不敢下鄉走遠路，離城十里便有中央軍，只有火車路兩邊，還有汽車路，聽說中央軍勸老百姓搬開些，怕接火受害，日本兵打輸仗，便拿火車路汽車路附近的老百姓出氣，放火燒村子！」

「沒有老百姓，他們吃什麼？」福元佬問道。

「吃什麼，還不是今天劫明天奪？縣城近邊奪完了，騎馬下鄉，不碰到中央軍，便算他們運道好。如今說不敢再下鄉啦，才派人修汽車路，運糧草接濟

呀。」

於是話又回牛身上，福元佬說如果真的汽車路修成，自己家雖汽車路才九里，怕也免不了受攪擾。一個種田人家，田地是生根的，怎麼搬得開呢？這樣一提起，覺得出賣耕牛倒還是小事了。

「只怕牛市也不開哩。」他說。

「開，一定開！」花白鬍子賣弄地回答，「中央軍勸老百姓把牛牽躲開火車路和汽車路，說只要離開五里，便保護你們老百姓種田地，牛市怎會不開呢？」

「中央軍也許宰殺耕牛嗎？」

「不許！中央軍就是怕耕牛給日本兵殺盡，到處勸老百姓牽躲開。道理是不错的，沒有耕牛怎麼好種田？不種田大家只好吃土過日子了。」

福元佬把旱煙管敲去煙灰，插回腰帶上，想着花白鬍子的話，如將陷入一

個巨大的災禍之中，無法脫身了。「賣牠去背犁就好，」便在心裏說着，「只怕碰在屠牛客手裏，這樣一頭好牛……」

花白鬍子說了一些氣憤話，這時拿起身邊斗笠扇着風，忽然又復歎口氣說：

「總是離城近了啊。」

「你們瓦沿溝可也到過日本兵？」福元佬抬頭問。

「沒有。只到過苧蔴山，全村七頭牛，沒剩下一根毛。一個謠風到，我總是先牽牛上山，實在躲得煩人。」

「不瞞你老哥說，」福元佬做了一個苦澀的表情，「我這頭牛還犯的忌尅，額下一塊白……」

「是戴的白帽子嗎？」那一個搶着說，「不礙事真真不礙事！人家都說戴白帽子牛養不得，天上白虎星下凡，小則亡身，大則敗家。不過那可實在是撐

箇怪水曲，憑不得。該是十多年前啦，我就餵過一頭，那才叫是戴白帽子，正額頭，混身油黑，就是額頭一撮雪一樣的白。我一買牠進屋，家道旺得像火着，給兒子娶了親，買了田，大熟好，秋作也豐收，美事都順流……」

「後來呢？」

「後來牠死啦，老啦……沒有了牠，前門遇災，後門遭禍，兒子病了一場，媳婦也平白無故的跑掉啦。」

「跑掉啦？」福元佬簡直吃了一驚。

「常言說得好，女人俏不得，十賤九個俏，我那媳婦就是一個賤貨！我兒子人太厚道，只曉得把心事注在地裏，除了稻稻麥麥他什麼都不經心在意。一個大旱年，他在月亮底下車水，我給他半夜送茶去，誰料到那賤貨可在家里打犯雷劈的惡主意。」

「跟了人嗎？」

「跟人了……當然是跟了人的，」花白鬍子懷喪的往下說，額上皺紋頓時打起褶來，「後來才曉得跟的是一個做汽車路的工頭，一個山東人，帶了走啦。」

「不告官嗎？」

「告過的……可是人走啦，告了官也追不轉呀。」

聽話的驀地沈入深思之中了，一提到媳婦的事，福元佬便感到一陣鑽心的不快。

出了涼亭，就和花白鬍子做了伴。在上路以前，花白鬍子還給他端詳了一通戴白帽子的牛，說牛的確是好牛，如果不是這樣的年份，簡直可以養住安家的。

「唉，就是這樣的年份呀！」

歎息着，福元佬揚起旱煙管，緊跟花白鬍子往前趕路。兩頭牛走在一起，

蹄子蹀躞的響。

太陽快轉正了，野草上晨露業已完全蒸變掉，路旁草叢裏，小茅蝸兒吱吱嗚吟。這時兩個趕牛人離開公路，往一條小盆道上走道兒太窄，牛蹄不時打着滑。旁邊有一條小溪，水涸了，坦露出紅色的土層。溪邊的烏桕樹，葉子幾乎全給毛蟲吃光了，一片襤褸。一個年青農夫，掙着鋤頭，從溪上一條獨木橋過身，一邊走，一邊啞澀着嗓子哼唱。當他和趕牛人照面時，放下鋤頭讓路，帶便問道：

「你們老哥都是上廿三里鎮趕牛市的嗎？」

「是呵，」在白鬍子回答，却同時拋過一句問話，「老弟，你可看見這條路上有趕牛市的過身？」

「我剛出田來呢，沒看見，」那個搖頭說着，便繼續哼唱的過去了。
福元老想，要是沒有就好。趕牛的多了，行市便會跌，這對賣牛的自然很

不利。主顧們經紀們儘坐在茶攤裏吃茶呵瓜子的談天說海，却教賣牛的坐在太陽底下乾等。

「老哥，」他喊前面花白鬍子問道，「你說今天牛市會盛嗎？」

「說是前兩市都很盛，聽見日本兵要修汽車路，中央軍搶先勸老百姓搬家，牛市那能不盛！」

正說話間，前面狗叫了，來到一個小小村子。大約只有十來間歪斜的土屋和茅屋，好像一羣襤褸的叫化，緊緊挨擠在一株古樟樹下面。福元佬自然認得這村子，自己膝下一個孫兒，拜認這村子裏一個吃長齋老婆婆做乾崽，半個多月前，家裏替小福行善事，做祖母聽了齋婆婆的話，怕忌尅，便寄到這村子裏來了。現在他就注意地在村前一羣小孩子堆裏找尋着，心裏同時決不定要不要進村子去看看他。不過一想到還是等趕市回來吧，可以在鎮上買幾個小麻餅來做禮物。從祖父的很疼愛這可憐的小孩兒，兩歲便沒有娘，如今爸爸可又討進

新媽媽啦。

想到小孩兒，便越益對新媳婦懷着不滿之情了。剛好這時牛正伸嘴往道旁籬笆邊啃野桑，他使用煙管有力地往牛屁股上抽了一棒，罵道：

「你娘的，又不是上殺場，還不給我趕快走！」

到達牛市時，太陽差不多頂着頭了。牛市設在一個關王廟前空地裏。打從鎮裏街上經過時，因為是趕市日子，一條啾窄的小小街道，幾乎給人塞滿了，老人們，女人們，雞呀，鴨呀，亂哄哄的一片。在街道端梢入口處，站着幾個穿灰色軍服的槍兵，花白鬍子告訴福元佬，這些就是中央軍，在鎮上收糧稅，和天下太平時一樣。他們的牛趕到街頭，費了很多力氣，很多時間，招來很多咒罵，依然通不過街。沒有辦法，只好重行回頭，從鎮邊彎路上關王廟。在街上擠着的時候，福元佬頭上一個斗笠給擠破了，只險些兒沒有丟掉，急出混身汗。

「娘的，一個簇新的斗笠呢。」

他於珍惜地察看了一番之後，喃喃着，不管太陽的烘炙，把它挾在腋下。

關王廟前的空地裏，這時只有廖廖很少幾頭牛，拴在樹蔭底下。賣牛人則都坐在廟門口階石上，互相攀談着，吸着煙。花白鬍子首先把自己牛拴到一株苦栗樹下，人也便坐在樹根邊一塊石頭上，揮着小斗笠取風。福元佬却不然，他覺得趕了長路，應該讓牛吃點草料，也不管自己汗流浹背，便牽着牠在廟邊牆脚下啃着青草。看到牠那付連綠後發暗的牛屎草也大口大口吞嚼下去的饕餮相，憐恤的情緒立刻又復活過來了。唉，這是怎樣的好口齒！尤其是在冬天，福元嬸嬸不肯給牠麥粥吃，這不吉祥的畜牲便只是吃乾稻稈和清水的份，但牠也一樣填塞得兩面肚子都隆得鼓鼓的，還不肯住口；如果把牠過過秤，一個冬天總可以長到半担肉。想起這一頭好牛就將從自己手裏失去，心裏便如像被一個巨大的拳頭陡地一擊似的難受。他以負疚的眼光注視着牠，覺得應該對牠

說一句求恕的話。不知道什麼緣故，在未說出話來以前，却驀地想起一個牛和蠶的故事，說是牛和蠶都是天上的星宿，想到塵世間看看，便兩相約定，由蠶兒載着牛從天下降，載到半路，兩個都餓了，蠶便問牛的食糧是什麼，牛說凡是一切青的牠都吃，蠶又問，那麼也吃桑葉嗎？牛的回答自然也是吃的；蠶一生氣，便把牛從自己背上攢下地來，所以牛的上唇沒有門牙，而蠶的背上便遺留下兩排牛的蹄印……

「白毛，」他學着別人把牠這樣喊，「真是凡是一切青的你都吃，可是好好的天上你不住，却下凡來替人耕地呀。」

於是他把牠牽到廟前空地裏去，雖然轉念之間要把牠賣掉的心思業已有幾分動搖了。他看見牛經紀和買牛人都在開始活動了，而且花白鬍子那頭黃牝牛業已有着買主在那裏端相，一顆心便不禁微微跳動起來。他把自己戴白帽子的牛拴在一株小樟樹下面。這時太陽正當中，樹蔭恰好投在樹腳根。

福元佬站在牛旁邊，吸了一盞煙又一盞。眼看着別人紛紛的在那裏端相牛，講價錢，大聲爭吵着；或是買牛人裝作生氣了，獨自走開去，而牛經紀則向兩邊講好話，又去拉回買牛人，或是成了交易，互相道着吉利話，買主把牛牽去了，賣牛的則還在倖倖地望着出脫了的牛出神；或是交易彊了場，性格倔強的牛主人氣憤憤的咒詛着，不等第二注買賣，便兀自趕牛回家，一路高聲宣言着，即使日本兵當真來搶劫，也甯可牽到山裏去躲避，不願再來趕牛市了。……

一會兒，花白鬍子那頭牝牛，很容易的便出脫了，他手裏拿着一條留回來的牛繩，倖倖地向福元佬，臉上浮現着失去什麼心愛物似的苦笑。

「老哥，你出脫啦？」福元佬招呼道。

花白鬍子只是苦笑，沒有回答，雙手戀戀的摸弄着牛繩。

「還賣得起價嗎？」福元佬又問道。

那一個笨拙地點點頭，依然不言語，却自願自從腰帶裏拔出一根寸來長細花竹旱烟管，坐到樹根下去悶悶的吸着。襲入這老年人心裏悽寂的情緒，福元佬自然是不僅推度得到，而且也體味得到的，所以就不再向他詢問什麼了，却自己也動手吸起烟來。

還吸不上兩盞烟，花白鬍子突然站起身，對福元佬招呼一聲，「老哥，我先走啦，」便匆匆走上回家去的路。

望着花白鬍子迅速遠去的僵僕背影，一個小斗笠斜斜頂在頭上，腰間的旱烟管如像一根尾巴似的凸出在身後，模樣兒簡直是一個瓜田裏用來嚇唬烏雀的稻草人。他呆呆的目送着他，突然間爲一陣淒涼寂寞的感覺所擒住，而且發現自己的眼睛開始模糊起來了。

但是身邊這戴白帽子的牛，卻全然不明自主人的心境，只是無動於中地反着芻，大聲噴着鼻息。

空地上的牛慢慢減少，太陽則更其蒸熱了。福元佬依然站着，熬着逐漸加劇的飢渴。花白鬍子那張浮着苦笑的乾癟臉，似乎在他腦子裏擴大起來，幾乎使他忘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做着什麼事情。在這市集上，他並不認識任何一個牛經紀，在花白鬍子走了之後，終於也來了兩班買主，但都爲了牛額上這一撮白毛的緣故，做不成交易。

「賣不掉也是好的，」他負氣的想，「賣不掉我就牽牠回去，不管他日本兵不日本兵，也不管犯尅不犯尅，我就再也不牽牠來趕牛市啦。」

終於，一個酒糟鼻子牛經紀帶着買牛人來了，這買牛人頸子上生着一個葫蘆瓜一樣大的瘤，大概是承受不住它的重量，頭總是往一邊偏着，甚至連眼睛嘴巴都歪着。牛經紀從福元佬手牽過了牛，首先看看牠的牙齒，拍拍頸皮，再捏捏脇骨，拉尾巴比比後腿，摸摸四蹄，然後把牠牽着兜圈子趕了幾匝，便以一種經紀人所特有的諛諛相點頭說道：

「牛是好牛，一等好牛！」

可是那個生大瘤的買牛人卻全不注意這些，他只斜眼端詳着牠的肥胖，以自己的身子作標準量量牠的肉峯，隨後摸弄着牠額上那一撮白毛，漫不經意地嘟囔着：

「倒虧牠一身好肉，只是這幾根白毛……唔，這一頂白帽子！」

聽到說什麼白帽子，站在旁邊的福元佬立刻心跳起來，感到滿身不自在，如像一件什麼醜事被人發覺了一般，以致連牛經紀詢問賣價的語也沒有聽見；而當臨到討價還價的時候，竟訥訥的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了。

但這場不很愉快的交易，倒意外順利地成功了。福元佬從牛經紀手裏接過一大捲鈔票，也沒有點數，便塞在腰間錢兜裏，一手捏着一根留回來的牛繩，怔怔的望着自己那頭戴白帽子的牛，現在正被那個生大瘤的人趕着走了，獨自喃喃道：

「做人留個名，賣牛留條繩……」

直到看不見自己的牛了，這才如夢初醒似的，發覺自己業已真真失掉了牠，永遠失掉牠了。「終於賣掉啦。」他想，便想到事情業已完畢，現在可以回家去了。

他離開牛市，雙手各自拿着牛繩和旱烟管，一逕往街上走。這時街上的買賣散了，只剩下少數販子在那裏落漠地收拾貨攤，還有幾個中央軍來往踱步。福元佬從那裏經過，心裏空洞洞的，如像五臟六腑全給挖掉了一樣，什麼也沒有想，什麼也想不到，只是在骯髒的小石子街上急遽地跨着步。

「娘的，終於賣掉了。」

剛走出街口，這樣一句話又募地溜上嘴來，他看看自己手裏的牛繩，覺得原是空洞洞的胸口，開始走動起什麼東西來了，慢慢的，它化成一股酸水，在胸口發酵，擴張，滿上喉嚨，溢進鼻腔……忽然眼睛也模糊着了，他想到要哭

了。

「倒虧牠長得一身好肉！」這句話不分明是那個長大瘤的買牛人說的嗎？那人不管白帽子不白帽子，看的時候也馬虎，只着意於牠那一身肉，究竟爲的什麼？這樣一想，福元佬的胸口立刻起了一陣痛楚，在驟忽之間，似乎變得聰明過來了，而且想起常言所說的，屠牛客上牛市，總是落場到，可以檢些犯忌尅的牛，紅眼睛觸人的牛；更想起那個長大瘤的人，似乎曾經在那賣牛肉攤上見到過，單看他那雙斜睨眼，就簡直和楊七月的一模一樣。「生瘤子的沒有一個好人，」他想，「生瘤子的都是一些不正路的痞棍！」

他走着，胸口的痛楚越益難堪了，腿也變成酸軟的了，如像浮遊在雲霧之中。賣給那生瘤的？這不是白白害了牠，害了那樣一頭力氣大，口齒又好的好牛，他彷彿聽到自己那帶白帽子的牛的哀鳴聲了，晨間那個噩夢般的情景，驀地從腦子裡閃掠而過，鼻腔一陣酸，眼淚便不可壓制的直噴將出來。

「我不管……人家日本兵不日本兵……」

他在一座石橋頭站住了，伸手到錢兜裏去重新取出鈔票……突然他轉回身來，跚跚跟跟的往關王廟跑去。

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六輪啟。

刀俎上的人們

初夏芒種邊一個爽朗的早晨，纖細而白淨的雲縷，如像鑄刻在淺藍色的天壁上，保持着一種恬靜的姿態。雖然太陽業已出現很久，但草莖和樹葉上，依然殘留着晶瑩成滴的露珠；而在林木間的蜘蛛網上，更銀子似的閃閃發光，並且微微地震顫盪動着，彷彿要自行擺落。滿佈着大地的，是清長特有的新鮮煥發的景象。輕捷的風，夾帶着播種期濃重的泥土氣息，刷溜地在原野上巡遊；而當它掠過廣袤的禾苗時，便激起一陣陣柔輓的綠波，起伏無定地向着一個遼

有效果，不願意再做。還有什麼事可做呢？

他實在有事可做呢。他每天寫一封信寄他的夫人，成爲慣例，此刻他正可以做這一個工作。他想起了便取出信箋來，一壁磨墨，一壁凝想。窗外廊下經過的人時時牽引他的視線，使他思想不能集中。他就將窗簾下了。他希望將全部的情思傾注於夫人的心底，從這封信裏。他開始寫：

「今天光明的陽光，青蒼的雲天，同昨天一樣。但是有許多動作和聲音與我接觸，使我起不可名言的岑寂之感。他們都慶祝佳節呢。他們的面容笑得變了模樣，喉嚨喊得幾乎啞，四肢軀體都浮漲，走路時呈異樣的態度。人家說起來，這何等熱鬧呀！在我聽着看着，止覺得格外地孤寂。他們和我不相愛，不相了解，他們越熱鬧，當然我的孤寂越顯著了。惟有同着你在—起，我就像有了全世界，一切的喜悅和驕傲。」

他寫到這裏，心想假若此刻真同她在一起，就可以卻退那個敵寇——「無聊」——麼？他就回溯以往的經驗，小小的書室裏，和她默對無言時，也會感覺強烈的無端的煩悶。信裏的話豈不是不盡真實了麼？以下又怎麼寫呢？現在腦子裏似模糊又似空洞，竟想不出再可以寫些什麼。他

洩出來。他走着，繼續低聲自語：

「上年紀啦，不會久啦……要有個後生（年青人）做做對手啦！唉，知道碰的什麼大劫呀！先前還是依王法三丁抽一，獨子是要留着傳種接代的……如今說是天下給人家日本人坐去啦，人家日本人，可不管你是不是獨子啦……呢咕——咕，王法沒有啦，獨子也不免啦……」

在稻田裏撒佈柴灰，雖然不算什麼重活，不過究竟是一個上年紀的人了，直到這一刻，勞作後的喘息還沒有完全恢復；腳板和腿子上的泥漿，業已半乾，原是枯裂的皮膚，有着一種辣辣收縮的感覺。只要一想到兒子的事情，榮林爺的雙腿便驀地酸軟下來了；同時更有一種不可解的煩惱，在他久經淒苦的心頭殘酷地爬行着，如像烏雲在陰霾的天空中爬行一樣。

「爺爺——爺爺——」

一個習熟尖細的呼喚聲，從前面田徑上傳送過來；老田人一聽就知道那是

小孫女鳳囡，自己心窠裏另一顆明珠。那個八歲大的女孩，在茂密的稻叢裏，只露出一個小小腦袋；兩條紮着紅線的小髮辮，則如像鼓鼓的一對小繩球，左右靈活的跳動。她迎面走來，叫喚聲越益近了。

「這小丫頭！」榮林爺疼愛的罵了一句。由於平日過於寵養的緣故，小孫女是十分愛嬌的；如果沒有得到老爺爺的答應，即使你業已走在她面前了，她也會淘氣地一直奔到你的腳跟前，還不肯停止自己的叫喚。於是，拋開適才不愉快的思想，作爺爺的裝出一付甜蜜的聲音，提高嗓子答應道，「爺爺來啦……不要過來，等着爺爺……。」

近了，兩人打着照面了。小孫女做出一付喜悅的表情，對老祖父擠擠眼睛，機靈的回過身去。榮林爺跟隨在她後面。

「鳳囡，媽叫你來喚爺爺的嗎？」

「是。」

「家裏來了什麼人啦？」

「章富叔叔，手裏拿着一疊紅紙條條。」

章富叔叔！……這名字連同一種災禍的預感，在老田人心裏猛地撞擊了一下。無事不上三寶殿，他來做什麼？自所經過那一次不明不白的巨變之後，在這鄉裏間，他不是業已變成一個「紅人」了嗎？唉，那真是一場可怕的巨變呵！戰爭是驀地來臨的，又復驀地而去了，但它留下了怎樣難解的變動！在榮林爺暗澹淒苦的一生裏，雖然隨時有着小波小浪的襲擊，但和這一次的變動相比較，反顯得過去的日子真是平靜。生爲一個農民，辛勞自然是難免的，一切艱苦都屬命定。從那遙遠的往昔，顛頭簸簸的掙扎過來了，總算有着一點田地，一個兒子，還娶了媳婦，生下孫女，命運並不算怎樣酷待。日子過去，歲月逼人，自己是一天一天的衰老了；鬚髮白了，腰身僵僵了，順沿着生命的軌道，朝着一定的終點，老田人業已開始憧憬着那永恆的安息了。可是，誰料

得到呢？在最後的風燭殘年裏，竟會遭遇到這樣可怕的變動！戰爭！日本人！一種天翻地覆的大騷動！——然而迷惘還沒有過去，騷動便迅速過去了；應該是，災難也同時過去了的。但當平靜甫經回來，世界就業已不是原來的了，一切都不同了。就拿小孫女嘴裏的「章富叔叔」來說吧，他原是一個有名「吃空手飯」的人物，是常言所說的沒皮果子，平時嘴裏刁着一支劣等紙煙，白天在鄉里閒遊蕩打發日子，晚上則爬牆頭敲擊人家年青女子的閨門；可是一下子變成紅人了，在鄉民中間儼然是一個「王」了。

想起這些，榮林爺一顆怔忡的心，便不能壓制的突突發起顫來，在憂懼裏揉合着前所未有的悲懣。前面走着的小孫女風因，搖擺着小小肩膀，並且有力地踩踏着小小腳板，兩條小小髮辮跳動得更加厲害，她在企圖贏取爺爺的讚賞；但是作爺爺的這時滿腔酸苦，無暇顧及她的愛嬌。

到了家裏，那位紅人業已離去。不待他放下肩上的篋篋，媳婦就把一張紅

紙條子交給榮林爺。

「章富叔叔來了通知，說是華安家小官官滿月啦，派大家送滿月禮哩。」媳婦預爲解釋着，震動着一雙迷惑的眼睛。

「紅紙條子，給我！」小孫女鳳因伸手叫喊。

但是榮林爺以微顫的手，把它從媳婦手中接過來，並不理會小孫女的要求。放下篋篋，他把字條湊在眼前仔細看了一遍——這老田人早年沒有上學的幸福，字條上的意義弄不清楚；揉揉老花眼睛，竭了許久的努力，最後終於給認出「每戶五百元」幾個字。至於媳婦所說的華安家，是村子裏的豪富，是戰爭帶來的新貴，是統治他們的保長，是紅人以上的紅人，是一種不可違抗的權力。老田人頹然地在門檻上坐將下來，讓紅條子跌落在自己腳邊地上。

看到老爺爺的神情不同尋常，小孫女業已掃興地跟隨着媽媽進灶屋去了，她放棄了索取「紅紙條條」的要求。

門外面，隔着一口小小池塘，展開一片稻禾的碧綠。田間的農夫，不時從稻叢中顯露出他們的身影；並且到處揚起白色的石灰屑。忙碌的燕子，急遽地在低空穿行着，發出輕柔的呢喃。太陽業已升得更高了，在它的普照之下，晨露未乾的稻禾，反映出一種燦爛奇異的閃光。原野仍然豐富而靜謐，彷彿一切都依舊，一切都沒有改變……但在榮林爺煩惱的心裏却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失去了原樣……

「五百元，又要五百元啦！」他又復開始夢譫似的自語，却把另一種多年養成的吸菸的習慣忘記了，「上會豬欄『換學』的那注錢，還差着一大筆數目，已經是像欠閻王債，催逼得你難活啦，可又要五百元！錢！錢！今天清鄉費，明天保家費，有這樣的天年，這樣的世道，連送禮也要家家戶戶的攤派！」他憤慨起來了，連連的搖着頭，「常言說的好，禮薄人情厚，總之是面子事呀，可就要你攤派，也不管你派不派得出，一味往你頭上壓，這不是驚鷺

腿上刮肥肉是什麼！就是說『儲幣』不值價，錢總歸是錢，切萊蒴片也要有萊蒴片呀……變啦！變啦！這世界，連王法也沒有啦！」

許久後，他才吐着怨憤似的吐着唾沫，顛顛的站起身來，整理着那雙籬篋，把它擱置到牛欄上面去，順便又給那頭小黃牛添了草料。在進行着這些事情時，他的動作顯得非常遲滯，人也在剎那之間變得更加軟弱，更加衰老了。

一一

天完全黑下來後，兒子豬欄才在老頭子焦灼的惦念裏轉回家來。他今天給徵發去運送軍糧，說是緊急命令，一連三天。黎明前就從床上起來了，摸黑到保長家門前空坪上去集合；每人規定來回車站五次，現在他是最先回頭的一個。

把一張從衣袋裏掏出來的，染有汗漬的小小黃紙，遞交給父親，作兒子的

說：

「總算一個人發了一張『軍鈔』，說是十元就抵得上中央票一元哩，這裏是兩百。」

哆嗦着手把它接將過來，茶林爺老花模糊的眼光，愛撫地望着兒子那張在油燈光下顯得十分瘦癯的臉孔；缺乏血色的皮肉，高高隆起的顴骨，只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老頭子的沉默使豬欄領悟到一種不愉快的預感了，但也並不言語，只煩躁地在屋子裏踱着步；巨大的影子，在屋頂和土牆上幌動着，如像屋子太狹窄了，簡直容納不下這樣一個身材高大的年青人。隨後，在老頭子面前坐下，作兒子的垂下頭。苦悶地開了兩條結實粗大的腿。女孩鳳因，在爹面前是素來不敢放肆撒嬌的，彷彿同時也感覺到空氣的沈滯不快了，這時身子靠着灶脚，默不出聲。

媳婦從飯鍋裏端出一碗蛋花酒——這是一種奢侈的物品呵，體貼男人的辛勞，她從罐子裏取出一對鷄蛋，又從隔壁鄰家借來一碗米酒，說是吃了舒筋活血的——熱氣騰騰的，她把它遞給男人。豬欄接在手裏，如像一下子便要吞咽下去，他喝得呼呼發響。站在旁邊的鳳因，瞪着一雙忒楞楞的眼睛，不肯把眼光從爹手上移開。她是被那甘美濃烈的香味引誘得貪饞着了。如果喝蛋花酒的是老爺爺，她該早就伸出雙手，不客氣的攀將上去了；但現在享受那美味的却是爹，他那雙出毛的大手掌，是常常要在她小小面頰上寫上不愉快的記憶的，她只敢嚥嚥的咽着口水……

「我把那兩簍柴灰撒到田裏去啦，」老頭子開始着，「真叫是，敷眼藥一樣的薄呢。料子總是缺不得，常言說得好，田骨培得厚，金穀整簸斗。今天我比了比，別人田裏翠油油的，緞子一樣，風在上面打滑溜；只有自己田裏，黃冲冲一片，秋天蘆葦草還要有神色些。就是料子不夠，田骨不厚呀！」

年青人不作聲，把蛋花碗給了鳳因，讓她舐碗底酸汁去，自己則輕輕嘔着嘴。

「種田總要養豬呢，」插嘴的是坐在灶門下的媳婦。

「是呵，還有鷄毛料也難少，十遍柴灰也抵不上一遍鷄毛料，什麼都只真得假不得的哩。」

老頭子搖頭歎息了，媳婦的話在他心裏擦起一陣痛苦的記憶。就是爲了給兒子「換學」，不得已才把欄裏面兩個「種田豬」捨去賣掉，先交出那一筆錢，連「豬本」也沒有留下，如今便只好把欄傷心地空虛着。由這事情，又復使老頭子回想起那一場噩夢似的迅來速去的戰爭了。說是兵來了，也弄不清楚是什麼回事，兒子豬欄便自作主張地把四個小豬捉將出去，半送半賣地出脫掉，還宰殺了所有的鷄，簡直鬧得天昏地暗。究竟是什麼回事？直到現在也還是一個猜不透的謎。無論是留着先前那四個豬，或是留着後來的兩個，餵到這

時候，料子也就不會缺了，豬價也業已大大回漲了。而現在，談到料子和鷄毛，遠遠得彷彿是叫化談夢呵！

「豬，到這時候你來談豬啦。」豬欄突然向媳婦喝罵似的搶白道，「我說釀我去應徵好啦，生命是命定的，橫直也沒有好活過；是你呀，眼淚鼻涕的，逼着爹送錢去求情『換學』，現在可又來談豬啦！」

「那是……爺爺他自己……」女人啞喘着。

「總有你的道理！」他嚴厲的阻止了她的插嘴，「豬！豬！你又是一把好餵豬手，白吃了半個月的糧，買來四十斤，出欄呢，也還是四十斤！」

「那也怪得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的本錢好！人家餵豆餵麥，你呢，連豆影子也沒見到過呀！」

這樣斗胆分辯着時，媳婦一邊拉起衣襟，委屈無助地拭着泉湧而出的眼淚。

「豬欄，」老頭子燃起菸，沈沈的開腔了，「一個人說話總要計輕分重！開口應徵，閉口應徵，你知道我只你一個兒；王法規定獨子是不抽的，要留着傳種接代，守祖宗香火；可是這世界就連王法也沒有啦，不管你是不是獨子。不過，也總是人要緊呀，常言說的好，有人比有土，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說起來，你娘過輩得早，有在我眼前，窮一點我也心願。後生人說話總不要不顧輕重，你看你爹幾多年紀啦？聞得到土香了呀！」

「抽不抽也是一樣，逃得過今年逃不過明年，橫直人家不會讓你活命！」

「逃得過一年算一年，到那時候再說！那是天意，拗不來的，世界總還會
有平靖的一天……」

「等到世界平靖，人早完啦，」兒子倔強地回答，「再說，人家日本人倒不去管他，總之是日本人；可恨的是那些黑心腸的狗！抽去當兵我不怕，白送錢給那些臉上無毛的狗，才叫我一萬個不甘心！」

「狗？你……你這是……什麼話呀！」

老頭子認真生氣了，舉起旱菸管在桌子上敲擊着，抖動着下巴邊稀疏的鬚子，連聲音也發着顫。桌上的柏油燈台，受了震動，一朵小小火光跳躍了幾下，使得人影子滿屋搖幌。兒子沉默下來了，絞着雙手，皺着眉頭，充分顯出不耐的神情。

這時門外業已是深邃的黑暗，夜在無聲地開展它無限的廣幅。螢火稀落地在夜海裏浮沉；溝間螻蛄發出細微的鳴吟，初夏的風，以輕盈飄忽的脚步，開始着夜的巡邏。

從對門外黑暗的凝視裏收回眼睛，望着兒子那付健壯闊大的肩膀，那股年青人所特有的浮躁勁兒，榮林爺回想起自己那遼遠的過去，不禁深沉地喟歎起來了。

「你呀，你只曉得頂嘴，」他重又喃喃着，「我難道還不如你懂得多嗎？」

我也年青過，逞過強，想天想地過，年青人一切風流倜儻的事情那一樣我沒幹過？那時節，我是白天車水，月亮底下還要舞鏢刀，赤手空拳打的這個天下，自己討親生子，如今也落得幾墾田地，也餵牛養豬，也『三代見面』——雖說是個孫女，鳳因就賽過一個男子！有什麼你懂得比我多的？說起來，你娘是肚腹不爭氣，十個算命瞎子九個說她命裏有『尅』；兒子生得，娘做不得！你出世啦，我是天上掉下一顆星，心想好啦，不會白做一輩子人啦！別的不說，單在取你名字上就費了我好大心機！就是怕『尅』呀，那麼『豬欄』總是夠賤的啦，總可以免災免難啦！……命定的事情誰逃得過？逃不過！實在逃不過！就是『豬欄』也沒有用，你娘還是給你『尅』去啦，兒子生得，娘做不得呀！……你娘一過輩，一把屎一把尿，我把你摸大成丁，呃咕——咕，如今你倒像個人樣啦，來頂我的嘴啦……」

嗆咳起來了，老頭子頻頻地用旱菸管敲擊着地，吐着滾上喉頭來的痰唾。

聽着作爹的訴說過去那一長串艱苦日子，豬欄默不出聲，凝神地注視門外黑暗的夜晚。爹是可憐的，經營過來怎樣的歲月！兒子眼睛裏開始閃着不可見的淚光了……

榮林爺知道自己的訴說感動着兒子的心了，便趁着這時機，吞吞吐吐地說出了送「彌月禮」的事情。

「是怎樣的世道呀！……你兒子滿月，就算是皇上太子吧，也總不能強壓老百姓送禮呀！」

「什麼禮？」禁壓不住火性的兒子，突然回過身來。

「沒有什麼……不要你管這些事情……是華安家兒子——那個女學生小老婆養的——滿月啦，來了紅條子，要每家每戶送禮哩。」

「送多少？」

「不多……呃咕——咕，不多……五百元……」

「條子呢？條子在那裏？」

「要你這樣做什麼！條子！條子……我收着，不要你管這些事情……」

但終於抖顫顫的取出它來，交給兒子了。

「只有五百元，」還加添說，「你看呀，這樣不相信嗎？……不是只有五百元？」

豬欄把一張皺縮的條子拿在手裏，突然而起的憤怒使他完全不能自制了。雖然和作爹的一樣，也從來未曾享有上學的幸福，條子上面的意思弄不明白，但依然認得這是一種凌辱的標誌和仇恨的對象；他莽撞地把它撕得粉碎，攢擲在地下，用腳蹂踏着，連老頭子的制止也來不及。

三

第二天，和昨天一樣，兒子豬欄在黎明前就起身去服役了。在這塊變色的

土地上，對一個貧窮的農民，生命和勞力都不由自主，隨時有被剝奪的可能。雖然在樸質的心裏也有着憤怒和怨恨，但在一種可怕的權力控制之下，由於從長期辛勞生活所養成的馴良性格，以及一切忍受的習慣，服從是他的天職，也就是他的命運。

經過一整夜愁慮的煎熬，榮林爺臉上的皺紋更多也更深了。聽見兒子在摸黑出門時的咒罵聲，坐在床上，幾乎通宵未曾闔眼的老田人，心裏溼溼着無窮的酸苦。爲了應付這一次不可逃避的災患，他得到一個傷心的決定了——他是一個農民，他有着一個農民的忍受。從早晨起，就沉默不語，他担荷着一個十分深重的載負。媳婦怔怔地不解地望着他，雖然不敢動問，也猜知老頭子正沉溺在一種難以排除的憂傷裏；甚至小孫女鳳因，也爲老爺爺異乎尋常的神情所鎮攝，不敢挨近他，遠遠的離開着他；在這不幸的一天裏，全家都浸壓在一種凝重的空氣之中了……

難堪而遲緩地，時間過去，黃昏來臨了。榮林爺一個小孩子似坐在門檻上，不住嗞嗞地吸着菸。他心裏一直不平靜，一直被那個無可奈何的決定擾亂着，啃嚙着；淚汪汪的眼睛，茫然地張望着門外的原野。太陽業已完全落沉了，暗影從四野流來，稻禾刻刻加深着顏色；天邊鮮艷多姿的雲霞，用濃淡不均的筆觸，描繪出奇妙的圖案；嚶——嚶——嚶嚶，青蛙試探地開始着嘹亮的夜樂。

老田人的意念，給天邊一片深赭色的晚霞吸引住了，他的眼睛逗留在那暗綠色的稻浪的盡頭，又復習慣地喃喃自語起來。

「讓他們刮吧！……就算是發大財大富，常言說得好，孽錢有孽報，天老爺總會有眼的！……只是我這頭小黃牛，再過一個春天，只要一個春天，就能做大活啦，已經插上一隻牙啦！」他夢幻似的搖搖頭，「好在下田種啦，用不着……下半年耕秋田……只要人健旺，豬欄肯守本分……明年春天……明

年……孽錢有孽報……」

他心中的煩惱在刻刻增加。池塘邊，梧桐樹上的闊大葉子逐漸被塗上深厚的濃黑；蚊蚋過早地飛到田間吃夜露來了，不住地嚶嚶着；而那大翅膀的蝙蝠，却無聲地在低空吞掠着小虫……

「我這條小黃牛……孽錢有孽報……」他繼續着。

天很快就黑將下來了，兒子豬欄一直不見轉回。從門檻上站起，老頭子蹣跚地摸黑走到牛欄邊。小黃牛這時正安靜地站在欄裏，慢慢地反着芻，唏瑟——唏瑟的發響。牠的頭角全部伸出欄外面，一雙圓而大的眼睛，炯炯閃光。他走進去，愛恤地撫摸着牠多毛的頭部，牠的短而尖的角，不住嚙動着的嘴，以及噴吐着氣的潮濕的鼻。

「剛剛插牙呢……你個小畜牲……」

輕聲地對牠說着話，如像站在自己面前的，乃是一個小親人；這時，老田

人把所有的情愛都灌輸給這頭小黃牛了。媳婦正在灶下做飯，小孫女跑到外面趕孩子們的盛會去了，他却獨自一人，在偷偷地對這畜牲表示着自己深切的愛撫。

他把這條小黃牛，看作貧窮生活中和小孫女同樣美麗的東西；只要一看見牠，便覺自己的生命驀地充實了許多。他慈祥地叱罵牠，洗刷牠——這在他是一種安慰，也是一種娛樂。在田裏做活的時候，爲了阻止豬欄的任性抽打，他情願從兒子手裏奪過牛繩來，自己去扶犁尾巴，讓他慢慢的走，還特意把犁頭鋤得淺些。要是看見牠一開始閃着肚子喘氣，脚步也蹣跚得不平穩了，一邊輕聲罵道，「到底還小呀，沒用場，不到五犁便弓起腰背來啦。」一邊便馬上停歇下來，把牠拴到桑樹底下陰涼地方去。實際的情形，是和小黃牛一樣，自己也業已汗岑岑的喘息不迭了，正是一老一小呀。這時候，他站在牠旁邊，一隻手撫摸牠出汗的背，一隻手用斗笠作扇子，算是在給自己扇風取涼，實際上反

而還是小黃牛承受得更多些。在風的吹拂裏，看到小黃牛頸頸上黃蒼蒼的細毛往上面聳動，形成一縷縷的紋條時，老田人的心裏有着說不出的涼爽，甚連天氣的溽熱也忘記了。每天早晨，曙光剛從東天透露出來，田野還蒙封着一層夜的陰暗，榮林爺就踩着露水，把牠牽到溪岸上去啃草；因為根據一種古老的傳統觀念，露水草特別滋補。他不住高呼着「腳！腳！……」提防牠踏空了步。

每逢過路的人拍拍牠肉峯，拉拉牠尾巴，說起這頭小畜牲的前途時，炫耀的機會到了，他就會興奮萬狀的留下那人，喋喋講個不休；同時，對牠的愛撫也隨着增加，如像佔有着這樣一頭小黃牛，自己臉上就有着無上的光彩。有時候，看到頑童用拳頭在牠面前作着威嚇，而牠也便低下牠的額角，搖着他的尖角，呼呼的表示着牠的抵抗，他簡直感覺到沁心的快樂，滿臉的皺紋都頓時舒展開來，如像青春的血液，重又在他衰老的肢體裏流動着了。有時候，當小黃牛遙遠地望見一頭母牛而抬起頭部，露出牙齒，哞哞的鳴叫起來，老頭子總是溫和

地笑着叱罵牠，「你個小畜牲！還只有一對牙齒呀，就這樣不安分啦！」……可是現在，對着這頭無知的小畜牲，榮林爺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排解自己的苦惱了。起始時，他撫摸着牠的頭部和頸頸，隨後，他便伸出兩條抖顫的臂膀，有力地把它抱住了，陶醉於老主人的愛撫裏，小黃牛停住自己的咀嚼，幸福地靜止不動。在這樣做着時，彷彿有着一種共通的感情，互相脈脈地交流。許久後，老頭子嘆息着，喃喃地說着不連貫的話；從他被過多的皺紋擠得歪嘴了的眼眶裏，眼淚如泉湧出，順着痠變縮蹙的面頰，刷刷有聲地滴落在小黃牛的頭上……

「爺爺——爺爺——」

小孫女鳳囡從外面回來了，一跨進門，便緊哭着叫喚老祖父，甚至作母親的慰撫也沒有用。榮林爺這才依戀地放開小黃牛的頭，拉起衣襟揩着眼睛，蹣跚地走回灶間來，在他面頰上的皺褶裏，還殘留着晶瑩的淚漬。

看見老祖父出現，小孫女立刻奔向他，愛嬌地哭訴着：

「爺爺……缺嘴兔子他……他……拉我小辮子……」

老祖父拉着孫女的雙手，坐到一張靠牆的椅子上去，給她揩去狼籍滿臉的淚痕。他知道小孫女受了別人的委屈了，正需要着作爺爺的安慰；但他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他的喉嚨裏彷彿有淚水繼續湧出，他的胸口彷彿給塞着一大塊沉重的石頭。小孫女和那頭小黃牛，是他心頭的兩塊肉；而現在，他將被逼迫着割掉一塊了！……

黃昏邊兒子豬欄回轉的時候，在暗澹的柏油燈光下，發現老頭子驟地變得更加老邁了，也不對兒子說話，茫然地坐着；而當兒子又復遞交給他一張黃色「軍鈔」時，他只默默地放在桌子上，許久不曾收起。

「爹，不舒服嗎？」

「沒有，」他否認着，「一點也沒有……」

於是爲了證實自己的話，榮林爺突然從夢幻中驚醒似的，以一種急遽失常的動作，燃起菸來，大口大口的吸着，發出茲勃——茲勃——的聲響，讓白色輕浮的烟縷，迷漫在自己眼前，並且逃避着兒子關切的詢問的眼光。

兒子豬欄的臉色也很難看——十分的難看。今天在車站裏，看見一個和自己同樣是被徵發來的農民，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給日本兵用刺刀戳傷了。那是一個矮瘦如小孩的人，腿部受着刀傷，跌坐在血泊裏，哀哀無助地哭着。直到這時候，那張因痛苦和受屈而變成歪曲了的黧黑的臉孔，依然深印在他腦子裏，抹除不去。他原是準備着對老頭子訴說的，但榮林爺陰沉的臉色，使他把自己的見聞重新吞咽下去。

在晚餐時，榮林爺也吃得特別少。平時，老頭子能夠吃兩個平碗，絆動着兩頰細細咀嚼，還有着不住嘮叨的習慣；但今天，只吃下一碗便默默地把碗筷放下了，還不住的劇烈嗆咳着，好像適才吃下去的不是飯，而是梗塞在喉嚨裏

的連串的痛苦。

「爹，只吃一碗飯嗎？」兒子不解地注視着，又一次的問道。

「飽啦，」老頭子撚着花白鬍鬚，「飽啦，呃咕——咕，咳嗽……吃不
下……」

這樣回答着兒子時，很想把出賣小黃牛的事情，也索性告訴給兒子知道；不過兒子的性格是他所深知的，怕會遭受激烈的反對，便臨時決定事前瞞住他做。待豬欄一吃完飯，立刻吩咐他早點上床睡去，養養白天的辛勞。

而榮林爺自己，這一晚却很遲才睡覺，他又在牛欄邊耗費了許多工夫。

四

第三天，兒子豬欄又復在黎明前便出門去了，榮林爺則起身特別遲——作爲一個有着辛勞命運的農民，除去病痛的日子，多少年來未曾起身得這樣遲

過。早餐剛一完畢，牛經紀和販牛客便來了；在一種近乎昏迷的神情裏，一場傷心的交易便匆匆告成。

頃刻之間，榮林爺那張被過多皺紋擠得歪曲了的眼睛，便變成紅腫了，眼角邊出現着白色的黏着的排洩物，兩頰可怕地陷落着，鬍子也零亂不堪，眼光發着鈍。頹唐地，一隻破舊的布袋似的，他僵僵着身子，坐在門檻邊一條矮凳上；在他手裏，緊緊捏着從販牛客那裏接過來的一捲鈔票，讓手心裏沁出的汗液漬溼着它；怔怔的看着一個黃色的大屁股的後形，笨拙地一搖一擺地離他而去；同時，那條小帶子一般的尾巴，如像在對老主人殷勤告別一樣的不住揮動……

隨着販牛客，小黃牛走過池邊的梧桐樹，半身被稻叢掩沒了……老田人也就木然地站起身來，蹣跚地走出門外，目送着那原屬已有的小畜牲，對牠揮動着一隻手，喃喃地道着告別的話；但是很快的，牠轉了一個彎，立刻看不見

了。驀然地，一陣揉合內疚和疼痛的情緒猛烈地襲擊着他，老田人渾身失落在一種寒熱病似的顫慄中……

「還小呢……才插上一雙牙呢……」

他回轉身子，雙掌掩面，一個小孩子似的吃吃地嗚咽起來。

榮林爺家小黃牛業已出賣的消息，在鄉里間自然是一件大新聞，所以立就傳遍了全村。接踵而來的，便是紅人章富叔。在老田人嗚咽未止時，他就向他索取了那筆「彌月禮」，一路吹着口哨，揚長而去。但是，到了下午，這位紅人又復出現在榮林爺的家門了，他又復來履行另一宗更重大的任務。這時，那個陷入憂傷的深淵裏的老田人，由於媳婦的勸慰，業已躺到床上去，只是一直沒有停止流淚，而且幾乎病起來了；可是他不得不抖顫顫的起身接待這第二次蒞臨的，對他握有無比的權力的紅人。這時，爲了保持自己應有的尊嚴和身份，也由於對自己所握有的權力的覺醒，這位鄉民中間的「王」不屑走進暗黑

的小屋去，在門前一張豬欄媳婦端給他的凳子上坐下，翹起傲慢的頭從耳朵上取下一支紙烟，刁在嘴裏，吐着一圈圈白煙。

滿臉皺紋，眼淚汪汪的榮林爺終於蹣跚出來了，他茫然地望着那位鄉民中間的「王」。「怎麼樣呢，榮林伯？」從嘴角邊取下紙烟，紅人開始着，「小黃牛『出脫』啦，那一筆，唔，你自己不是不知道，那一筆豬欄的緩役費……」不說一句話，榮林爺把剩餘的一捲鈔票——他一直未曾釋手——全部交給他。在這個可憐的老田人的動作裏，有着一種隱祕的倔強和憤怒。紅人看的眼裏，譏刺地從鼻孔哼出一聲冷笑，然後接過鈔票，清數着它。

「你這算是打的什麼哈哈呀？」他突然把笑容斂住了，「你自己不是不知道，這是緩役費，換生命的；打開天窗說亮話，要不是我章富，」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哼，並非在你榮林爺面前賣人情，我這人就是心腸太軟，看你老頭子可憐！——不過，一個人總要知好識歹，明情通理，寡廉鮮恥的事務須做不

得；忘恩負義的事情也萬萬不可行！——再說，我這是替人家外國人辦事，銀錢經手一清二楚，分文含糊不得！一個人公私總要分明，不能馬虎！」他拍拍自己的胸膛，「我這人就是理直氣壯，大公無私！——哼，緩役是換生命呀！——一拖再拖，拖到今天，還是一個不足數，你這豈不是叫人爲難！——哼，我這人就是肯負責任，有作爲，不爲非作歹！……」

但是，對他的議論，榮林爺完全不能了解，只是夢幻似的喃喃回答道：

「是的……我都知道，都明白……賣了小黃牛，剩下的都在這裏……都給你啦……」

「我要對你嚴重警告！」紅人動了氣了，「你別跟我裝聾作啞！你聽見我說的話嗎？」

「聽見……都聽見……」

「我要對你嚴重警告！你們這班愚民，都是一些野胡桃，不敲不破！都是

「一些狗，抱不上樹！」

「是的……狗……」

老頭子完全迷亂失措了……

那位鄉民中間的「王」，繼續咆哮着，捶胸擊腿的發着議論，一隻憤怒青蛙似的蹦跳着；最後，接受了鈔票，拋擲下威脅，一路唧噥而去。

昏亂的一天過去了，黃昏又復來臨了——在天剛將完全黑下來的時候，兒子豬欄瘋狂漢似的奔進家門，失掉了素來對老頭子的畏懼，他衝着榮林爺粗暴地嚷叫着：

「爹！牛呢？小黃牛呢？你把小黃牛出賣啦？」

老頭子抬起低垂的頭，茫然地望着他，抖顫着鬍子，彷彿全無感覺似的，默不作答。

豬欄立刻撲到牛欄裏去，在昏黑中，他只看見一個空虛低窪的欄子——它

證實着他所聽見的不幸的消息。他覺得天地突然崩坍了，四週一切顛簸起來了……順手搶到一根作爲牛欄門的木柵，她奔將出來，不由分說，直朝向正在灶門下燒火煮飯的女人劈去。

可憐的女人！她是全無提防的！罪過不在她，有生以來她過着畏怯的日子，從未作過大胆的分外事！這時，受着這意外的猛烈襲擊，不容許分辯和告饒，她狂噓着，却不敢逃避。女孩鳳囡，她原是挨坐在媽媽身旁的，被作爹的這男人這種狂暴似舉動嚇壞了，啼叫着，向老祖父奔去。幾隻剛上埘的鷄，受了驚，便咯咯的鳴叫着，拍着翅膀，飛在灶上和桌上，使得滿屋子騰起了塵灰……

拋開了小孫女，榮林爺業已抱住了兒子手裏的木柵，抖顫着嚷道：

「你！你！你！……打我好啦……你打我，呃咕——咕，你打我……好啦！」

許久後，兒子豬欄才平靜下來。他心裏烈火似的燃燒着，各種歷來所忍受的憎恨，憤怒和絕望都集中着了，他完全失掉了自制的力量，過大的打擊突破了一個年青人忍受的限度。他在桌邊一條凳子上坐下，發紅的眼睛注視着地，頻頻地搖着頭，嘆着氣，吐着唾沫。

女人在灶門下哭泣着。女孩鳳囡，則臉上掛着淚珠，雙手緊拉媽媽衣襟。

「你打她！」老頭子把木柵奪在自己手裏，舉着它，向兒子威嚇着，「你打她！……你爲什麼要打她？牛是她賣掉的嗎？……要打，應該打我，牛是我賣掉的呀，和她有什麼相干！……我賣掉的，你來打我……，你倒會打人啦！你不想想你自己，不想想你出世的時候，我簡直是天上掉下一顆星！……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摸大成人……你倒會——呃咕咕——呃咕咕——」

一陣陣地逼將上來的激烈的嗆咳，截斷了無休止的嘮叨，榮林爺用木柵撐支住自己衰老的身子。

「賣了多小錢？」豬欄朝灶門下大聲喝罵着。

「你，你，你……」代替媳婦，老頭子竭力想從嗆咳裏透過氣來，「你問她做什麼！要問，你……你……你……問我——呢咕——咕——」

「錢呢？」兒子繼續對女人吼着，並且站起身來了。

「爺爺……」女人畏縮地回答，「爺爺給章富叔……給他啦。」

由於嗆咳着的緣故，榮林爺無法阻止她，只是搖着一隻手，困難地企圖說出一句否認的話來。可是，年青人業已從他身邊衝過，直奔向門外去了。

「你……你……豬欄……」

最初一刻，老頭子怔着；而當他突然明白兒子行動的究竟時，從夢中驚醒似的，他喊着，蹣跚地追出門去……

五

兒子豬欄再沒有回來，他被投進監牢裏去了。同一天晚上，榮林爺真正病起來了，躺在床上，發着高熱和囁譫，幾乎不省人事了。處在這種情形之下，豬欄媳婦完全不知道怎樣辦才好了；她啼哭着，向左右鄰家訴說着，對女孩鳳囡拋擲着咒罵，忍受着痛苦和絕望的煎熬……

當病人恢復神志時，最初想到的，便是那陷落在災禍的網罟裏的兒子。他把除了啼哭就全無主義的媳婦喊到自己床邊，吩咐她應該做的事情。依從着他的意志，媳婦便動手準備起來。翌日，攜帶着麥餅、菜乾、幾件襤褸的衣服以及一顆浸在酸苦裏的抖顫的心，她走向通往車站的路——她並不知道男人究竟在什麼地方。她只知道，一連三天，他都曾經運軍糧到車站裏去。

彷彿被遺忘了一般的小孫女鳳囡，看見爹不再回來，媽又出去了，剩在家

裏的，只有一個床上的老爺爺。她知道老爺爺病着，爹和媽都遭遇着什麼重大不幸，在她稚弱的心田裏，也分擔着沈重的憂愁，變成遲鈍不愉快。在老爺爺床邊守了一刻，她獨自出門，跟隨着一大羣小伙伴，走向村子裏一個唯一的大廳堂——在那裏，這時保長家正在擺「彌月酒」，宴請着附近鄉壘間所有的新貴，所有的體面人。這自然是一場稀有的盛筵，廳堂裏懸掛着眩眼的紅紗燈，敲打着嘹亮的鼓樂，招致來全村的女人和小孩子。鳳因從未見到過這樣的盛典，她雜在小伙伴裏面，站在大廳堂門邊，參加着難得的熱鬧。在這霎時間，在她眼裏，世界真是美麗多趣，她把老爺爺和爹媽全忘記掉了。最後，飢餓提醒了她，忽然想起了老爺爺，便離開人叢，獨自回家來。門虛掩着，她把它推開了，一面走，一面叫喚道：

「爺爺……爺爺……」

沒有聽到預期的回答，她一直走進去，她向老爺爺的床邊走去。而當她到

達灶門前的時候，看見老爺爺原來一個人站在牛欄裏面。她呼喊着奔將過去，而且習慣地張開雙臂，做出挾抱的姿勢。她走近一看，老爺爺的身子直挺挺地懸掛在一條繩子裏，前面倒着一條小矮凳；他的臉孔完全變了形相了，伸出咬過的紫色的舌頭，凝着淤血，那懸空着的腿，輕輕地抖顫着，動彈着，如在徒然地尋找那堅實的支柱——它們蹂躪了幾十年的大地。

最初一刻，鳳因怔怔的望着，不知道老爺爺在做着什麼；但隨即，一陣原始的恐怖進襲着她了，便被螫似的突然大聲哭將出來。

兩乞丐

「你們要彼此相愛……」

約翰福音第十五章

……汽笛長鳴一聲，輪轉逐漸遲緩，列車即將進站了。

車廂裏旅客中間，照例起了一陣小小騷動。打盹的睜開眼睛，到站的收拾行李，小孩子急攀窗口，女人們高聲喝罵。原是平靜倦怠的世界，霎時變成嘈雜而擁擠，彷彿車廂突然變窄了，不然便是旅客突然變多了。時間已近黃昏，窗外原野，蒙着一層薄暗的暮靄。爲一陣哄響所迎接，車輪下面發出嗤嗤的洩氣聲音，列車終於爬進站，停將下來。

這裏是×××站××線上一個小鎮。在戰爭還沒有起來以前，原以出產鹵鷄和西瓜著名；只要列車一進站，旅客們便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紛紛下車，到月台旁木柵欄側邊，向小販們買鹵鷄充飢和買西瓜解渴。和現在比較起來，那時物價自然算是十分低賤；尤以鹵鷄和西瓜，都是附近土產，在旅客眼裏，更加顯得價廉物美。但現在可不同了，現在這裏業已成爲淪陷區，暫時受着敵人統治；不說由那般暴徒所製造成的恐怖，即以若干時日前，曾經進行在這車站附近的戰爭的破壞，就很夠使一塊原是平靜的土地，變成荒涼的廢墟。現在，旅客們不再下車去了，因爲雞子已經給敵人掠劫光了，種西瓜的莊稼漢也已經給敵人屠殺盡了，月台旁邊的木柵欄，纏滿了鐵蒺藜，而昔日喧囂叫賣的小販，也給一些衣着襤褸，面容枯瘦的女乞丐所代替了。

因爲這裏是一個不很重要的站，通常白天並無敵人把守。這時，纏滿鐵蒺藜的木柵欄外面，擠滿着那些失去丈夫和兒子的不幸者。他們以一種淒涼的

聲音，向旅客們求乞。因為被木柵欄所阻隔，她們只能把枯瘦污黑的手，伸入鐵蒺藜的空隙；而爲了爭取時間，便莫不形容慌張，盡量提高聲音，彷彿在互相作着奪取旅客憐憫的競賽。從車上各個窗口，也果然有些善心的人，向她們投擲着小小鏰幣，或是捲成小顆的角票。每一次施捨物着地，總有好幾隻黑瘦的手，同時抓攪着它們；在我們這世界上，即連乞丐的接受施捨，也有賴於機會和幸運。

「善心的老爺們，太太們，可憐可憐我這窮老婆子吧！」

我的注意，開始爲一個老婦人所吸引了。和別人的慌張急遽不同，她的舉止却是遲緩而笨拙的；她攀着一處沒有鐵蒺藜的柵欄，伸出一隻枯枝的手，沒有移動。她的呼喚也是笨拙的，以一種乾啞的，有聲無氣似的嗓音，重複着，全無變化，如像是一個病人奄奄垂危時的呻吟。她蹲着，或者說是跪着；驟地看去，她彷彿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隨時都將縮回地底下去。她的頭髮全

部白了，十分稀疏，前額以上，幾乎是半禿的。她的臉孔，乾瘦一如骷髏。尤其是她的兩隻眼睛，眼眶完全陷落了，最初還以為她是一個瞎子，但隨即，我看見那裏面依然映動着兩顆眼珠，不過非常朦朧，而且不住淌着眼淚。當她呼喚着時，可以明顯地看出，在她乾癟歪嘴的嘴巴裏，業已沒有半個牙齒，所以她的呼喚模糊嘶啞，在紛亂嘈雜之中，不易辨明。

「善心的老爺們，」她伸着手，幾乎全然無效地呼喚着，「可憐可憐我這窮老婆子吧！」

正在這時，一個銀幣驀地向她擲來。這是半晌來投給她的第一個佈施物，落在離她尺把遠的地方，並且彷彿不情願地滾轉的半個圓圈，才躺將下來。對於這意外的施捨，似乎很吃了一驚，但她隨時急急站起身子，又復蹲了回去，匍匐着，伸手去拾取。可是她的動作太遲緩了，當她的手正觸到那銀幣時，另一隻一個年輕女人的，但同樣是枯枝似的手，也業已從旁邊伸將過來，把它抓

住。

「是我的！」老婦人神情緊張地抓着不放。

那年輕女人也不鬆手，却以另一種迫切的尖聲嚷道，「是我的，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我先搶到！」

「我先搶到，」老婦人伸過另一隻手，企圖去攔阻她，「是我的，是給我的！」

「給我的，我先搶到！」年輕女人也伸過另一隻手。

「你問客人，是給我的！」

「明明是給我的！」

這場爭奪，使所有的人都矚目於它了。那年輕女人也黑瘦異常，頭髮蓬

亂，面目垢污，露着黃色門牙，頸子十分細長，彷彿不能支持那因瘦羸而顯得略大的頭顱。我說她是一個年輕女人，這只是憑着一種不易說明的感覺；實際上，在她身上，並不能發現什麼青春的象徵。如果把她拿來和我記憶中那般大後方的都市婦女，那般花枝招展地作着都市生活的點綴的太太小姐們作比較，那麼，這個喘息在虎口裏的不幸者，簡直可以說是算不得人類的。她穿着一件單藍布上衣，不過完全襤褸了，袖子業已失蹤，前襟只剩着一半，袒露出一邊鬆弛的乳房，在她背上，繫着一個嬰兒；旁邊還站着一個大約四五歲的女孩子，自然也是黑瘦不像人的，雙手牽着她的袴子，哀哀啼哭。她跪在地上，從蒙有鐵蒺藜的柵欄下面，伸過手來，和老婦人搶奪着施捨物。「明明是給我的，」她顫聲喊着，「人家看我娘兒們可憐……」

「給我的，老爺們可憐我窮老婆子。」老婦人爭辯着。

在這樣搶奪時候，從列車的窗口，有人發出笑聲；而在最後面那節守車

上，便拍着掌，呵呵地大笑着，敵人在欣賞着自己的傑作。

但終於，有人來排解這場爭奪了。另一個銀幣擲向她們，而且還有一個人
在窗口大聲喊道：

「不要搶！再給你們一個！」

兩個爭奪施捨物的乞丐，同時一怔。完全出人意料。她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向新擲來的施捨物伸手。並且，相反地，那年輕女人首先把原來攬着的銀幣放棄了，她迅速縮回手去；在這一剎那間，她那污瘦的，完全沒有青春的光彩的臉上，閃過一種凜然如有所悟的表情。

「是你的，給你！」她說。

那老婦人也隨即把那銀幣放棄了，映着淚漬汪汪的眼睛，說道，「我不要；你拿去，統統都給你！」

「我不要！」

「是你的，我不要！」

和適才的爭奪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一樣，這時的退讓，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那個擲給第二枚銀幣的善心人，或許認爲自己的一枚銀幣，就可以排解兩個乞丐之間這場可笑的爭奪；可是事實證明了他過於相信錢幣的力量，現在那兩個乞丐，却因此互相退讓起來了。這將怎樣去排解她們，用什麼東西去排解她們呢？對於施捨者，目前的退讓，是比適才的爭奪更爲難堪的。人們驕地靜默了。

好在時間匆促，在不注意間，列車重又開動了，我急急瞥了一眼那個寂寞地躺在地上的銀幣，以及那一對隱沒在柵欄外人叢中的乞丐，便把自己的視線，從窗口收回。我的心裏彷彿重壓着什麼，微微感到窒息。這時天色業已黑暗下來，車頂上的電燈，也隨着條地發光，我嘆了一口氣。

我的嘆息立刻引起對面座上一個旅客的注意。他是剛從小鎮上上車來的。

臉孔瘦癯，額門狹窄，高鼻子，尖下巴，穿着一件灰背心，是一個小商人模樣的打扮。這時，他燃起一支紙煙，問道：

「你可是見怪着剛才站上那兩個叫化嗎？」

「是的，」我如實地回答，「真是奇怪的叫化，分明在爭奪着的，一下子又忽然退讓起來啦。」

他吸了大大的一口煙，立刻把它吐出了，含有深意地說：

「她們呀，可還是婆媳倆哩。」

「什麼？婆媳倆？」我暗暗吃驚。

「婆媳倆，」他開始着，「那個年輕女人便是老婆婆的媳婦，那兩個小孩子便是孫兒……」

「那麼她的兒子呢？難道那老婆婆沒有兒子嗎？」

「兒子？」彷彿很詫異於我這莽撞的詢問似的，他頓了頓，然後回答道，

「沒有兒子怎麼會有媳婦呢？當然有兒子，非但有兒子，說起來，她們本來還是鎮上一家富戶哩。是在鎮上開雜貨舖的，那老婆婆還穿過綢緞，帶過金鐲，做過老太太的哩。可是這憑不得，實在憑不得。常言說的好，家敗如山倒，霎霎眼，一份算得上是富戶的家產，便敗得不成個樣兒！你們新派人不相信命運，實際上，命運這東西真有。比方就說她們這一家吧，如果沒有命運，你便再也說不清一個家庭會敗落得那麼快——」

於是，這位小商人模樣的旅客，於又復燃起一支紙煙之後，便以一種慨歎惋惜的口吻，訴說起那不幸的婆媳兩乞丐的遭遇來了。自然，列車在不自由的土地上駛行，我們是在虎口裏旅行，言語之間的顧慮，並不是沒有的；不過，這並不妨礙他的敘述。在他的敘述裏，全無一點教訓或憤慨的意味。他認為，人世間若干事情，遠出人力量範圍之外，所以也不能引為教訓；至於憤慨，那尤其是多餘，一個人如何能對命運憤慨呢？他只用着一種平靜的語調，說起那個

不幸的老婆婆和不幸的年輕女人，本來有着一個好兒子和好丈夫，大家守着一份不算怎樣微薄的財產，日子是原過得十分安靜，也十分愉快，如像一般小康之家，在家庭裏充滿着和悅的空氣。並且，老婆婆還被左鄰右舍許爲有福份的人，因爲她有着一個好兒子。兒子的確是一個好兒子，雖然夠不上什麼力大如牛，却也勤勉節儉，安分守己，於耕種幾畝田地之外，又在街上開起一只小小雜貨舖，做些柴米油鹽之類的小買賣，收入很可觀，因此別人開始稱之爲「富戶」。說到雜貨舖，自然又得歸功於那個賢慧能幹的媳婦。是她一手撐支着舖子，和氣悅聚，買賣興盛，很得婆婆歡心。開始的命運不算壞，當戰爭來到時，別人多是傾家蕩產，只有她們這一家，竟從災禍之下逃脫了。幾個月過去，家境正在越益蒸蒸日上時候，真正的厄運便來了。唉，人是多麼渺小，多麼可憐！一天晚上，附近一個莊子裏遭到「匪劫」，那般不要財只要命的「匪徒」，殺死了幾個士紳，燒去了幾間屋子。這種事情，在這年份上原很平

常，而且和這平靜幸福的一家有什麼關係？可是，第三天，一羣統治着這被征服的土地的「官兵」，便捫着槍來了，於黃昏後踢開小小雜貨舖的門；那時節，剛好男女主人夫婦倆，對坐着清算一天的流水賬，兵爺們把兩人雙雙擒住，說着不可辨解的異國言語，罪名是有夥藏「匪徒」的嫌疑，要五萬塊花邊出贖；當時拏不出錢，按照王法手續，戲弄了一通女的，然後再把男人捉將「官」裏去了。

「以後怎麼樣？」我問。

「怎麼樣，」說話的吸一口煙環顧着左右的人，「他在監裏瘋啦。」

「瘋啦？」

「怎麼不要瘋！這是平白無故的事呀，禍從天上來，說是王法手續是這樣的，除了瘋你能有什麼辦法！什麼辦法也沒有！」

「難道王法不容辯誣？」

「說得好聽？請問你張嘴咬得破天嗎？命裏的事，人幾時違抗得來？違抗不來，你就得瘋！須知瘋還是好的哩，不瘋你便得死呀！」

「但是死實在還是比瘋好些，」我說。

「要那麼說自然也可以，」他臉上浮現出一絲微笑，「總之，我說的那個人是瘋了的。乾乾脆脆一句話：這不是王法，是命運！」

「那不瘋的婆媳倆呢？」我追問道。

「那還用說，婆媳兩人自然是急急忙忙的籌錢呀。沒有五萬，五千也是好的，總之是人要緊。誰知錢籌得差不多啦，田地賣啦，舖子押啦，晚上由『官兵』扮裝的土匪破門而入，把婆媳兩人綑綁停當，搜尋箱底櫃角，把那幾萬塊贖人的錢，一古胸兒席捲而去。你說竟有這樣的命！」

說話的搖搖頭，擲掉烟蒂，舉起手掌抹一把嘴，又復輕輕咳嗽。

「那個發瘋的呢？」我又追問。

「發瘋的還是依舊坐監裏，總之是沒有錢，瘋子也要坐監，王法公正無私呀。」

「冤枉！」

「不是冤枉，是命運！你們新派人不相信命運，總是說什麼『冤枉』不『冤枉』，好像一叫冤枉，命運就會開恩似的！可是憑着你這『冤枉』兩個字，解說得了天下事情嗎？當然解說不了。只有命運才解說得了，人是命運管的！」

在這位旅客肯定的論斷之下，我無話可說，沈默了。這時，他又復燃起一支紙烟，默默地吸着，臉上呈顯出一種莊嚴表情，彷彿他適才證明了什麼難得的真理。

在適才的敘述裏，他使用了很多隱晦的字眼，很多不得已的代名詞，很多近乎可笑的議論。我自自然明白它們的意義，尤其是他所時時提起的「命運」。

是的，我們，他和我，大家都在「命運」的掌握之中。

窗外是一片黑暗，完全黑了。列車大概正在走着下坡路，憤怒地嗚吼着，在窗外黑暗裏，拋擲着火星；車輪的急轉聲，變成一種單純的轟響；使人想像到在奔馳無窮的旅程時，這巨大的怪物，爲了逃避這失去了自由的土地上的衆多醜惡，將悲恨地衝出世界的盡頭去。

旅客們逐漸平靜下來，有的甚至業已開始打盹。幾個雄糾糾的「征服者」從車廂中間通過，用傲慢的眼睛擲下他們的權威。我的激情尙未過去，便把視線重新投向窗外。但我能看見什麼呢？……夜是可感謝的，它把一切醜惡都掩蓋了。

三十二年九月作。

遭 遇

暮風以急遽的步伐，從收穫後的原野滾轉而來。河邊的蘆葦和野草，叫喚地搖幌着身肢，作着放肆的戲擾。迎接着這乾燥的帶有塵土的風，上士班長馬其寶沿河岸行走，像隻受驚的鳥一樣，他不住機警地前後左右顧盼。

前面被掩蔽在叢林中的，是一個小小村莊，這時有一縷縷白烟在輕徐飄浮，好像從那些林樹中間冒吐而出；但那不是炊烟，而是幾個鐘頭前被隔河敵人所擊燬後的殘餘烟火。

昨夜，在這條窄狹的河岸上，展開了一場惡毒的劇戰。上士班長馬其寶領導着自己的一班弟兄，迂迴到右翼方面執行側擊的任務。那時是在子夜後，十

幾個人在黑暗中沿着一條窪隴蛇行着，誰知道跟一隊比自己強大幾倍的敵人意外地接觸到了，發生了激烈的小規模的遭遇戰；並且不幸得很，最初接觸時便處於一個極不利的位置，剛好投在敵人由上向下的火窠裏，機關槍彈對他們作着狂猛無情的掃射，不允許他們散開或後退，一班弟兄差不多全在敵人的火網裏輸出了他們的生命。班長馬其寶的右腿上中了一彈，但他還是匍匐着，越出火網，雖然掛在胸前的兩個手榴彈和套在臂膀上的一支槍不住地累贅着他，妨礙着他。這樣爬行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在曙光裏，他才發現自己業已迷失了道路，離開正確的方向很遠，正處於雙方陣地中間。

因為過度的疲憊和飢餓，也因為流了過多的血，他便頹然地躺在一個土坡下的草叢裏，解下綁腿，把傷口紮住了，屍體一般地仰臥着，等待那最後的命運。他暗忖着，如果敵人搜索到他的時候，就旋開手榴彈來毀滅敵人，也毀滅自己。後來，由於飢餓的逼迫，他爬到附近一個桃林裏，採摘那尚未成熟的酸

苦毛桃充飢。

等待到元氣稍稍恢復後，他便一跛一跛的往前走。對於自己的生命沒有被敵人那樣激烈的火力所毀滅，他感到幾分驕傲。這時，他完全忽略了危險，裝作出一個健康的姿勢走路。

他睥視着河的對岸。未曾收穫的麥子，在晚風裏激起徐緩起伏的浪；四週短脰碧綠的高粱苗，也附和着抖索自己的身子。昨晚的夜襲，把敵人趕到河那邊去了；天明後，那些怯弱的傢伙却無節制地隔河放射過大量的礮彈來，好像跟大地結着深沉的仇恨，把它炸成很多焦黑的洞窟。

於是他又把昨夜的戰鬥景象在回憶中重新咀嚼了一番，不過引不起心裏一點驚奇，這樣的場面他經歷過不止一次了。本能地，他舉起手，在自己頭上隔帽子撫摸了一下——兩個月前一顆子彈擦去了他一片頭皮。

「東洋子彈打不死我老馬的，」他喃喃着。

河邊被毀壞了的壕穴，睜着空洞不完整的眼睛，在凝視這遭劫的原野。一個被炸去腦袋的屍體，血肉模糊的躺在那裏。野蠅叢集着貪婪地吸吮着凝結住的血漬。馬其寶走過去。一種探究什麼的心理慫恿着他，俯下身，用自己手裏上着刺刀的槍支撥動着它，企圖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班裏的弟兄；不過那屍體竟連頭顱也沒有了，他無論如何不能發現一點足資辨認的標誌，只有一股濃烈的血腥和臭氣，猛衝着他的嗅覺。他站直身子，依然走着自己的路。

聞着這股血腥氣，使他發覺到自己腿上的刺痛；他低頭拉起給染成深紅的褲腳，看見傷口的血漬滲透了綁腿，在乾結了的赭色上面又劃上新鮮的紅流。

河水靜靜地流着，唱着細微瘡癒的晚歌。一隻野犬，垂着尾巴在前面懶懶的走動。一種憂鬱而煩躁的情緒，驀地爬進他胸口，對那隻黑色的野犬，有着極強烈的憎恨；如果不是爲了禁忌，他真想化一顆子彈把牠的生命結束掉。

他提了提腰間的子彈帶。

一片濃密的叢林迎接着他，都是由野棗、白楊、樹杏以及其他各種講不出名字的雜樹編組而成的。幾個鐘頭以前，這裏還是敵人大礮的射擊目標，彈窟特別多，而屍體也逐漸增加了；還有龐大的馬屍，騰着腥臭。但他連顧盼一眼的興趣也沒有，就漠然地走了過去。

進了叢林，彷彿黃昏也就逼近一步。他抬頭望天，一片灰色，又朦朧又黯澹。他估計着，如果是有太陽的日子，這時大概也總還會有丈把高。

村屋就在叢林裏面，班長馬其寶一逕走進去，像一只鬥後的雄鷄，因腿的腫痛而跛簸着自己的身子。

房屋幾乎是一律的很低矮，很簡單，好像小孩子的玩具。但現在被毀於礮火，高粱和麥稻所編製的屋頂，有的燒燬了，有的跟土牆倒塌在一堆，呈顯出戰後殘酷的破壞。一個高高的碉堡，頂上業已被擊毀了，全身都是槍眼，剝落得襤褸不堪，彷彿只要一陣風就可以把它摧倒。

被一種奇異的念頭所牽引，他忘記了找尋隊伍——甚至也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受傷的軍人了，馬其寶走進了離村獨立的一家。

他跨進一張沒有木板的大門（門板業已被兵士拿去做壕溝的防禦物了）。眼前院子裏的景象刺激了他一下。這應該是一個很富有的農家，房屋的構造完全是屬於北中國型的。正中是五間比較高的磚房，裏面好像佈置得很堂皇；三間朝西的耳房却是泥土的，也低矮許多。院子裏，種植着很多槐樹和果樹，扁豆架的位置則靠近左邊——但這業已是過去的景象了。而現在，土房變成泥堆；五間正屋也倒坍了，樑木裸露在外面，像一個巨人被折斷了的骨骼，並且業已焦黑。瓦礫遍鋪着，簷下一株高大的石榴樹也遭受了災殃，半邊肢體給摧殘了，紅豔豔的花朵却依然盛開着，給這被毀了的老屋作着最後的見證；而一株槐樹底下，則是一個巨大的彈穴，呈現出破碎的麻一般的槐樹根，樹幹上滿是斑斑駁駁的傷疤。

班長馬其實在這荒涼的院子裏踟躕了一會，決不定向後轉走呢，還是進去。看一個究竟。在這踟躕的時候，一陣不愉快的迷惘又侵入他的心胸了。他開始想到那遼遠的家鄉，想到自己的家，他喃喃地夢囈一般的對自己說道：

「一定的，一定也已經遭殃了，像這裏一樣……」

一陣更其強烈的憤怒激動着他，趕走了適才的迷惘。他業已兩年多沒有回家去了，而最近半年來甚至連信息也沒有通；很早以前，他就聽到人家說，他的家鄉也業已落在惡霸手裏，受了蹂躪了。

他站在院子裏，悽然地望着眼前的景象。

突然，好像有一種低微的聲音，從那幾間還沒有倒坍的磚房裏發出。他靜聽了一會，辨別出那是一個人的呻吟。他習慣地擎住手裏的槍支。

呻吟聲立時中止，四週重歸於靜。

他鎮靜了一下自己，橫起槍支，作出磅刺的姿勢；慢慢的，慎重地一步一

步地走着，朝着那呻吟由來的房子。他儘量使自己的脚步不發出聲音，可是那些殘磚斷瓦偏偏阻絆着他，哩咯發響。於是他索性大聲喝問：

「裏面是誰？」

依然沒有聲息。這增加了他的疑慮，他站了一會，但最後終於大膽地走了進去。

馬其寶看見一個穿灰軍衣的弟兄，躺在一堆血泊中間，他的身邊放着一支槍，以及一些磚瓦和破碎的傢具——這原是一間臥房。

「同志！——」他喊。

那個受傷的弟兄動彈了一下，彷彿想仰起臉來，結果却只移了移一隻手的位置，重新起了呻吟。

「唉……那一位……做做好事……補我……我……一……槍……」

聽到那斷斷續續的聲音，班長馬其寶心裏震驚了一下，急忙跑過去，蹲下身

子，在不很明亮的光線下，他辨認出這原來是自己班裏的一個上等兵。

「是你——李尙義嗎？」

李尙義睜開眼睛，望了班長一眼，他支着雙手企圖坐起來，但過重的傷勢不允許他這樣做。他重重的嘆了一口氣，要求馬其寶道：

「班長……你扶我一下……讓我坐起來……」

「你傷在那裏？」

「胸部……腰部……都有……」

「不要坐啦，你躺着莫動，你動不得。」

但李尙義堅持着自己的要求，一隻手緊抓住馬其寶的衣服，艱辛地擺動着腦袋。

傷勢實在太重了，當李尙義坐起來時，胸口的血立刻滲透出來。他的臉部業已變成灰白，不住痛楚地癱攣着，咬着牙根，急促得似乎轉不過氣來似的喘

息着，並且打着可怕的噫。

馬其寶重新把他放回血泊中，可以聽見一種黏着的聲音。

「這樣重……你到底受的什麼傷？」

「班長，我……我不……成啦，我不……腰部是槍……槍傷……不礙事……只是胸部……這是礮彈片……還在裏面……」

「讓我給你紮一紮。」

「班長……不要紮……紮啦，不要……我還會……活嗎？還會……不會活……你看我的血……血已經流光……血……血已經……沒有……」

馬其寶悽然地望着他。這個垂死者顫慄的不連貫的語音，使他心裏發酸。剎那間，他想起了李尙義平日裏千百種好處；他的誠實，他的服從，他的勇敢和勤勉。說起來，他們兩人是老伙伴了，最初就在同一班，兩人同是莊稼漢出身，有着同樣的嗜好，愛酒如命；並且還有一個同樣貧苦的家。這些情形在兩

三年前都業已很彼此很相知的了。馬其寶不久就升到上士，不過他倆的友情却並沒有因此就淡薄下去，馬其寶依然是他一個最知己最忠實的朋友。

當馬其寶對着這個生命業已走到最後的老伙伴發怔時，李尙義掙扎着加添說：

「班長……你解下我的子彈……那是我的……槍……」

院子裏那幾株受傷的槐樹，在暮風裏抖索着，作着憂傷的絮語。馬其寶捏着垂死者的一隻手，捏得很緊，好像這樣就能使他得救一般。李尙義的話他並沒有依着做，他不忍老伙伴就這樣死去。

李尙義輕輕地呻吟着。一陣孕蓄着深沉的悲戚的靜寂在四週流動，彷彿有一種很沉重的東西壓在他心上，馬其寶被窒息在濃厚的，幾乎可以抓握住的空氣裏。他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處置這個血泊中的老伙伴才好。

突然，地上的人驚醒一般的問道：

「班長，鬼子……退走了嗎？」

「是的，退走啦。」

「退走啦，」那個困難地一句一句地說，「很好——我死也——甘心啦！」

「放心，你不會死的……」

「不，我……我就要死啦，就要……下一刻就要……」

「老李——」

「班長……在我死以前……我要託你……一件事情……事情……你是我的……老朋友……」

「你說好啦。」

「班長，我死後……託你給我寫……寫一封信給我……我女人，叫她……不要傷心……好好養兒子……」

「你放心，老李。」

「我死後，班長……你在信裏寫給我……我女人……叫她好好養兒子……要告訴他爸爸……是怎麼死的……告訴他，長大了好好種地，總是種地好……我那兒子今年十二歲……他會聽話，會有出息的……」

「好，老李，你放心！」

「班長……我是算完……完啦，你好好……回家去……」

聽到這句話時，馬其寶發覺到自己的眼睛業已給淚水蒙封住了。他答應不出聲音來，他的手也激烈地哆嗦着。繼續着一個很長的時間，他蹲着，變成無知覺的了。後來，他感到自己所緊握住的手業已僵硬而冰冷，才發現血泊中的老伙伴業已咽下他最後一口氣。

他不自主的跪下了，眼淚滴落在死者身上，同血跡混合在一起。可是他並沒有放開死者的手，彷彿李尙義還能夠感受友情的溫暖似的；另一隻手在死者

額上輕輕撫摸着，如像對待一個病中的親人一樣。

最後，馬其寶從旁邊木板床上，抽下一張涼蓆，把老伙伴掩蓋着；他做得非常小心週到，使死者不致露出頭腳。隨着，他把從死者身上取下來的子彈帶繫在自己腰間，又把凝着淤血的槍支，放在自己肩上。

當他走出房門時，才發現業已離天黑不遠了。暮靄從四野流來，這回就凝聚在叢林中間。幾隻戀家的老鴉，在極枝上哀哀啼鳴着，悲悼這戰後的荒涼。從殘破的村屋間走着，還嗅到那混合在蒼茫的暮色裏的火藥氣息。班長馬其寶匆匆跛着腿走路。兩支步槍在他肩上磕碰着，應合他的脚步，發出不規則的聲音。

他穿過一條又一條的小巷，有時被倒坍了的房屋所阻礙，他便在瓦礫上面爬將過去。如像他肩膀上加重了載負一樣，他的心上也加重着載負；他立意要快快趕回自己的陣地，並不是完全爲着自己的生命，更是爲着那個躺在血泊中

的老伙伴的屍體。

他開始感到飢餓，但並沒有停步找尋食物，甚至看到那業已成熟了的黃杏子從眼前幌過，也無暇去採摘它們。他走着。在一處瓦礫旁邊，一樣東西絆着了他的腳，只差沒有倒栽下去。他低頭一看，原來是一條死狗，大概是在房屋猝然倒坍時喪失生命的，身子的後半段，業已給碾壓得稀爛，可是牠的頭却倔強地翹着，張開着嘴，說明了死前的掙扎和鳴號。

他吐了一口唾沫，穿入另外一條巷子。

這條巷子兩邊的房屋都還完整，看不到毀壞的形跡。他走着，忽然，他站住了。從一家窗口，他聽到一種細微的若有若無的啜泣聲。最初他懷疑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隨後聽真了那聲音時，便彷彿逃避什麼似的匆匆踱步走了過去。

還不上五十步遠，他稍稍遲疑了一會，決意再回去瞧瞧究竟。於是他車回

身子轉一個灣，走到泥屋前面去。那裏低矮的土圍子已倒坍掉一半。土堆裏有一隻瘦小的灰貓，陰靈似的無聲地走着，好像在尋找什麼；這時驟然發現一個人，牠俯下身子，賊忒忒的注視了一下，就聳聳前後腳輕捷地逸去。

這一次他沒有絲毫躊躇，就跨進門去。

屋裏很黯黑。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穿藍土布上衣的老太婆，伏在地上，背朝着外面，抖索得如同一個圓球，哀哀的哭着。

預料落了空，班長馬其寶心裏有幾分懊惱，便大聲問道：

『老鄉，哭什麼呀？』

老太婆彷彿並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仍然哀哀地哭着，混身失落在抖索裏。這使他有些生氣了，於是便跨步進屋。細細一看，新的發現叫他驚愕不置了。這老太婆那裏是伏在地上呢？她正伏在一個半赤的女屍上面啊！

「老奶奶……這……這……」

像猝然間犯了瘋癲，當那老太婆注意到馬其寶時，如同一隻兇惡的蟾蜍，不分緣由，一頭便向他撞將過來，倒在地上，掙扎着大聲嚎哭：

「——你來……俺不要活……俺不要老命……你這東洋鬼……你殺死了俺……俺兒子，俺這有他一個……狗良心的東洋鬼……俺媳婦你死得好……好慘……慘……呵……呵……呵……呵……」

「老奶奶，你瞧清楚……」

「來呵，你來……俺八十四啦，八十四……狗良心的你……你來……來……」

班長馬其寶站着，驚惶得手足失措了。老太婆乾癟的啼嚎聲，在狹小的屋子裏匯聚着，擁擠着；好像他現在闖進了一個鬼窟，這是悲慘絕望的鬼的哀號。他感到恐怖感到心的刺痛。他唯一所能做的，只有連連呼喚着：

「老奶奶，你看我一眼，我是中國人……」

一直在掙扎着的老太婆的咒罵聲，又使他回到現實來。這時好像她恢復了一點力氣了，重新開始着瘋狂的撞跌。

「你這狗良心的日本鬼……俺不要活……你來……來……」

陡然地，一股難聞的血腥從牆根邊發出，他看見那裏又躺着兩具屍體。他很奇怪自己竟會沒有發現，便立刻跑過去，原來那是兩個穿黃色軍服的敵人，以同樣的姿勢俯在血泊裏。他們的鋼盔和防毒面具遺棄在旁邊，但業已沒有了槍枝。

這一切說明着這屋子裏曾經發生過怎樣的遭遇，眼前的兩具敵屍，好像給了他一筆酬償，心裏稍感輕鬆。於是他又回過身來。老太婆業已坐着了，稀疏灰白的頭髮，披了一臉，兩隻手探摸什麼似的在空中揮動，茫然地哭着。

天很快便昏黯下來，夜的翅膀業已撲近大地。馬其寶蹲在老太婆面前，暫

時把槍支放在一邊，大聲叫道：

「老奶奶，你瞧清楚，我是一個中國兵……」

那個還是沒有理會，繼續哭叫着：

「俺兒呀……俺媳婦你死……死得好……慘……慘……呵。」

「老奶奶，」他更大聲地喊，「我不是日本鬼，我是中國兵……打日本鬼的中國兵……」

老太婆呆了一陣，彷彿這才發現他的存在似的。

「呵！你是，你是，你是俺兒子！」

「不——」

「俺兒子你回來啦，你回來啦！」

她一把拉住他的手，睜大着灰色的失去光芒的眼睛，身子劇顫着，好像經

受不住這感情的驟變一般。

「呵，兒子……你瞧，得貴，你瞧自己的……你的女人……這便是大木子媽呀！」

「是的，我瞧見，」他囁嚅着。

「得貴，」老太婆把他的兩隻手都拉住了，「你沒有死，你還活着……你可瞧見你女人。」

黑暗迅速加濃着，屋子裏完全被夜所統治。門外面的景物陷入模糊中，蒼茫一片。

馬其寶想到自己應該離開這裏，便對她說：

「老奶奶，你跟我走吧！」

「俺怎能走呢，」她放開他的手，又去撫摸地上的女屍，「你女人在這裏……俺走了，那些東洋鬼又要來的……俺不走，俺不能走……」

班長馬其寶擔心她下一刻的命運，伸手拉她，企圖使她站起身來。但是老

太婆重新軟癱着了，並且立即恢復了她最初的癲狂。

「呵，你！——你不是俺兒子，不是俺得貴……你是鬼子，你是……俺跟你拚命……俺不要活啦，不要……活……」

他放開手，嘆了一口氣，走出屋門。

黑暗像是可感覺的東西，在這殘破的村莊裏流蕩着。叢林業已成爲一個整體，彷彿是一尊一尊肥大的夜神，在撤佈他們的勢力。老太婆的啼哭聲如像在追逐着他，好久好久不會離開他耳膜。他擎着槍，一跛一跛的行走。在他胸口裏，有着一種不能分解的痛苦，在衝撞着，浸融着；李尙義的面影又復在他腦子重現出來。

「你好好……回家去……」

他走着，忘記了疲乏和飢餓。走出村子時，天業已完全黑了。他在白楊林下站着，對着那平坦廣闊的夜的原野，不知道應該朝那一邊走。他估計了一

會，疑惑地上路。幾分鐘後，他重新走到河邊，於是就沿着河岸前進。老太婆悲慘的啼哭，仍然黏貼在他耳膜上，無休止地鳴響着。他開始感覺到自己的神志不很清楚，走路時恍恍惚惚，好像全身都輕飄飄的浮動着，而且脚步也特別踩着實，隨時有跌倒的可能。

他啐了一句，衝着黑暗行走。

河水幽怨地低吟着，在黑暗中閃出一道灰白反光的色帶，緩緩蠕動；兩邊的葦草，受着流水的衝擠，瑟瑟瑟瑟的抖顫着，好像在進行着什麼陰私。而叢林、高粱、以及還沒有收穫的麥子，在夜風的捉弄下，激起一片片沙沙聲，道着它們的愁苦。老太婆好像就跟在自己的後面，一路絮絮不絕。他竭力想把那悽慘的影子從腦膜裏抹去，但這樣做只是白費，那顫慄的聲音顯得更清晰，更響亮。他甚至想拋開一切顧忌，放開嗓子唱一個歌了。

砰！——從河那邊，一顆子彈在他身邊劃破夜空低嘯着飛越過去。接着又

是一槍。

班長馬其寶立刻讓自己滾進旁邊一個土坑裏，伏倒身子，一手支起步槍，向槍聲響處作着瞄準。但沒有等他發出第一顆子彈，對河又連接着響了幾聲，子彈的嘯叫，就在他左右兩邊。他在黑暗中摸索着，發現沿河岸有着一條窪道，於是他就蛇行着爬出小坑，伏在窪道裏。他完全忘記了腿上的痛楚了。

把自己的身子掩護妥當，他發出第一顆子彈。

一會後，他沿着窪道向前爬動，把槍支抱在手彎裏，一個青蛙一樣。這樣，他爬過一段之後，又支起自己的槍，對着河那邊。

他發出第二顆子彈。

突然，像一陣驟雨一般的，隔河響起了機槍聲。槍彈以很大的密度放射過來，撒落在河裏，嗤嗤的響着；而竄入土時則刷刷的發出窒息的聲音，騰起一陣泥土氣息。

隨後，隔河又發出巨大的礮聲，夜的靜寂立刻被擊破了。礮彈慘叫着掠過夜空，在很遠的後方爆炸着。

馬其寶蟄伏不動。他心裏很平靜，好像從河那邊放射過來的子彈是跟他無關的，同時還在竊笑着敵人的浪費。他見識得多了，他懂得敵人的一切行動。這樣繼續着一個很長的時間，礮聲才寂默下去，只剩下機槍的試探一般的咯咯——咯的間歇的聲音。於是，他稍稍抬起臉，在一塊土饅頭後面窺視着。隔河是一片黑，他的視線就被那黑暗的牆所阻擋住。河水靜靜地流着。原野上迷漫着一層微薄的火藥氣。

於是他又抱着槍支匍匐了一會。

正當他準備發出第三顆子彈時，他聽見彼岸有腳步的聲音。他按着扳動機，竭全力用目光在黑暗中探尋動靜，一顆心驟地緊張起來。一霎時，他發現有幾個影子幌動着漸漸近來，——砰！他扣了一下扳動機。

沒有閒暇去知道出膛的子彈有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他急忙地動作着，發出一顆，又發出一顆。回答他的是清脆的手槍聲，愈逼愈近。當他裝上子彈時，那幾個黑影業已躍進到河邊，藉着密集的放射，敵人開始渡河，激動起濺水聲。

「你好好……回家去……」

班長馬其寶從胸前掏出手溜彈，旋開保險蓋投擲過去，在河上發出爆炸聲。他投出最後一個手溜彈，重新擎起刺刀，躍出窪道。習慣地，他喊出一聲「殺」，迎着一個黑影直刺過去；河水發出一個重墮的迸裂，那黑影隨即從眼前消失。

在同一時候，一顆子彈竄進他的右胸；他踉跄了一步，癱攣地倒下身子，回向永久的家。

人性殺戮

「你們若是瞎了眼的，就沒有罪了。」

約翰福音第十章

在進野戰醫院充當担架兵以前，李娃娃是鄉里間一個趣味人物，別人都喜歡接近他，在田野間老遠跟他打着招呼，喊着他的綽號。全莊子的男女老幼，都習熟他的性格，如像習熟他的生活一樣。

造成他這種地位的，並不是由於他的機警，而是由於他的蠢拙和近乎可笑的忠誠。每當他在鄉里間鬧出一個笑話時，別人都會分不清同情還是輕藐地給他下這樣的結論道：

「是呀，人太忠厚啦，泥塑木雕一樣的啊！」

他原是一個遺腹子，自從九歲那一年娘在癆病裏死掉後，他和由娘在世時領來的一個比他大三歲的童養媳，被莊子裏一個財主收留着做僱工，十年如一日，從未離開過。他贏得了東家的全部寵愛和信任。東家很年青，是一個老鄉紳的獨子，從小就養成一付揮金如土的性格，做一些和他年齡不很相稱的荒唐事。而那童養媳，李娃娃實際上的未婚妻，雖然是出身貧苦，卻非常早熟，在山野間學來滿嘴風流術語，時常有一些來歷不明的錢，供給她向門口搖小鼓的販子買些紅條綠格的東洋花布，一年四季，都穿着得好像準備出門走親一樣。和李娃娃時常打夥做活的人，有時這樣半打趣地警告他：

「娃娃，你別太大量，女人都是饞貓，嘗魚味不得！你現在只給人家做活，可犯不着連老婆也給貼上呀！」

他飛紅起臉，訥訥地說不出話。他不相信同夥的打趣，因為他相信東家是

一個好人。十年來他在東家家裏長大成，這就是一宗無可報償的恩典。他心裏填滿着東家的好處。如果不是東家的好心收留，自己現在將會怎樣？他業已享受過東家的好處，此後自然也將繼續享受。他的臆察沒有錯。

有一天，李娃娃正在田間鋤麥苗，腳板踩在黑色肥沃的泥土裏，覺到異常舒適和溫暖，他那從未思索過什麼事情的心胸裏，充滿着恬靜。他勞作着，忘記了疲累，輕輕地哼着不成腔調且也不完整的山歌。他聽到有人在背後喊他的名字，回頭看見自己的小東家站在田塍上，招呼他道：

「娃娃，你不息一息力嗎？」

「唔，」他並沒有停住鋤頭，「且等這一畦鋤出頭去，真是春天，地氣向上了啊。」

「娃娃，我有句話同你講……」

小東家業已跨下田來，踏着被翻鬆了的泥土，走近他，臉上浮着一種迷離

的表情。

「娃娃，我和你講……我問你，今年你是不是十九歲？……」

「是……屬狗的。」

「你媳婦呢？」

「她比我大三歲。」他惘然地回答。

「今天我替你請七里碑的兔嘴瞎子算過八字，他說你十九歲結子，二十歲開花，你媳婦也是該做娘的時候啦。」

這對他完全是一個奇怪的消息。在他平靜而忙碌的生活裏，他從未想到過這件事。女人雖在自己面前，却彷彿並非屬於自己的，那不過只是一個遠遠不可期的存在。這時，他不解地望着主人那張扁平而蒼白的臉孔，一陣輕微的羞澀，使他垂下臉來，注視着自己用鋤頭翻過來的潮溼的泥土，用腳趾輕輕地撥碎着它們。

靜默一刻後，他又聽見東家加添道：

「就成親好啦，我託人替你揀過好日脚。前天我已給你在城裏定好一個紅漆衣櫥啦。」

他不知道這個下午是怎樣過去的，他完全捲入一種沉昏的情景中了。這消息帶給他以極大的攪擾。工作進行得出奇地慢，並且鋤埋了不少麥苗，手和鋤頭彷彿全不聽自己的指揮一樣。

在主人家一間矮窄的偏房裏和女人成了親。這間偏房原是作為堆積農具和肥料之用的，雖然經過清掃，依然騰着一股濃重的混合着鷄毛味的乾糞臭。在牆邊，擠滿了草耙，犁頭，穀蓆帚子之類的農具，這對可憐的新婚夫妻終身的伴侶。在半枝紅燭搖搖不定的光輝下，兩人並坐在一張連帳子也沒有的板床上，體味着這個難得的日子。

有一種奇怪的力量，逼使李娃娃應該對女人說一句話。他望着她那張塗抹

着厚厚的白粉，有着一個狹狹的頷角和一張微翹的嘴唇的臉，嗅着她身上那件新竹布的氣味，簡直不敢相信這女人如今是屬於自己的了，一顆心開始跳動。他覺得自己總該有話和她講。

隔壁是牛廄，那隻大水牯不住的噴着鼻子。外面天井裏有什麼小動物走動的聲音。遠處野鳥在夜鳴。他苦苦地搜索了半天，結果還是說不出什麼話。在他如像被秋水所沖洗過的青石板一般的心裏，現在正孕蓄着一種難以說明的情緒。

首先打破這難堪的靜默的還是女人，她站起來整理棉被，一邊低聲簡單說道：

「睡吧。」

上床後，女人用圓渾有力的胳膊抱住他的頸頸，對他訴說着東家千百種好

處。李娃娃感激地想道：

「是的，他們說的是笑話，他實在是一個好人呵。」

成親後第三天。東家就叫李娃娃仍舊睡到外面的「行床」裏去了。因為大門外的空場上疊着四五個乾柴蓬，「行床」就在那些柴蓬旁邊，防備着夜間的偷竊。

前一天晚上，女人這樣告訴他道：

「你還是睡到「行床」裏去，到穀麥上場的時候柴總會燒光啦！」

他依從着做了。白天，他爲那好心的東家勞作着，農作物的興盛與豐收就是自己的榮譽。晚上爬進那張小小的「行床」裏，照例和同床伴侶，一個身子黑瘦，刁鑽乖巧的小看牛劇烈地爭吵一番後，便呼呼入睡。

他和小看牛的口角，幾乎是無例外地是爲了爭奪地盤。小看牛是個夜遊鬼，因爲是睡在「行床」裏，沒有敲打大門和受斥責的麻煩與危險，每晚總要夜深人靜才肯上床。同時這黑瘦孩子還有一個無法改變的壞脾氣，放牛歸來從

不肯到池塘旁邊洗脚，上床時總帶着一身泥巴。

爲了要懲罰一次這討厭的小看牛，李娃娃把「行床」的木柵門關得實緊，用稻草繩把它綁了住，結子打在裏面。

「你這野鬼，看你今晚睡到那個狗窠裏去！」他想。

他特地等待着小看牛的來到。爲了防止睡蟲，試着思索一些事情。但他沒有這種習慣，不久便又呼呼入睡了。

一會後就被一種急促的呼喊所驚醒，他一屁股坐起身子，聽見小看牛在柵門外叫喚：

「快起來！快起來！有人偷柴！」

待他慌亂地把柵門解開時，才發現自己中了小看牛的騙局。這使他大大地生氣了，把歷來對這黑瘦孩子的憎恨，統統發洩在這一次，他罵他，重實無憐恤地踢打着他。

「你這野鬼，你這牛崽子！」他罵着。

小看牛一邊抵抗，一邊回嘴，「我是牛崽子不要緊，可不比你硬起背脊地上爬……」

「你說什麼？」

「你做烏龜，你老婆偷人。」

「你，你說什麼？」

「我是牛崽子，你呢？你自己睡『行床』，教老婆去收麒麟種，你去摸摸老婆的肚子，起碼有五個足月啦！」

這話傷了他的自尊心。他氣憤得不能自制，用各種方法威嚇小看牛。他第一次嚴重地感到侮辱的痛苦。

「這會是真的嗎？」這樣一個簡單的意念反覆地在他心胸裏活動着，在他一向是平靜恬淡的情緒裏喚起深沉的悲哀與憤恨。當小看牛業已發出鬪聲與嚙

譚時，他却還在痛苦地轉側。

不過這究竟是難以輕信的事，他又復踢醒了腳後的小看牛。

「我問你，剛才你說的可是真話？」

那孩子糊糊塗塗的回答，「唔唔……我不曉得……我不管……」

「剛才你不是說……剛才……」

「唔唔……不要吵……人家明天黑早就要牽牛上山……」

小看牛翻了一個身，蹙縮成一團，又貪婪地追求他的美夢去了。李娃娃無可奈何，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緊捏着被角的手出着一大掌濕漉漉的汗，感到渾身熱辣，如同置身於一個火場旁邊。他苦苦地往最壞的方面猜想了一會後，又自行安慰道：

「他對我這樣好，不會做這種喪天傷理的事情的。」

但是第二天，當女人在塘邊杵衣的時候，他站到旁邊去對她細細地作了一

番觀察。結果是殘酷地證實了自己的不幸。他發現在春天的單薄的短衫的罩蓋下，女人有着一個隆起的腹部——一個不是婚後兩個月內的女人所應有的腹部。

在那一霎時間，女人對他變得更其陌生而難堪，他在他的眼裏已是一個招致嘲諷與侮辱的根源。

「這爛貨……這禍根……」

他喃喃地走向田間。春天已快逝去，麥子將到成熟期了。立夏邊的天氣是煩人的。滿野都是濃沈沈的生命的氣息。鵲子在柞子樹上向他報喜訊，柳絮像臘月雪一般的漫天飛舞。到了田邊，他在土塍上坐下，雙手無意義的玩弄着潮溼的泥土，把它們碾碎了，重又搗成一團。

當天晚上，這個神經失了常態的年青莊稼人闖進廚房，不由分說地把女人兇猛地拖倒，他惡毒的毆打她，沒有選擇的把一些不乾不淨的詈罵拋向她。

「你這爛貨！你肚子裏那個雜種是那一個的！今天我要扭斷你狗腿！」

女人並沒有在暴力下對他屈服，她倔強的跳將起來，蓬頭散髮的逢人訴說自己受屈和男人無用。

自此以後，李娃娃覺得自己的全部聲譽都業已被女人所損害，沒有面目重新見人。他變成靜默而悵鬱，早出晚歸，勤勉勞作。東家雖然欺負了他，但自己是個莊稼人，對於土地的勞作是自己應守的本分。同時看到用自己的手所播種下土的農作物滋長旺盛，也是一種最大的愉快。人們對他也依然保持着固有的好感，喜歡和他接近，在田野間老遠老遠的喊他的綽號，同情或是輕蔑着他的蠢拙和忠實。

日子過去，芒種很快到來，莊稼人增加着忙碌。一天黃昏時，他從田間歸來，東家告訴他一個意外消息，這消息把他直擲入無限的憂慮之中。他依稀模糊地知道，這是一個不能抗拒的命運，他不知道應該怎樣來排解它。如果有一

個親人……可是他到那裏去找呢？在這全世界上，他唯一的親人便是自己的女人，但如今她對他是顯得如此的疏遠而冷漠啦！

「除掉她，我找誰去商量呢？」他自問着，如像一個溺水的人，在一片汪洋裏逐漸下沉，抓不到一根殘木，一線希望。

終於，他還是找到了自己的女人，把這種憂慮告訴給她。

聽了他的訴說，女人竟然哭泣了起來。她答應向東家去哀求——只要主人能發仁慈，他便可以從災禍裏得救。

結果是好心的東家把他帶到一個作醫官的親戚那裏去，一路上安慰着他。揹着一個小小包裹，他跟隨在東家後面，這時候蘊蓄着在他胸口裏的，只有說不出的感激，他眼淚汪汪的幾乎要哭出來。

幾天之後，一輛巨大破舊的汽車，顛顛簸簸地把他載到一個陌生地方去，接着又是半夜的火車。離開家鄉越加遙遠了。

他悽茫的雜在人羣裏，所有的臉孔對他都是生疏的。他想：

「不錯，現在我是當兵吃糧啦！」

於是他挺挺胸，做出一個自以為當兵人所應有的姿勢，隨着隊伍走進了野戰醫院的大門。

這醫院是屬於軍部的，位置在一個山麓下的小莊子裏。一所年久失修的大祠堂被當作全部的病房，那裏醞酵着濃重的藥水的氣味，血肉的惡臭，受傷者的叫罵與呻吟。這在這蠢拙的莊稼漢，完全是一個不可想像的離奇世界。

晚上，他睡在祠堂旁邊一間臨時搭成的茅草房裏。一塊兩丈見方的潮溼的泥地上，容納着十多個羸弱不堪的担架兵。是一個月夜，四野很寂靜。山上密集的叢林的暗影把半個莊子掩埋住了，這野戰醫院剛好浴在灰白的月色裏，一縷銀輝從牆隙裏直瀉入李娃娃的茅屋。周圍是粗細不一的錯雜的鼾聲，但李娃娃亢奮地張着眼睛。他聽到祠堂裏面悽厲的呻吟，他的心裏充滿着憐恤的情

緒，怎麼也睡不着。他從隙縫裏望見天上的浮雲，遲緩地在純藍的天壁上遊移。最後他輕輕坐起了身。

「唉，他們可真太苦了！」

他內疚地想着，覺得自己究竟是幸運的，不要上火線，不會受傷，像祠堂裏面那些弟兄們一樣。

他和同房子的伙伴一起被派到師部裏去搬運傷兵，他揹着担架，雜在隊伍裏走着。幾天來前線的戰事很沉寂，一路上都極平靜。

師部是一個僅有二十來戶人家的窪隰小莊子，那裏留置着七八個傷兵，是業已經過粗略的包紮的，他們有兩天沒有喝水了，飢渴使之不間斷地發着咒咀和呼喊。這一小隊担架兵，按照次序把他們放在自己的担架上。

李娃娃第一次的工作，便是抬運一個受傷最重的士兵。這人年紀大概在三十歲以上，高顴骨，性子十分暴躁。他左脅和大腿上中了兩顆彈。尤其是大腿

上一顆達姆彈從前面穿進去，却把後股割去了一半，腐爛了的肌肉業已開始發臭。當李娃娃俯身把他抱住，企圖移往担架上時，這個固執的士兵搖頭拒絕道：

「同志……不要啦，我不會好啦！」

「官長，」李娃娃吃吃的勸告道，「會好的，一定會好！我把你抬去進醫院，那裏有醫生，他們會把你醫好！」

或許是因爲經過搬動的緣故吧，這重傷兵士的傷口，在担架上重復流出大量的血，起着劇痛，不住地掙動着身肢，斷斷續續地呻吟着。

「同志……」他喚呼着。

李娃娃雙手緊捏着帆布架，招呼前面的伙伴停住脚步。

受傷的兵士艱辛地伸出一隻手。

「同志……請停一停……」

李娃娃對他作着勸慰道，「長官，你安心躺着，只有一半路就可以到醫院啦，那裏有醫生替你醫治……」

在兵士發青的臉上，肌肉痙攣地抽動了幾下，困難地說：

「不……同志……你做好事……你給我找一點兒水喝……」

「走，他喝不得水！」前面的担架兵阻止着。

「同志，」那受傷的兵士哀求道，「你以爲我還會好嗎？……不，我不會……同志，你做好事……我不痛死也要渴死……給我水……」

可是那担架兵完全忽略了受傷者的苦痛和祈求，催促李娃娃道：

「你不要害他，趕快走吧。」

重新上路時，李娃娃的眼睛一直注視着那張高顴骨的血色毫無的臉孔。這張生機將要絕滅的臉孔，使他回憶起一些悲慘的事情，想到爺和娘，想到娘在臨終時掙扎起上半身，揮着一隻骨瘦如柴的手吩咐自己站到她面前去承受祝福

的情形。

還沒有到達目的地，担架上的兵士便咽下他最後一口氣。當李娃娃發現自己已是抬着一具業已斷氣的屍體時，他的手和腳都發軟了。

回到野戰醫院裏，李娃娃臉色蒼白，兩頰滿堆淚痕，不住的像一個小孩子似的綴泣着。

由於這件事，這個新來的青年莊稼漢，和他在鄉里間一樣，在担架隊裏也成爲一個趣味人物，大家都愛和他接近，管他叫「淚娃娃」。

「喂，淚娃娃，娘過輩時你哭了幾天？」

「又有一個傷兵抬出去啦，淚娃娃！」

對於這樣戲弄的話，李娃娃並不生氣。每次當他看見不治的傷兵抬到莊後的山上去時，心裏總要溫習一遍酸苦。

「人家去上火線，我却只抬抬他們，還不該盡忠報國嗎？」

於是他非常勤勉地從事於自己的工作。他非但來往抬搬傷兵，還自動地相幫着挑水，劈柴，走雜差。這時他不僅僅是個担架兵，同時又成爲炊事兵和看護。全院的人都和他熟悉，喜歡他，大聲地喊他的名字：

「喂，淚娃娃，這裏來一下！」

只要他能夠，他從不拒絕替人家相幫做事。他的勤勞和忠實業已在野戰醫院裏出了名。有人跟他攀談，問他這裏的生活比家裏怎樣。

「比家裏輕鬆得多啦，」他回答道，「不過總是種田好呵，田地才是根本，麥子熟了又是稻……」

「那麼你爲什麼要出來當兵呢？」

「當兵是官廳的命令，」他鬱鬱的說，「我本該去措槍的，這就全靠我那東家的好意……」

於是他就把一切原委如實說出。他由衷地感激着那小東家，他說自己幾乎

冤枉了好人。

聽話的人却笑了起來，對他作着嘲弄道：

「你東家真是好人，三年五年之後，你可以回去抱貴子啦！」

他訥訥地紅着臉分辯，說出小東家更多的好處，他堅執着自己對東家的信任。不過話說多了，他又咬咬牙這樣說道：

「她不敢！如果她真的這樣，我不會扭斷她的腿嗎？」

「扭斷她的腿！等你回去時她已經是你東家娘啦，你還敢去扭斷她的腿！」

這個笑話很快地被傳播開去，伙伴們當面取笑他，喊出一個更難堪的綽號。

懊喪又氣憤重又主宰着他了。他陰沉起臉，於一天晚上跑到隊長那裏去，渾身戰慄着，吃吃地說道：

「報告隊長……我想回去……只要半個月……」

「什麼事？」

「報告隊長……只要半個月……」

隊長心裏明白，忍笑把他斥罵一頓，拒絕了他的請求。

「你不要太傻，」隊長告訴他，「你相信他們的話，人家是開你的玩笑呵！」

「報告隊長，我老婆的肚子可不是開玩笑……」

但縱然是這樣重大的理由，還是得不到允許。這件事情使他陷入深沉的憂鬱。一個月後，忙碌與勞作逐漸地把他的憂鬱浸融掉了，他却又鬧出了更大的笑話。

在這醫院裏，傷兵只能停留一個很短的時間，如果不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死亡，他們便將被轉送到更後方去。但即使是幾天的短日子吧，李娃娃依然能使

每個傷兵認識他，向他作各種過分的要求。

「娃娃同志，你做做好事……」

他無有不應允的。有一次，在半夜裏，他走進一個醫官的房子，替傷兵偷取餅乾，結果却被發現了；第二天，站在隊長面前受審問時，他理直氣壯地這樣回答道：

「報告官長！他們太苦啦，好好的的人也餓不得，我有一回上北山坑砍柴，鍋巴篋子在下山時丟掉了，一担柴還挑不到半路，一雙腿軟得彈綿花一樣……」

「少費話！現在不叫你上山砍柴——我問你，下會再偷不？」隊長制止他再往下講，喝問道。

他嚇得滿頭大汗，楞了半響才吃吃地回答道：

「報告隊長！……下次他再不向我討……我總不會偷給自己吃……」

經過一時期的沉寂後，前線起了激戰。大砲的長吼，開始撕裂着大氣傳送過來。受傷的兵士陡地增加了，野戰醫院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形成一個忙亂繁雜的場面。

李娃娃再不在醫院裏打雜了，他無休止地在戰地上來往，一次又一次的搬運着傷兵。

是夏天，空氣裏飛舞着火星，黏在人身上簡直會把皮膚灼成焦爛。受傷的肌肉特別容易腐敗，只要半天沒有受到醫治，便會發散出難聞的臭味。他不知疲乏地勞作着，隊長要他換班休息，告訴他戰事激烈的時候傷兵是永遠搬運不完的。

「我還能換班嗎，」他完全忘記了應守的禮節，睜着滿佈紅線的眼睛大聲回答道：「真說得好！前面受傷的官長那樣多，整天搬送也來不及，還有時間給你換班！」

於是，他又揩着血污的担架緊張地走了。現在受傷的兵士業已來不及轉運，醫院裏的担架兵得一直到前線去，從師部到團部，沿途都是退下來的傷兵；輕傷的一跛一側的行走着，重傷的則呻吟爬行着，或是躺倒在半路上待人救治。

戰爭激烈地進行着。機關不間歇地鳴響着。敵人的飛機無忌憚地低飛巡視着，頻頻吐着火舌。

担架隊一直前進到團部了。那是一個凸出的弧形陣地，敵人的優勢火力幾乎掩蓋過旅部，担架隊的活動成爲非常困難，時時有被敵人的砲火認作目標的危險。李娃娃流着滿身大汗，在死亡的威脅下奔跑着，彷彿危險和他完全無關。他看到胆小和怕死的伙伴不肯再往前走，便獨自到砲火下面去攙扶受傷的兄弟。

一個馬隊從師部急遽地奔馳過來了，那是運送砲彈的。從正午起，陣地上

的砲都發了啞。馬上，這成爲目標，敵人的砲彈像暴雨般襲擊過來。

「躺下！快躺下！」

但李娃娃沒有聽到這警告，他依然繼續前進，朝向一種悽慘絕望的喊叫。

「總是救命要緊！」他想。

一個砲彈在附近爆炸了，揚起高高的泥土。他聽到空中一陣金屬的飛鳴聲，沒有來得及躲避，一個鐵片業已咬進他胸口，他踉踉地跌倒了。

這場劇烈的戰鬥在黃昏才結束，大砲和機槍都疲倦下來了，停止住鳴吼。原野重又獲得暫時的靜寂。担架隊在這塊焦黑的麥地上通過時，發現了受傷的李娃娃。這個執拗的生命還沒有告終，他張開雙手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裏。

「喂，快來，淚娃娃在這裏！」

隊長親自把他抱起，匆匆地包紮住傷口，放上了担架。在歸路上，這躺在担架上的担架兵遭受着和自己第一次所抬連的那傷兵同樣的命運。所不同的，

就是一直到死，沒有向伙伴要求過什麼。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一個躺在担架上的受傷者，在他耳朵裏，很清晰地聽到無數別的受傷者的呻吟和叫喊。

二十九年四月蝦蛤村。

期待

每次看到隣家夥伴揹着小小書包上學去，小羅就不禁心動起來。九歲了，如果也到學校裏去讀書，總該是四年級了。可是自從去年十二月裏爸爸離家之後，就一直沒有上學的機會。爸爸不在，家裏便顯得黯澹寂寞得多，媽媽也變成了不快活，陰沉着臉告訴孩子道：

「到學校裏去把書包揹回來，不要讀書啦。家裏沒有人，好幫媽燒飯打雜，橫豎旱地也不行不得船，空心高！」

這對小羅毋寧是一個好消息，慶幸自己可以不再被關在古廟裏挨受刻板乏味的日子了，歡歡喜喜的跑到開設在離村半里路外一個廟裏的國民小學去，把

媽媽的話如實地傳給老師聽，懷着滿心興奮，把一個土花布小小書包揹回家來。

剛到家門口，就看見看牛的金狗牽着大牯牛上溪邊刷毛剔蹄去。當他們打着照面時，金狗對他呶呶嘴，做着手勢。小羅心裏明白，那看牛的邀約他去溪邊放野火。在家裏悶坐了一刻，等媽媽出去淘米的機會，就快手從灶上取了火柴，三腳兩步跑出門，一逕往溪邊找尋同伴去。這時太陽還有丈來高，滿天鏢着焦紅的雲霞。跑到溪邊，發現那看牛的因同伴未到，便把水牯拴在岸邊一根稚柳上，偷閒下溪去，在沙床上專心一志於小小塘和小小河的挖掘。以一個小孩子的機智，小羅偷偷跑到他後面，拾起石塊照沙土邊擲去，濺得金狗一身水。

回頭一見是同伴來了，那看牛人也並不生氣，放下小小河和小小塘，一面揩着臉上的水，一面嚷道：

「你才來！我等了你好千年，你看我開到七個彎兒八口塘啦，你才來！你帶着洋火沒有？」

「帶來啦！我媽剛出門，我一天下就留出來啦！」

於是忙着找枯葉子，找乾椰枝，找到一大堆，就在溪岸不擋風的地方割上火柴。順着風勢，草就猛烈地燃燒起來了。放火的人又用枯黃的葉子和檜枝引着火，引到那裏，火的長舌就伸到那裏。霍霍霍，像着了油。半黃的草，在火舌的吞噬裏發出沙沙的嗚吟和細微的爆烈聲。火舌經過的地方，冒着淡淡的烟。太陽在不注意間迅速沉落了，黃昏來臨了，溪岸成爲焦黑，火還不肯熄滅。有時經過一株稚木，火舌便像活東西似的跑上去，啃掉它所有的枯葉和端梢細小的枝椏，使之失掉生機。看着火的廣延，孩子們的心裏也燃燒着喜悅。

到了家裏，搯回書包的第一天，就挨受媽媽一頓竹籐。晚上，懷着滿腔不愉快，小羅躺在床上，從有補眼的青布帳子裏往外面張望，瞧見媽媽坐在燈

下，給自己縫補着放野火時燒出破孔的袴子。看着媽媽那張永遠是愁苦的臉孔，想到自己的不時挨受竹籬，他睡不着，不住轉側。他甚至懊悔起把書包帶回來了。他翻了一個身，床板支格地呻吟了一下。

「阿羅，還沒有睡着嗎？」媽媽輕聲叫喚。

躺在床上的孩子沒有答應。他對媽媽懷着怨恨，他微微感到報復的快意，在帳子裏對她做了一個鬼臉。

媽媽又叫喚一聲，隨後便是一聲深沉的嘆息。媽媽蓬亂的長髮在瘦削的臉孔上投着一縷暗影，看起來顯得更其愁苦，更其憂鬱。他忽然可憐起媽媽來了，於是他輕輕喊了一聲媽。

「睡吧，孩子。」放下業已補就的袴子，爲了節省油，媽媽把竹燈台上的芯草退短了些，燈光也便昏暗了些。

隨後當媽媽照例端着燈台，過隔壁灶間去照料火燭時，留給孩子一屋子黑

暗。自從爸爸離開家，屋子裏本就顯得空洞寂寞。在黑暗中，他靜靜地聽着隔壁媽媽的脚步聲，他小小的心裏充滿着淒涼的情緒。在回來時，爲了怕驚醒孩子，媽媽輕腳輕手的上床。熄了燈後，在媽媽無休止的自言自語裏，小羅慢慢入睡了。媽媽說的是爲一個九歲的孩子所不能完全理解的話，孩子的童稚心靈容納不下一個成年人的悲哀，他只簡單知道媽媽正不快活着，這不快活自然是和爸爸離家有關。然而縱使這樣，孩子仍然有着一個快活的夢。不消說，他夢着自己和金狗在溪邊放野火。風大極了，火也大極了，溪岸上的草也不是平日的短根，而是高大的葦蒿，霍霍霍霍，一大段草地以不可置信的迅速變成一片焦黑，騰起蔽天的灰塵和黑烟。和白天一樣，他和金狗追逐着火，大聲嚷着。忽然間，一株高大的楊柳樹燃燒起來了，巨大的火舌如像無數隻長臂，伸向天空，在眼前組成一個離奇景象。正在樂不可支的時候，一下子，無數條可怕的長臂突然把他捕捉住了，滿眼都是火，滿身都是火……

「媽媽！媽媽！」他嚷着。

小羅發覺捕捉着自己的並不是火的長臂，而是媽媽兩條有力的胳膊，他聽見媽媽說：

「孩子，不要怕！媽在這裏！」

一睜眼，一片黑暗，火霎時失了蹤跡，媽媽的胳膊却更緊地抱住他，「孩子，你醒醒！不要怕，媽在這裏！」

早晨醒來時，太陽業已很高，滿屋子都是白騰騰的東西，並且很氣悶。小羅對自己說，不錯，這是烟，媽媽在隔壁灶間煮粥了。於是一骨碌從床上坐起，心裏非常着急。想着這麼晚了哩，上學校去一定得挨老師的責罵，老師那雙永遠是凸出的圓眼睛在孩子腦裏構成一個恐懼的形象。如果老師以嚴厲口吻問他遲到的原因呢？回說作晚挨受媽媽的竹籬嗎？但如果老師再追問下去，是不是連和金狗去溪邊放野火的事情也照實招認出來？

這分明是不可能的事！

但馬上又想起自己業已從學校裏揩回書包了，他感覺到一陣從未曾有的快意，如像一宗可怕的災禍在不意間脫離了一般。下了床，就跑到隔壁去，看見媽媽正坐在灶門下燒火，身上和頭上沾滿稻草屑，原來是蜡一樣缺乏血色的臉孔，這時正被火灸得通紅。

「去把雞子放啦。不要儘想野到外面去，好好在家裏幫媽做事，媽給雞蛋你吃。」

聽從着吩咐，小羅到桌底下去把雞埘小柙門拔開了，一隻大公雞和三隻小母雞一哄兒的擠出。受了一夜關閉，這是三隻母雞便箭一般直向門外竄去。只有那隻高冠大公雞，在門邊高視闊步的徘徊着，傲然伸長着多毛的頸頸，彷彿在尋找搏鬥的對象。

小羅鬥氣地把大公雞也趕出門去之後，回到媽媽身邊。媽媽正從灶門下站

起，拍去身上和頭上的稻草屑，揭開鍋蓋，立刻冒出一陣教人睜不開眼睛的熱氣。媽媽呼呼吹開，從米湯裏勺起一個小小雞蛋，敲去殼，盛在碗裏，撒上些許鹽花。

「吃了可要聽媽的話呀，」把它遞給孩子，媽媽又吩咐道。

這在媽媽是難得的大量。除了過年節，雖然桌子底下雞埕裏每天都可以發現一個或兩個新蛋，但媽媽把它們積蓄着，用籃子裝到墟集上去換取鹽米，難得上自己的灶頭。吞吃着蛋，一邊在心裏暗暗納罕。是爲了昨晚的一頓竹籐嗎？還是爸爸不在家，作媽媽的格外疼惜起自己的孩子呢？

一刻後站在門口吃稀粥時，看見同村子的阿榮和弟弟阿玲背着書包上學去了。阿榮一邊走路，一邊招呼小羅道：

「阿羅，上學去呵。」

「我不去啦，」小羅回答，微微感到驕傲，「我的書包已經揩回家來

啦——是媽媽叫我措回來的。」

「那麼明天呢？」

「明天也不去啦，後天也不去啦，天天不去啦。」

目送阿榮兄弟倆的背影從村屋轉角消失，小羅落漠地蹲下身來，坐在門檻上。不上學去雖然似乎是一件光榮快意的事，但整天守在家裏究竟也太寂寞。這樣一想，胸口便走動起一陣酸楚的感情。把碗筷送回灶頭，重又快快的在門檻上坐下，把兩隻手支着下巴，呆望着門前一片無際的麥浪，暫時陷入憂悵沈思之中。

太陽業已爬上門前一株冬青樹的梢端，把一個拉長的樹影投在地上，直壓上屋簷。屋子右邊，沿牆脚一列荊籬，爬滿着乾枯的野籐，以半圓形伸到門前，構成小方空地，晨風帶着早春的涼意輕輕拂過，廣袤的麥苗盪起一層微浪，在陽光下展開煥發的面容。在稍遠地方，一排楊柳濃密的纖枝，有如一

牆壁，它擋住了麥浪，也擋住了晨風，漠然不動。就在那裏，小羅和金狗放野火的處所，一條小小溪流帶也似的欄着村子，劃出一個界限。也就是它，以其不絕的泉源灌溉着兩岸肥沃的土地，即使是旱災的年份，感謝這條小小溪流，在它兩岸依然不致歉收，而對於孩子們，那柳蔭下更是他們的聖地，不分季節，它以其無窮的變化和可驚的富藏娛樂着他們。造物永遠厚待他的子民！如果在這村子前面失掉了那條小小溪流，這裏將成爲怎樣乾枯貧瘠的地方！

不一回，屋後傳來哞哞的牛鳴聲。從聲音上，可以辨別出這是金狗的大水牯來了，而且立刻聽到蹣跚的蹄聲。小羅站起身來，看出屋角轉出一個長着一對彎曲長角的牛頭，接着是牛的身子和擎着一根細竹籐的看牛人金狗。那看牛人照例跳着一雙腳，露出黑瘦的腳，牽着牛繩，在空中揮着竹籐，使之發出嘈嘈噥噥的聲響，還尖着嘴噓噓打着口哨。不消說，金狗是這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了，既不要上學，也毋須守家，見天跟隨着牛，在溪邊山上過着空中飛鳥一般

的日子……

「金狗！」他叫道。

那個可羨慕的快活人睜起一雙原來就很細小的眼睛，不聲不響，但對他做了一個難看的鬼臉的徬徨是在挪揄他的苦受管束；而在走近來的時候，更向他做着手勢，意思是問，「下午還去放嗎？」

小羅連連點頭，也做着放野火的手勢。

看牛的快活人又指指屋裏，以滑稽可笑的神態，學着小羅媽跑路和罵人的模樣，意思是問，「不怕那個人嗎？」

這一下小羅可飛紅起臉了，但還是搖搖頭做出倔強樣子。憑着好強心理，他不願意在同伴面前失掉自尊。待金狗和他的大水牯過去之後，好像適才的舉動對媽媽負疚似的，小羅回到媽媽身邊來。媽媽正坐在灶邊洗梳那一直蓬亂不堪的頭髮，從一個缺口碗裏醮荊葉水搽抹着。因為太凌亂了，每梳一下，就扯

動一下嘴角，兩肩都散着短髮。見到孩子，就吩咐他道：

「阿羅，今天媽上大姨母家走一趟，大姨丈回來啦，媽去看看他。」

「我也去。」

「你不要去，」媽媽和善地阻止他，「你在家裏看門，媽去去就來，趕回煮中飯。」

想到早晨的大量不過是爲了要他在家守門，一種不滿的情緒立刻在孩子心裏滋長起來。如像受了騙，或是受了委屈，便兀自堵着嘴，不作聲。

「好孩子，」媽媽似乎察知着他的心思，「聽媽的話。爸爸不在家，你總要好好聽話……」

這樣說了之後，也不管孩子心裏的反抗，媽媽便匆匆措着一把滿是補丁的雨傘走了。

眼看着媽媽淡藍色的衣服在田壩間慢慢遠去，只剩一個細小點子，終於拐

過一座小石橋，消失不見了。心裏還沒有平伏的小羅，搬出一條矮腳凳，坐在門口，把身子懶懶地靠着門框，茫然地望着漫無邊際地展開在眼前的田野。春天來了，燕子怕也快要來了罷。記得去年春天燕子第一次光臨到小羅的家，在屋簷下木釘子上築起大大的方整的泥巢，雛育了一窠肥胖可愛的小燕，一天到晚從泥巢裏伸出大嘴，喳喳地等候着母燕的哺喂。燕子是勢利的禽鳥，牠們只朝高廳大屋飛，輕易不肯進貧苦人家的屋門，牠們的窠兒從來沒有建築在矮簷下。因為是勢利的，在人類眼睛裏也就成爲喜愛的了，所以對於牠們的來臨，媽媽視作一宗意外的喜悅，說是接待了燕子，便是接待了吉祥和福澤。可是白歡喜，燕子的預兆竟然失掉靈驗，除了十二月裏爸爸給徵去當兵而外，什麼吉祥的事情也沒有光臨。

兩隻一黃一黑一大一小的野犬，在田塍上互相追逐着，兩個球一樣的滾動，一下子出現，一下子又被麥浪所淹沒。田雀也開始在原野上巡邏着了，在

低空忽高忽低的拋擲。唉，如果這時候能夠自由自在的跑到村前村後去可多好呢？金狗一定正在溪裏沙床上挖着小小河和小小塘了，可是小羅却坐在自己家門，按着一顆發悶的心，給一條看不見的索子繫着，不能走動。心想媽媽這時總該業已到達大姨母家，看到大姨丈了罷。不錯，大姨丈是做布生意的，一年四季總是一身穿的溹溜，手指上帶着粗大戒子，說話帶着濃重的外鄉口音，嘴角邊老是刁着一支烟捲，跑路活像大公雞，旁若無人。雖然他從來沒有來過小羅的家，但在兩年前，小羅曾經跟隨媽媽去大姨母家見到過，那印象便一直沒有忘記。小羅並不喜歡那個高貴的人。可是如今爸爸拋下家和地，給徵去當兵了，媽媽說只有大姨丈才能幫助他們。

放開大姨丈，小羅好像聽到牛的鳴叫和重重的蹄聲。難道是金狗來了。但仔細一聽，並沒有什麼聲音。村前大路上，一個帶洋傘的人走過了，一個挑着擔的人走過去了，長鬍子的安伯伯也唱着完全走了腔的什麼調子，揩着鋤頭上

田裏去了……

小羅站起身來。他在門前走了幾步，又復走到屋子後面去。他看見那隻高冠大公雞正在咯咯地企圖爬到一隻母雞背上去，他想到走路和大公雞一樣的大姨丈，便氣憤的趕開了牠，而且撿起石子打牠。隨後，爲了消磨時間，他採摘着叢生在牆腳邊的小小野花，把它們紮成束，又散棄了一地。沒有一個人從屋邊經過，也沒有看到叫化。唉，什麼也沒有！他又轉到屋前，彷彿又聽見啾啾的牛鳴和蹣蹣的蹄聲了。他望望從屋前大路支生出去的小路——在小路的那一端。在那擠簇得很緊密的楊柳的細枝下，那裏存在着一個有力的誘惑。看不見的繩子突然斷了，他一溜煙就往村子前面跑。

剛出村子，碰到村下首的荷娃，他牽着一頭短角黃牛迎面而來，兩根小辮子一左一右的擺動。

「荷娃，你看見金狗沒有？」

可是荷娃臉上有着淚痕，她只把嘴扁了扁，沒有答理他。他向她拋了一句粗野的話，落漠地獨自朝溪邊走去，終於給找到了金狗。因為沒有帶火柴，而且地氣向上了，草根開始轉青，火放不旺。於是在沙床上開了一通小小河和小小塘之後，金狗把小羅帶到一個高塍邊，改主意爬樹捉鷓鴣，爬的是一株高聳掙天的野棗，鷓鴣的習性又把窠兒做在樹枝梢，要捕捉牠們不容易，好在金狗是出名的爬樹能手，他一直爬上最高的枝樑，身子輕瘦，敏捷如像一隻小猿猴。

捉鳥回家，意外的媽媽早已在着。快活的時候時間過的總是格外快。因為沒有人守門，一條晾在簷口下竹竿上的新袴子，給過路叫化偷走了，不消說，不幸的小羅又挨受了盛怒下的媽媽的一頓竹籐，還給禁了一餐中飯。

自從這次之後，小羅開始和厄運交手，一切都是不如意，一切都叫他不快活。媽媽的管束更加嚴格了。燒菜、洗碗和洗鍋子不用說，早晚還得跟媽媽上

井邊扛水，跟媽媽上田做活。聽媽媽不快活的嚕噓，而且不做活就得守着家，出不得門。這對他簡直是一宗無盡期的刑罰。在孩子心裏，開始着隱隱地感覺到爸爸的離家是自己厄運的開端，他重新強烈地懷念起那一去無消息的爸爸了。凡是失掉的總是好的。如果爸爸在家，至少自己一定也可以照舊和阿榮他們一樣的揹着書包上學去。即算上學並不是一件怎樣可喜的事情，也總比被關在家裏受刑罰好。

阿榮和阿玲，那一對對小羅子的羨慕者，依舊每天揹着書包上學去，又揹着書包回家。並且這些日子來他們還學會了唱歌，一路上高聲地唱着。尤其在經過小羅家門前時，他們便唱得更其響亮起勁，聽起來如像在嘲弄着先前的同伴。

「阿榮，老師教唱歌嗎？」小羅喊着問道。

「教了很多，」那一個回答，「有『前進歌』，有『有吃隊歌』，還

有——唔，還有很多別的歌。」

於是，在小羅眼裏，學校生活更其成爲強烈的憧憬。回憶中的一切莫不美麗可親，甚至老師那雙凸出的圓眼睛也不再是可怕的了。他切盼着爸爸的從速回來，如像以前被關在古廟裏時切盼到溪岸上去放野火一般。

晚上，他向媽媽問爸爸的消息，問爸爸什麼時候可以回來。但媽媽也支支吾吾的說不清楚。

「那麼爸爸在那裏呢？」

「在前線打日本鬼子，上火線。」

「那麼爸爸一定也騎馬啦。」他想到多少天以前在門前大路上經過的一個騎馬的兵爺，在心裏自行描繪着業已成爲兵爺的爸爸的形象。

這一晚小羅又做着夢了，他夢見爸爸回來了，爸爸穿着草綠色軍衣，騎着高大白馬。爸爸自然是從一個遠方回來的，那白馬最初是一個小小黑點，從原

野那一端出現，隨後才看出是白點，再後才分辨出那是騎着馬迅捷奔馳而來的爸爸。馬蹄聲響了，爸爸的呼喚聲也可以聽見了，爸爸在喊着小羅的名字。倏時間，如像長着翅膀的小羅，飛迎上去，一邊大聲喊：

「爸爸！爸爸！」

回答的却又是媽媽。她把他搖醒了，輕輕摟着他，愛撫的說道。「孩子，不要儘惦着爸爸，爸爸不久就可以回來啦！」

一發現適才快活的景象原來只是一個夢，爲突然的失望所打擊，孩子傷心的哭了。但在媽媽的撫慰裏重新入夢後，他又一次做着關於爸爸的夢，而且幾乎是同樣快活的夢。

但不久，就有着一樣新的東西闖入他生活裏面來了。一天，村子裏忽然到了一羣從一個遠地來的人。小羅看見這一羣人從自己屋前大路上走過。這是一羣奇怪而襤褸的人，男人挑着擔子，女人抱着嬰兒，老人偻偻着腰背，小孩黑

瘦着臉孔，他們拖着沉重的脚步，如像負載着沉重的不幸悲哀，一望而知他們是從一個受災難的地方來的，在他們的表情上留有災難的痕跡。就是這樣一羣人，他們住在村子下首那個破祠堂裏，襤褸的地方住着襤褸的人。當他們最初在村子裏出現，徬徨着找尋住處的時候，全村的孩子們都追逐在他們後面，用奇驚的眼光探索着他們，以幼稚的知識和見聞推察着他們的來歷。

在那襤褸的行列裏，小羅被一個眼睛圓大，下巴尖削，措着一個大包裏的孩子所吸引。他走在那孩子旁邊，覺得他是可親可憐的人，有一種渴望逼使他和他去親近，去認識。

「你……：叫什麼名字？」終於他發問了。

那個尖下巴最初怔了一下，隨即睜大着眼睛操着異鄉口音回答，「我叫土兒。」

「我叫小羅，」他也告訴他，「我家住在村子中間大路邊，門口有一株冬

青樹——你們來的時候就走過我家門口。」

自然小羅還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事情要告訴這個尖下巴的小客人。但整個行列都走進祠堂裏去了，他們得在那裏而暫時安身。他悵悵的望着土兒跟隨一個老婆婆走進祠堂一邊廂屋，佔據了一個犄角。由於這羣襤褸的人們的點綴，頓時使得原來就是破爛的祠堂顯得越益淒涼。

從祠堂回家，小羅心裏一直不自在。那大眼睛尖下巴的土兒的黑瘦面影，彷彿深鑄在心坎上，拂拭不掉。這是一個祕密，連他自己也無從解答。他只覺得土兒有着一種力量，它吸引住他的心，像着了魔一樣。黃昏前一刻，媽媽提着一隻鉄絲箍的水桶，吩咐他去井邊澆水的時候，他很順從的跟隨在媽媽的身後。井在村下首，離祠堂只有十來步遠。今天，在小羅眼裏，連那破爛祠堂也成爲可親的了。

在去井邊路上，小羅問道：

「媽媽，那些人到我們村子裏來做什麼呢？」

彷彿對這事情並不感覺興趣，媽媽只是隨隨便便的回答道，「人家是逃難的難民，沒有地方容身，到處叫化求乞。」

「他們的家呢？」

「給日本鬼子佔去啦，遭的是兵災呀。」

對於叫做「日本鬼子」的那東西，雖然和自己的生活和相距十分遼遠，且從來就缺乏想像，在孩子們心裏却早已埋下一種隱約是的敵意的根。除去一些牆壁上的血盤大口的漫畫，他們自然沒有真正看見過那可怕的東西。但爸爸的離家，難民的來臨，以及兵爺和飛機的過境，這種種事實，業已足夠給孩子們作爲構成那種恐怖觀念的資料了。

經過祠堂大門，小羅的心立刻跳動起來了，他渴望着能夠見到那大眼睛尖下巴的土兒。可是竟沒有見到，懷着滿腔失望回轉，肩上的槓子似乎增加着重

量。一刻後，不待黃昏來到，又復背着媽媽跑向村子下首那破爛祠堂。不用說，他找的是那個來自遠方的新相識。半路上碰到放牛回來的金狗。他告訴他道：

「金狗，你可知道村下首祠堂裏來了很多很多人嗎？」

「很多難民，」那個快嘴接口。

「金狗，你說的不錯，是難民，逃難來的，很多很多。媽媽說他們的家都被日本人佔去啦，遭的是兵災。金狗，我告訴你，祠堂裏你可去過啦？那裏面有一個小難民，名字叫做士兒，大眼睛尖下巴。我現在正是去看他，昨天他和我談過話。」

「他和你？」

「不錯，他和我。他告訴我他叫士兒。他揹着一個大包裹，說的一口外鄉話……」

料想不到金狗做了一個不屑的鬼臉，扁着嘴說：

「他和你！人家難民便是叫化子，你去認人家叫化子做乾爺！」

於是揮起竹籐鞭打着大水牯，打着口哨走了。小羅飛紅着臉，覺得那看牛人罵了自己，侮辱了自己。他躊躇着，決不定自己究竟要不要上祠堂去。

「我不管，我偏要去！」

躊躇了一回，他便倔強地一逕往村子下首走去。

跑到祠堂門前，心有點跳，不敢一直闖進去，便站在門邊向裏面眺望着。

他看見裏面亂糟糟的全是人，天井裏搭着好幾個草率的泥爐，大家蹲在地上燒火，空中瀰漫着黑煙。大門外面，旗杆邊的石階上，幾個老婆婆坐在那裏做針線活兒，縫補着襪襪。

「老太太，你們這裏有一個土……土……土，」他向其中的一個囁嚅地問詢。

他把新相識的名字說了三遍，於是老人停住活計，想了一想，隨後便向裏面喊了幾聲。很快的，那個大眼睛尖下巴的土兒跑出來了。大概也正在燒火，滿臉黑灰，因此眼睛顯得更大，下巴也更尖了。他跑出門來一看見是小羅，眈眈惑惑的眼睛說：

「是你嗎？……」

再一次飛紅了臉的小羅，一顆心又在胸口激烈地跳動着了。他侷促着，感到窘急，囁嚅的說：

「我找你出去玩……我剛才在路上碰到金狗……」

不過馬上想到前面這個人並不認識那看牛人，而且剛才金狗那張不屑的臉孔又在他腦子裏一幌，便咽下了下面半截話。

「你叫……我忘記你叫什麼名字啦。」那一個囁嚅的說。

「我叫小羅。」

「你剛才說什麼金狗……」

「金狗是看牛的，他家有一頭大水牯，插四個牙齒啦，角有兩尺長。他和我見天在溪邊放野火，他還會爬樹，捉鷓鴣。剛才我在路上碰見他，我叫他來玩，他不肯，他說你是小叫化……」

「我不是小叫化！」十兒不高興的分辯了，「我家裏本來很有錢，我爸爸是做木匠的，一天要賺三塊錢。我媽給我帶銀項圈，買新草帽。我爸爸說長大了教我做木匠，說作木匠好賺錢。後來日本人來啦，我們逃難啦。我是難民，可不是叫化。」

就這樣，兩人立刻相熟了，而且相投了。孩子的心是並無猜慮的打開着，兩情相交，時間並不是必需的東西。這一對新相識手拉手的到溪邊橋上去，離祠堂只有幾十步遠。橋是石拱橋，橋下溪水裏有小銀魚，像小片小片的柳葉兒，穿梭一樣的浮遊。水清澈透明如玻璃，一來一往的魚仔細看得很清楚。兩

個小同伴坐在石橋上，悠閒的垂下着雙腿。小羅胆子小，這石拱橋對他雖極其稔熟，却不敢儘朝下面望，緊緊靠着同伴。土兒可滿不在乎，蕩着一雙腿，一邊數着下面水裏的銀魚。

「你看你看！一隊魚來啦，一個，兩個，三個……」

看見身邊的同伴舞着手腳，彷彿要凌空從橋上飛撲下水裏去，小羅就提醒他道：

「土兒，我告訴你，得當點兒心。有一回看大水牯的那金狗，也是這樣望着數魚兒過橋，一個不小心——畢通！一隻蛙兒一樣跌了下去！」

「那怕什麼」土兒滿不在乎，「下面是清涼的水，跌下去就洗它一個澡，游一個水鴨子翻身！吶，快看快看，一起五個，不，後面還有，七個八個，九個……」

「真的九個！真的九個！」

小羅俯身一看，果然不錯，便附和着。

「後面還有！後面還有！你看！十個，十一個，十二個，十三個……呵呀，有一百個！」

「真有一百個，好多！」

橋下面，溪水清澈見底，各種顏色的細小砂粒微微滾轉，如像賦有生命。小銀魚成羣結隊的作着晚遊，在明麗的水晶世界往返巡邏，態度悠閒得令人羨慕。有時穿過一抹苔蕪一般的水草，全數隱沒了，一下子又從另一個方向出現，沿溪邊逆水而上，一致輕輕掉尾，却不惹起半絲漪漣。晚風拂過，一條柳枝驀地掠着水面，微微搖曳。受了驚動，小銀魚的隊形立刻紊亂了，慌忙的散開，霎時在藏隱水草裏面，不見了，小小生物也賦有逃避災難的本能。

「逃啦逃啦！」橋上的人拍着手。

「等一回兒它們又會排隊出來，你看，那邊就出來了三個……」

「又出來了兩個！」

「阿羅，我們明天到這裏來捉魚好不好？」

「好，捉了魚用柳條兒穿腮子。」

「我家門前也有條溪，比這還要闊，水比鏡子還清，溪裏有長鬍子鯉魚，毛刷一樣的牙，會咬人，水底裏有花蛤蚌，有朱砂石，又圓又紅。沙灘岸上還有螃蟹，躲着躺在水裏睡覺的石頭下面，拳兒大小。你只要翻石頭，翻一塊有一隻，一半天捉得半籬筐。還有長嘴鳥，藍背頂，短尾巴，飛得溪岸高，找水裏魚兒吃。你瞧牠本領有多高，拍着翅膀飛，看見底下有魚兒游，像一塊石頭，它憑空跌下。一條直線，再飛起，你看它嘴裏銜着一條小魚兒，從來不落空……」

聽見士兒說得這麼多，這麼好玩，小羅心裏怪羨慕，於是也給新相識說着自己村邊這條溪的好處，說着它的細細沙，說着深埋在沙下面管旱災的松木水

猶，說着溪邊柳花兒漫天作蝴蝶飛，說着石拱橋鎮壓着的蜈蚣精和黃昏時分現身穿大紅襖的水怪。他還說水怪二尺高身子，白白皮膚，桃紅腮子，一看太陽落山，便坐在橋頭等候過橋的人。他向你打躬作揖，給你磕頭，勸你投水。他見你不聽他話，便大叫一聲，往橋下跳去，你只聽見撲通響，却看不見浪花。

兩個小伙伴分手時天幾乎完全黑下來了。他們約定明天在這橋脚下捉小銀魚。到第二天，自然他們都不爽約。他們年紀小，還沒有爽約的習慣。當小羅到達祠堂門口時，土兒剛跟大家到外面去捐米回來。

「你也去捐嗎？」

「我也去，媽媽也去，大家都去。」

「捐？是向人家討嗎？」

「不是討，」土兒沉着臉說，「是捐！叫化子才討，我們是難民，不算

討，是捐！我們有縣裏的公事！」

但在小羅，對捐和討的辨別全無興趣，雖然這在土兒有關他的自尊。他們中止了捐和討的討論，向溪邊跑去。他們手拉着手，如像一對小兄弟。

清明邊了，麥子業已過收穫期，農人們正在開始春耕。在太陽下，天氣很溫暖。溪邊的柳叢正怒着嫩芽，透着黃色。到了石拱橋上，把身子俯伏着。和昨天一樣，橋下面是一隊隊遊魚，悠閒自在。禁不住水和魚誘惑，土兒立刻解衣脫袴，準備跳橋下水。

「來，我們跳一個鴨子翻身！」

「我怕水冷。」

「清明邊啦，水裏比岸上還暖，你看我跳鴨子翻身！」

話未會說完，撲通一聲，土兒業已縱身跳下水去，飛濺起齊橋面的浪花。小羅雖然心裏萬分羨慕，總是胆小不敢跳橋，只從岸邊下水。

水的確不冷。春天的水很溫暖。在水裏，兩人又復手拉着手，朝橋脚下走去。水雖清澈見底，但並不淺。向前走一步，便深一步。受了攪擾，魚兒全部失蹤了，水泛起微微的一層渾濁。沙粒在腳底下滾轉，磨得腳板發癢。水開始齊腰，開始齊胸了。

「我不去那橋腳。」

「你怕淹？」

「不，我怕橋腳下的蜈蚣精，兩丈長，眼睛像銅鈴，會吃人。」

但土兒不怕蜈蚣精，他鬆了手，放開小羅，驀地一頭把腦袋往水裏鑽，雙手扒着水，雙腳打着水，活像一隻大鴨子——驀地又翻了一個身，手作鴨掌划。站在水淺處的小羅幾次向前試探着伸出腿去，又立刻縮回了。這才知道自己當真怕的並不是蜈蚣精——自己怕的是水。

正在這時，忽然聽到岸上遠遠的有人唱歌。小羅趕忙離開了水，上岸眺

望。他看見在兩三百步遠地方，有兩頭牛和兩個看牛的人，他們各自把牛朝相反的地方趕，一個慢慢遠去，一個慢慢近來。從背影上可以看出遠去的那個是荷娃，慢慢近來是金狗和他的大水牯。他似乎正欺侮了荷娃，這時正以粗大難聽的嗓子唱着歌，一路唱，一路揮竹籬趕着牛，搖搖擺擺的走。原來連金狗也學會了唱歌！

「土兒，金狗來啦。」他告訴在橋脚下深水裏作鴨子翻身的同伴，又向那慢慢近來的看牛人大聲打着招呼。金狗一見小羅，便住了口，更用力地揮舞着手裏的竹籬，受了鞭笞的牛搖着一隻長角，快快的跑，還不住的搖着尾巴。他到橋邊看見小羅和一個陌生人在一塊玩水，當初怔了一下，但經過小羅的介紹，立刻高興起來了，也不管那陌生的心裏罕着因想起自己被叫做小叫化的不愉快，丟開牛繩和竹籬，解衣脫袴，便往水裏跳。

「你們看我跳一個鯉魚跳龍門！」

對於水的知識和玩水的本領，金狗比土兒還要強些。他非但能夠翻水鴨子，跳鯉魚，還能夠做笑面佛，水底鼈和踩水筏兒，今天他就在自己新相識面前儘情地表演了所有的特長，他覺得有着得未曾有的快活。

一連幾天，三個小夥伴在一起玩得很好。只要在家裏幫媽媽做了應做的事，小羅就可以得到媽媽的允許，上村子首那破爛祠堂裏找訪他的新相識。見他做事比以前勤快，媽媽也使高興了。

有什麼比孩子們更易於建築友誼的？三個孩子，三顆簡單無邪的心。金狗曾經鄙視過土兒，但現在這種鄙視已不存在。土兒異鄉口音也不妨害他們友誼的建立。在他們之間沒有人爲的虛偽，幾乎是忘了彼此的在一起共享着歡樂和悲愁。最多時候，到溪邊石拱橋上看銀魚排隊過橋，這座橋成爲他們友誼的聖地。

隨着燕子在田野間呢喃穿行，農忙期到了。金狗不再專管一頭牛，他得湊

數兒做大人的事。小羅的媽媽也三天兩天給人家去幫工，守家的份兒又落在小羅身上。他不能時時偷空在祠堂，便邀約土兒來自己家裏玩。在土兒眼裏，小羅的家比自己原來的家着實要寒儉得多。兩間小牆屋，雖說蓋的是瓦，但只少有一半地方連柱子也業已朽腐，用稻草蓆子代替着掩蔽風雨和太陽，滿屋子的襤褸。在自己家裏，爸爸是出名好手藝木匠，門窗板壁一律都是新的，很結實，桌椅凳子也全不缺乏。爸爸疼愛自己的獨生兒，還給他做一條小椅子和一張小矮桌。作木匠的那男人是一位夢想家，他在孩子身上做着美麗的夢，他夢想着將來自己給孩子做書桌和書架。孩子很聰明，雖然在口頭上時常說要他做一個比自己更高明的好木匠，但在內心裏，如像自己所見到的一些尊貴讀書人，孩子將來不應該再走自己這條慘澹的路，和自己一樣吃粥子和斧頭的飯了。但是可憐的爸爸！驀地來臨的災禍不僅殘酷地打碎了他的夢，而且離散了一個小小和平的家……

然而小羅却對相識誇說着自己家裏的泥牆和瓦頂，誇說着牆壁上褪色的年畫，誇說着門前的冬青樹。他讓同伙坐在自己床上，和他訴說着各種各樣的事情，又把從學校裏措回家的書包裏的書給他看。

「你爲什麼不上學去？」土兒問道。

「爸爸不在家，」他回答，「媽媽便叫我不要去讀書啦，媽媽說家裏沒有人，叫我在家裏看門守屋。」

「你爸爸那裏去啦？」

「打仗去啦，去年十二月裏去的。」

「打日本鬼子去啦！」土兒好像在校正他。

「土兒，我來問你，你說我爸爸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總要等到他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才會回來，我爸爸走的時候留下話說，日

本鬼子一天不打走，他就一天不回家。」

「你爸爸也打仗去啦？」小羅吃驚的問。

是的，土兒的爸爸也打日本鬼子去了。在這一點上，他們的命運相同。所不同的，小羅的爸爸是一個靠種地爲生的莊稼漢，原不肯離開自己的地。土兒見識多，他於說了爸爸的離家之後，又說出了叫做「日本鬼子」那東西千百種罪惡。以一個小孩子的想像和機智，他描繪着那些可怕的動物。他所說的自然是完全的，而且甚至是近乎可笑的，但在一個小孩子，那是全部的真實。

「我爸爸說，人家日本鬼子是天煞星下的凡！日本鬼子快到啦，爸爸叫媽媽帶着我逃難，他自己便投到軍隊裏去啦。」

「日本鬼子要殺小孩子嗎？」

「當然要殺！」是深信不疑的口吻，「他們把小孩子的肚子灌滿了水，漲得像一面鼓，讓馬蹄子踢，你只聽見一聲響，五臟六腑便像放爆一樣迸裂出來啦。」

這是新奇而可怕的。把從士兒嘴裏聽來的事情和自己所夢想的事情構成一個可怕的形象，深印在自己的意識裏。可憐的孩子！在還不應該承受憂慮的重負時，他們便投入憂慮的深淵裏了。

相同的命運把自己的友誼連絡得更其緊實了，他們互相來往得更其頻繁，非常的相投。然而適用於成人的所謂「勝會不常」的話，也正適用於這對不幸的孩子。不久後的一天，士兒忽然給他的同伴帶來一個不愉快的消息——一個真正不愉快的消息。

不用說，這消息使小羅大大吃驚了，他以顫震的手攀住同伴的肩膀，重複地作着徒然的要求：

「不走不好嗎？再住幾天不好嗎？」

「不行呵，」雖說是流浪慣了的，這時也不能不暗然了，「我們在一個地方總是不能久住的——不走就會沒飯吃。」

「那裏去呢？」

「不知道，大概又是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是回家嗎？」

「回家可還不行，日本鬼子還沒有打走呵。把他們打走啦，爸爸說過他就會來接我們回家去。」

唉唉，又是日本鬼子！又是那些可怕的東西！

關於離別，他們並沒有更多的話可說，甚至沒有想到後來的重逢，所以也不能和成人一樣的說些「後會有期」的自慰的話。在那一剎那間，他們把一切悲歡離合都歸結在同一的原因，而且都相信着將來的那一個好日子。自然兩個孩子都很傷心，最後兩個孩子都哭了。

土兒走了之後，小羅曾經到那破倒祠堂裏去過幾次。現在，祠堂大門業已緊緊關閉着，上面模糊褪色了的畫像被火烟薰得焦黑，而且業已蒙上一些新的

蜘蛛網。從大門破罅往裏面張望，天井裏的土灶依然存在，卻平添上一片荒寂，因為在灶腳邊又復長出疏落的短短雜草，而且跳着褐色的小小土蛙了。

懷着淒涼的情緒回到家裏，媽媽說今天接到爸爸寄來的信了，便從枕頭邊取出一封皺成一團的信，顫慄的把它遞給孩子。

「就是這封信，我請大恩伯伯看過，說是爸爸在前線打了勝仗，說他很掛念家裏，說下次就可以有錢寄回家來。」

小羅把爸爸的信看了一遍。信自然是別人代寫的，小羅只看懂最後一句話：「我要打倒敵人才回家。」

他便把這句完全不像一個農民口吻的話向媽媽解說了，在媽媽那張給太陽曬得更形黑瘦了的臉孔上，掠過一絲淡淡的安慰的笑容。但笑容還沒有過去，又立刻流下眼淚來了。孩子突然想起土兒的話，他一把抱住媽媽，對她說：

「媽媽，你不要哭！日本鬼子是天煞星下的凡！土兒說日本鬼子不打走，

老百姓就沒有命活。媽媽，不要哭，我會聽媽媽的話，幫媽媽做事。媽媽，我們等爸爸打勝仗回來！」

三十一年七月六輪陂。

樂
土官
吏

夜深了，狗吠聲業已平息。正當十月下旬節氣，瑟冽的冷風，把大地催入沉黯的夢境；甚至原是白練似的卵石大路，也呈現出一付隱約而愁慘的面容。但這時，在這條愁慘的卵石大路上，却被三根手杖敲出一片嘹亮的聲響，顯得和沉寂的黑夜很不調和。

三根手杖居於三位鄉里間的重要人物，三位戰爭帶來的新貴——三位小小官吏。其中一位是縣城裏的大人物，一個月前曾經一度以慈悲心懷出來充當過

維持會長，如今則正式被任爲什麼護路專員。他原是縣城裏的世襲士紳，他的上代據說出過顯貴，所以他是握有令人懾服的勢力的「名門之後」；並且曾有一次幸運裏被選爲縣議會議員，在一般人口中，一直保留着這個尊貴的稱呼。他出任維持會時，發表了一篇告父老書，洋洋數千言，披瀝自己的仁慈胸懷和闡明地方秩序的重要，十分堂皇動聽；便是現在的受命爲專員，也仍然是爲了民衆的福利和桑梓的安甯，「這在我是一種犧牲，」他曾說。「唯愛民者始能愛國，我就是一個能犧牲的人！」第二位自然也是地方上有力的士紳，不過業已失勢很久，新近靠着戰爭才陡然發跡起來，重新成爲鄉里間重要人物的鄉長。在未發跡之前，不待說他自己有一份光榮的過去和一段轟轟烈烈的「黃金時代」；如果不是這樣，他怎麼能夠成爲一位士紳呢？在我們這社會上，一位士紳的養成，和一位將軍的養成情形相同；必須有過若干輝煌的戰績。所以在鄉民們中間，和大部份士紳一樣，他的綽號叫做「老虎」，只到了如今，這個

綽號業已被改成爲「餓狗」了。但這有什麼關係呢？一個人的時運隨機遇而不同，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在一個士紳自然更沒有什麼關係；況且，虎和狗究竟屬於同類，即使當真變成餓狗吧，也仍然有着嚙人的機會。因之這一次的上台，他就挾着報復的快意，公開當衆宣佈，他的日子到了，當真要不客氣的嚙人了……第三位，鄉長的姪兒，一個出名「吃空手飯」的人，在鄉里間也是一位名人或紅人。熟悉鄉里間情形的人當知道，所謂名人或紅人，鄉民們照例是不敢惹的，因爲他太閒空，而貧窮的鄉民們都是忙人，一個忙人怎麼能去惹一個閒人呢？沒有人敢去惹他，所以就能憑着自己的嘴和手，在鄉里間製造些新聞軼事，用來消遣自己的歲月和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是曾經冒充過讀書人的，唇舌也不錯，很被作士紳的叔父所看重；由於這緣故，他也歷來就是叔父得力的幫手。如今的地位不消說更加重要了，因之他原是彎曲如乾蝦的背脊也就挺直了許多，居然學着一般大人物的辦法，手裏揮舞起一根手杖來了。

三個人三根手杖，在卵石大路上敲出嘹亮的節奏。他們剛從一個出名小寡婦家出來，回到五里路外的鎮上去。

三個人三付不同的面容。專員年事最長，今年五十邊了，却因為保養得法，看起來比實際歲數要年輕得多；在一行三人當中，由於年齡和地位，在他瘦長白皙的臉孔上始終浮現着一種矜持的表情。他的嘴唇上蓄着兩撇東洋式短髭，在說話時習慣地鼓動着兩頰，模樣如像一匹銜着馬口鐵的馬。鄉長比較年輕些，三角臉，大鼻子——就在這鼻子上面架着一付黑玳瑁眼鏡——加之一張出奇闊大的嘴巴，驀地一見，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一隻餓蛙。他說話時困難地拌動着嘴唇，飛濺着唾沫，甚至急眯着眼睛，彷彿在他這便是世界上最費力的事情；可是他偏偏很愛說話，雖然噙着鼻音，舌頭也不甚靈便，說起話來結結巴巴有如山鵲鳴叫。至於他的姪兒，究竟是叔姪輩分，雖然不戴玳瑁眼鏡，也沒有叔父那樣大的鼻子，却也有着一張大嘴巴，和一付愛說話的脾氣，只是發音

比較清楚，嗓子也比較尖細罷了。這時，他正認真地影響着叔父的意見：

「那真是，專員今晚這雙手——可真是難得的富貴手！」

並且按照新近養成的習慣，起勁地揮舞着手杖。接着是專員的謙讓；他說今晚的情形是一種稀有的例外；在這件事情上，幸運的眼睛從未對他加以青睞，甚至因此在同道之中給他起了一個不甚好聽的渾名。他說這些話時，顯得很簡短得體，並且也很恰當地表示出自己的身份。可是不待他說完，鄉長的反對之聲便急切地發出來了。他眯着眼睛，認為專員的說話乃是一種過分的謙虛，認為在相知相得如彼此的朋友之中，有時謙虛是十分不必要的。

「唉唉，您這是什麼話呀，」他說，「在我們之間，還見什麼外呀！」

「那真是，富貴手！實實在在的富貴手！」姪兒繼續着。

由此，話題遂轉到小寡婦身上去了。關於這朵鄉里間的名花，鄉長的知識自然是最豐富的；重要的是，近兩三年來，她一直是她的入幕之賓，他熟悉她

一切，而且以此爲榮。這一次，他大量地把城裏的大人物荐引給她，他說這完全是一種尊重友誼的表示。他把小寡婦的身世經歷盡詳盡細地向專員公佈了，他把她說成一個神話中人，不吝嗇一切讚美。在我們這國度裏，一切男人都喜歡談女人，所以應用於女人身上的語彙也就特別多。說到精彩之處，鄉長的闊大嘴巴不住地飛濺着唾沫，架着眼鏡的眼睛也不住眨動，甚至更起勁地敲着手杖，並且躁起腳來了。可是專員却是有身份的人，一種自覺的尊嚴使他克制住自己，始終說着很少的話，雖然對於那位小寡婦他也不乏依戀之情。

「嗯，姿色的確不錯，」他鼓鼓面頰簡短地同意着。

「唉唉，您和她還是新交，您還不知道……有些事情，有些地方，唉唉，那真是……」

鄉長囁囁地吞咽着唾沫；如果不是在黑暗中，我們一定可以看見他興奮得滿臉通紅了。

正在這時，一件小小不幸突然發生了。一行三人正跨上一個小小石橋，鄉長左脚在一塊安置不甚平實的卵石上一滑，手杖活東西般跳到丈來遠的地方去了，而人，也隨即一隻蟾蜍似的扑倒，右脚同時猛地陷入小澗之中。而當他重行站起身子時，覺得兩眼驀地發朦，天地也驀地變得更黑。在尋覓手杖以前，他急急舉手往眼上一摸，才發現架在自己大鼻子上玳瑁眼鏡一塊玻璃片業已碎裂，搖搖欲墮。

證實了這場小小不幸的遭遇之後，三人齊聲把一些怨埋拋給黑夜和道路。鄉長不顧左臉的微痛及右脚的淋濕，立刻睜睜眼睛，報告起這付受災的黑玳瑁鏡可珍貴的歷史來了。但這一次，專員的興趣顯然不在這上面，他一直沒有言語，僅在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

由於眼鏡，話題重又回到道路上，鄉長開始以抱歉的口吻，說到鄉里間一切貧乏簡陋，以及鄉民的窮困固執：終於，說到共同的責任上面來了，專員鼓

鼓面頰，鄭重其事地說道：

「這次修路，期限只有一週，嗯，七天。他們的命令可不是玩笑！」

他原來應該說「皇軍」的，不過他用「他們」來代替了，表示自己的出任斯職，真正受惠的應該是別一些人。這次輪到鄉長沒有答應。

「修路是爲了軍運，」專員繼續着，「所謂貽誤戎機，這關係可不小！我們替地方上做事，總不得讓別人講閒話，嗯，總不得——哼哼！」

一提到這件事情，大家感覺到責任的沉重，三位官吏遂一致陷入沉默；而鐘上那座高巍白臺的樓房，也隨卽在一簇小小叢林後面親昵地閃現出來了。

保長之家

一個鄉公所裏的走差，跨着匆忙的步子，擺出嚴重的臉色，從鐘上跑向四鄉。他彷彿就是一個禍兆，鄉民們一見他出現，就知道一定又有着什麼災禍將

臨，開始惴惴不安，同時也就小聲紛紛議論。

——又來啦，烏鴉開喉啦！

——不是打了丈量嗎，說是築馬路哩，人家要走汽車呀！

走差從鄉民們面前走過，凜凜然不可侵犯，是一種常言所說的「衣角碰得死人」的神情。經過一場戰爭，鄉長們變得更胆小了，知道走差是一顆沒皮果子，所以連動問也不敢，只是偷偷的目送着。終於，看見他走入了村邊的保長之家。

保長是鄉長的本家，原係一個莊稼人，靠土地吃飯的，後來忽然想到要改行了，便拋掉一半田地，投資做買賣去；却不料一出馬便虧了本，如今便只好重新回家來過安分日子。可是見過海洋的人看不起山溪，土地的出產並不能滿足他，無時不想往外飛。剛好戰爭來了。照理說，他原來應該是並不歡迎戰爭的，現在却以無限興奮歡迎了它。他想，機會來了。果然是機會來了，有一天

敵人闖進他的家，把他的肥豬捉去了，女人也捉去了，只差沒有把他的生命結果掉。他眼淚汪汪的找到了本家，要他搭救他。女人隨即放回來了，鄉長拍拍他肩膀，眯眼說：

「我給你保荐一個保長吧，他們要我出來——自然我是要出來的，這是一個機會；我是落水狗，上岸咬人去！」

就這樣，他成爲一名保長。

咬人嗎，他想，怎樣咬呢？老實說，他也並不想去咬人，只要肥豬和女人再不會被別人捉去就是了。但連這也不容易，那些穿黃衣的「上司」有時是很難說話的，他們看來並不尊重他。例如今今天鄉公所裏派來的走差，給他帶來的就是一個不愉快的消息。

走差送給他一份油印「公事」，說是從村子到鎮上，計路五里，由他轄下的保民担任修葺。事關軍運，應着即按照丈量，尅日動工……

丈量是那些穿黃衣的人打下的。他們是征服者，征服者自有征服者的權威，沒有人敢觸犯它。所以當他發現丈量的結果對自己十分不利時，他唯一的希望，便是這次修路可以按照歷來的成例，無限期的拖延下去。所謂成例，自然是指的戰爭以前，因為戰爭一經過去，便彷彿一切都變了樣了——這一點他知道得十分清楚。他的希望隨之也就落了空，現在走差竟給他送來了緊急公事。事情很重大，拖延業已不可能。他躺到簷下一張竹椅上，仰望着蒼茫灰白的天，嘆一口氣。

女人不知什麼時候出來了，是一張愁苦的臉孔。她恨死了那些穿黃衣的「畜生」，並且反對着丈夫的一切行徑；她曾經反對過他做買賣，現在更反對着他做保長。她畏怯地望着嘆氣的丈夫，嘟囔道：

「我就說過的哩，那些雷打天誅的畜生！」

「什麼？」保長彷彿並未聽清。

「那些畜生……」

保長搖搖頭，又復嘆了一口氣。

在女人和鄉民們面前，他有時是頗有尊嚴感的，女人甫經隱沒，他便出門上田間去。他一直走向卵石大路兩邊，那裏一連三坵都是他的肥田。這天正好是一個沒有風的晴朗天氣，原野顯得曠闊而甯靜，天和地都彷彿淨潔了許多。戰爭的痕跡業已完全洗去，就外表看，世界仍然充滿着幸福的，難怪在那班因戰爭起跡的新貴們嘴裏，把這地方叫做「樂土」。莊稼漢出身的保長，熱愛土地的感情並未完全失去。看見土地業已爲莊稼人養育過最豐富的食糧（雖然那些金穀受了戰爭的蹂躪），現在又在滋長着「秋作」，心裏便湧現起一陣愛惜之情。天氣既是好天氣，在廣袤無際的原野上，紅薯成熟，蕎麥怒花，陽光發出燦爛的笑，泥土騰着濃重的香。保長在田塍間來回走着，想到沿卵石大路面積近半丈闊的蕎麥，在未成熟前就得拔去，把這樣的上肥田給砌作道路，這簡

直是可痛心的事。他不用去計算田價和以後歷年的收穫，單看那怒放著雪也似的白花，就感到難以忍受，有着一種無法排解的困感侵襲着他的心。他徘徊著，回想起戰爭後所遭遇的種種不幸，覺得在這片「樂土」上，自己雖忝爲「新貴」之一，也仍然不能改變原來的地位。他滿肚子憤憤不平。

但他終於想到一個辦法了。在利己的打算上，我們每個人都很想辦法。於是，沒有躊躇，便同着通往鎮上的卵石大路上，健步跨將起來。

小癩痢

在太陽下，宇宙煥發着奇異的光彩。這是一個小小盆地，四周環繞着微緩起伏的羣山，現在則被塗上一層清明澈藍的顏色。初冬的風，一遍一遍的洗刷着。澗水舒暢地流，鴉雀落漠地飛，滿野是蕎麥的紅莖和白花。山上山麓，牧童唱歌，牛犢鳴叫。而在卵石大路上，這時不均匀地散佈着蠕蠕而動的細小黑

點。老的，年青的，小孩子，女人，俯身挖掘着泥土。在他們，這條卵石大路是一種標誌，一種和平歲月的標誌。我們知道鄉里間的一條道路，一座石橋，一株古樹，一間小廟，都和自己的生活聯結在一起，和自己的命運不可分，它們受不得傷殘，不容許改變。但現在，大路兩邊的蕎麥田裏，豎着小小木椿，連着繩索——他們就依照着這些木椿和繩索，拔去由自己的手所佈種起來的「秋作」，寒冷天的溫暖希望。

「關伯伯，好天色啊。」

「好天色啊，六月夏天蒼蠅多——蕎麥九分收，偏是碰的這亂世呀。」

「唉唉，真是亂世呀。」

於是，嘆息着，搖搖頭，吐出一口一口的唾沫。處在這謎也似的世界，難了解的事情太多，難防備的災禍也太多，人是變得怎樣的可憐啊。

一個瘦蝦一般的小孩子，挑着小半畚箕卵石，從溪邊一搖一蕩走過來。卵

石的重壓使他感到十分艱辛，他兩腿抖顫，脚步蹣跚不定。當着老北風，他的額上溼着汗，頭皮發着奇癢。

「咻，咻，咻……嗚哦咻，咻……」他喘累着。

一個田缺口到了，這在他無異一道天險，他奮不顧身的往前面跨。他是一個小孩子，然而是一個倔強好勝的小孩子。他艱辛地把卵石從溪床挑上溪岸，艱辛地到達正在修葺的大路邊，於是從肩膀上卸下重担，在他那猴子似的瘦臉上發出滿足的微笑，用污黑的手掌抹着滿頭滿腦的熱汗。

「好大一挑！」有人喝采道，「小癩痢，你這是螞蟻揩耳屎！」

猴子似的瘦臉漲得通紅。他感到羞赧了，繼續用污黑的手掌抹着汗，急急倒下卵石，挑起空畚箕往溪邊走。他決定要挑得滿些多些，他的好勝心不容許他聽這種嘲弄。

好心的老人關伯伯，望着他可憐的背影，搖搖頭，拋出一聲歎息。

「要是他爹在！」他想。

自然，要是小癩痢的爹在，那麼在這種事情上就不用一個小孩子來出面承當了。小癩痢的爹大癩痢——好像癩痢也會遺傳——是鄉里間一個有名的壯漢，雖然頭上不很雅觀，但肩膀闊，胳膊粗，挑「八秤担」不用担柱，一個人踩得動丈三水車，走起路來連地也震動，是那種不知憊勞也不知病痛的人物，綽號叫做「水牛」。只是雖然力大會做，無奈時運不濟，災禍竟和他作了難離難捨的好伴，不是瘟了小豬，就是失掉肥雞，要不然便是女人生病，總之從來不會走過好運。家有兩間茅屋，幾畝水田，一妻一子，帶點小災小禍過日子，倒也吃得飽，穿得暖，不怨天，不尤人，沒有奢望，也沒有惡夢。忽然間，說是戰爭來了。戰爭？什麼戰爭？他有點惘然。只見鄉里間的有錢人逃到山裏去了，糧子來了，飛在天上的「飛雞」也來了，一切都不同了，田地都荒起來了，這便是戰爭。戰爭一定只是有錢人的事，他想。他並不逃，他拋不開兩間

茅屋，幾畝水田，還有一妻一子；並且，逃？逃到那裏去？但終於，炮聲響了，原來的糧子不見了，來了另一種糧子——不，不是糧子，不像糧子，只是一羣胡作亂爲的強人。就是這些強人，剛一到，便把他捉去了……

費過一陣天昏地黑的紊亂，世界重歸平靜；雖然從此這鄉里間變得頹唐而淒寂，彷彿失去了什麼，要不然，便是增添了什麼，但總之是平靜了。要明白究竟是很難的，愚蠢的鄉民們只知道碰上了一次戰爭，這是一種命定的不幸。有些人失去丈夫和兒子，有些人則失去老婆和女兒，總之一切都是不可違抗的。小癩痢家也非例外。爹給捉去了！捉到那裏去？活着還是死了？誰也不知道。既經是這樣，小孩子也得仍然使自己活下去。只是那多病的娘，開始爲這場變動弄昏了，隨後却悲傷起來，日夜啼哭，結果把那雙原是紅爛腫痛的眼睛乾脆哭瞎了。因看不見，也便不再哭了，只在茅屋裏爬着，像一隻狗。小癩痢却並不哭，他明白爹不會再回來了，娘也不會再見天日，於是便默默的承担

下生活的重担。有時娘在夢囈中呼叫起來，「小癩痢爸，你回來啦！你才回來！……」這聲音把他驚醒，一時間以爲當真是爹回來了，便睜開眼睛尋找；但立刻知道不過是娘的囈語，也談不到失望，只伸脚把娘弄醒，自己却馬上呼呼睡去了。

我們也許會覺得小癩痢很可憐。可是在另一些人，例如鄉長之流看來，小癩痢實在只是一個可惡的賤種。就拿這次修路的事情來說，規定每戶一人，小癩痢一家只有一個瞎婆子和一個癩痢孩子，十分妨礙公務。所以正當小癩痢又一次的從溪岸上挑來大半畚箕卵石時，一根手杖却已朝着他不雅觀的頭敲過來了。

「你懶鬼！看你只有半畚箕！」同時有人罵着。

手杖所有者是那位鄉長的姪兒和助手。七天的期限決非玩笑，每個「樂土」上的官吏都感到荷負的沉重。他滿臉怒氣，呼呼有聲地揮舞着手杖——權

威的象徵，在人叢裏威武穿行。在這一刻，他是真正地變成一位大人物了。

小癩痢哭喪着臉，用污黑的雙手抱着自己不雅觀的頭。

大人物跨着大步過去了，帶着兩名鄉警，揮舞着手杖。適才低下頭去的鄉民們抬起頭，以憐恤的眼光看着受災的小癩痢，輕輕唧噥着什麼。

自尊心和好勝心一齊受了辱，小癩痢慌慌張張倒下卵石，挑起畚箕回身往溪邊走。這一下可要挑滿的，他想。他決心要拚一次命，不能再受辱。

「要是我爹在！」他想。

自然，要是他爹在，那裏會受辱呢？爹的氣力可真大，不說用畚箕，就是用籬筐，挑担卵石也不會氣喘。小癩痢是爹的兒子，就應該給爹爭口氣。走到溪床上，他雙手抓着卵石，把畚箕裝得實滿。先用肩膀試一試，然後咬着牙，站將起來。別人都看得奇了，有的喊他笑他；但他不管，他蹣跚走着，雙腿顫無定，連腰背都彎曲了。是爹的兒，他有這付蠻勁。

他上了溪岸，卵石增加重量，他漸感不支。他決不定是否應該休息一下。他躊躇着，却還是往前而衝。怎麼也應該拚過去，休息是可恥的事。一步兩步，田缺口到了。近面來了什麼人，在喊他；但他聽不見，他感到身肢搖晃起來，兩腿驀地軟弱下來。剛剛舉起一條腿，眼睛一陣昏花，像一隻青蛙，他跌在田缺口裏，畚箕裏的卵石傾滿一地。

棟喜

剛從山裏砍柴回家，破了紐的草鞋尙未脫下，藉以驅除疲勞的旱烟也尙未燃起，棟喜嬌嬌就告訴他說，保長來了命令，明天帶飯修路去。

這有什麼可說呢？修路是鄉民們的天職，既是無法推辭，更無法逃避的。莊稼漢的棟喜並非不明白，所以聽了女人的話也全無驚奇。他默默的脫下破了紐的草鞋，又燃起藉以驅除疲勞的旱烟。

「說是很緊急的哩，」棟喜嬌嬌搬動着從山裏砍來的柴，加添道。

自然是很緊急的，這也不用說。世界變了，一切都不同了，雖是愚蠢的鄉民也很知道。註定是勞苦的命運，活在世上一天，就得勞苦一天。棟喜今年交整四十了，從來沒有嘗過安閒的滋味，也從來沒得到過命運的仁慈和饒恕。

「要是小喜在就好啦。」棟喜嬌嬌又把灶上的油燈燃點起來，同時歎息道。

她的意思是很明顯的。男人上年紀了，平時本犯有喘咳症，碰上症發的時候簡直動彈不得，應該有個年青人來接替了。生爲一個莊稼人，既經註定了勞苦命運，那麼就得把這種命運遺傳下去。這不是很自然的希望嗎？天從人願，棟喜嬌嬌在一連生下四個女兒之後，終於有了一個男兒——便是小喜。四個女兒，因爲是「扁貨」，不值價的，便掛籃的掛籃，出賣的出賣，如今都變成人家的丫頭或童養媳，拖着黃毛髮辮，在主人的打罵之下，半凍半餓地過着日

子。兒子却是全部希望的化身，雖然家境貧窮，依舊把他看作寶貝；作爹娘的覺得如今人生有意義了，勞苦有代價了，家裏驀地變得溫暖熱鬧了，一句話，膝下算有人了。兒子也真是好兒子，全不像爹，却是一隻小豹子似的健壯漢，年紀輕輕的便長成一付高大身材，昂頭挺胸，好像連天雷也打他不死。除了十歲上生過一場不大不小的腸熱症，一年四季都精神抖擻，連頭痛傷風的事也未曾有過。十二歲上，便能措鋤下地；十五歲上，竟能插秧犁了。十六歲成了丁，站在爹身邊，儼然是一個巨人。於是做爹娘的在晚上暗暗商量，無論怎樣困難，總該爲兒子看頭親事了。在一種作祖父母的期待的喜悅裏，夫婦兩人簡直忘掉一切辛酸勞苦，連夜做着好夢，嚶語裏也發着輕笑。命運在爲他們開花了。……

「偏是遭的這亂世呀，」作爹的搖搖頭，噴出一口煙。

是這亂世把他們的希望撲滅了，把他們的兒子奪去了。戰爭帶着恐怖驟然

來臨。於一個深夜裏，騎着高馬的敵人燒起了房子，殺人如殺雞——小喜剛剛逃出門，迎面碰到一匹馬的黑影，屋裏的爹娘只聽見一聲慘叫，兒子的鮮血已飛濺在土牆和柴門上。……

「唉，又在修路啦，」作娘的想起那悲慘的往事，眼睛開始汪着淚光。

「人還沒有殺盡呀，」棟喜憤然了，「你看吧，總會殺盡的，總要殺盡的，我知道！」

他很少這樣氣憤，或且還不可以說，他從來未曾氣憤過。當老婆接連生下四個女兒時，他安慰自己道，這是命運註定的，兒子得要前世修。當兒子在十歲上害腸熱症時，他捏着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手，對流淚滿面的老婆說，哭什麼呢，是兒就不會死；要死時，你哭也沒有用。兒子終於在戰爭裏失去了，作娘的幾乎要投水發瘋，但他依然沒有氣憤，他想，這是命定，拗不來的。但現在，他竟不自禁地憤怒起來，吐出憤怒的話了。

這一天他的晚飯吃得很少。默默地，他想着不久以前的那場戰爭，想着失去的兒子，想着明天的修路——這些重迭而來的事變都不是他簡單的腦筋所得想得通的，他只知道，世界變了，自己被投入更深的不幸裏了。

「總會殺盡的，」他喃喃着。

可是第二天天剛破曉，他就措着鋤頭畚箕，修路去了。

他辛勤地掘着土，挑着卵石，流着汗，喘着氣。剛好他和小癩痢在一起，還有關伯伯和別的一些鄰居。看到小癩痢，便使 he 想到小喜。當手杖敲在小癩痢不雅觀的頭上時，他突然變得氣憤了；而當小癩痢跌倒在田缺口裏時，他的氣憤再也按捺不住，雖然仍是沒有發作出來，却在一種半昏厥的狀態裏，讓手上的鋤頭掘在自己的腳背上，馬上冒出鮮血，把腳下的泥土染紅了一大片。

瘋婦

大家正爲着小癩痢和棟喜而突形忙亂，忽然有人喊了起來：

「木生嫂來啦！」

是的，木生嫂來了，蓬着髮，污着臉，揮手舞腳的來了。老遠便可以聽到她的呼號。她是無時無刻不在呼號着的，她的喉嚨嘶啞了，發不出聲了，但她還在不停嘴的呼號着。

現在，她正從對溪一條田塍上走來。她的衣服破了，袒露出乾瘦的胸部和兩條枯瘦的胳膊；袴子也是襤褸不堪的，並且沒有鞋子，跣着一雙粽子腳。遠遠望去，簡直是一個大風中的稻草人。她嗶嗶地呼號着，朝着衆人，迅速奔跑似的走着。忽然間，人們看見她跪下了，在地上磕着頭，拜着，又哈哈的笑，把雙手揚在空中。可是忽然間，人們聽見她的笑聲變成哭聲了，她站起來

了，走過來了……

「唉唉，木生嫂真叫可憐！」有人嘆息着。說她可憐，其實是多餘的。她的遭遇，也並無若何特殊之處。她年紀很青，戰事來到時，她還是一個新娘。在鄉里間，一個新嫁娘總是能吸引人的，何況她在閨女時代，業已成爲年青漢子談論和垂涎的對象。她的爹娘都是眼高的人，女兒是「掌上珠」，不容易讓人攀採。許多媒人被人央請來了，同樣多的媒人遭到白眼和拒絕。這朵深閨中的名花，曾經是少年青漢子的夢裏戀人啊。可是木生偏有這樣幸福，他偏得到了她。人們都把這奇蹟歸給命運，因爲和一切年青漢子相比，他也實在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莊稼漢。身壯力健，面目方正，優點自然是有的；不過這也無非是一些年青人普遍的優點，竟能攀採到那朵名花，真是奇蹟。衆多年青漢子都拋開那將來的新婦，開始來嫉妒這幸運的木生了——甚至命運竟也如此。成親不滿整月，戰爭來了。在一場昏天黑地的大混亂裏，成羣的年青漢子

失了蹤，木生便是其中的一個……

「誰想到她竟會瘋啦！」是惋惜的口吻。

「怎麼能不瘋？常年說的好，一夜夫妻百夜的恩呀！」

不待說，這話多少含有玩笑意味。於是，沉默馬上來了，因為說話的人馬上想到了自己，自己的兄弟或是親戚，災禍有如燎原火似的普遍。

發了瘋的木生嫂站在對溪，嘴裏依然呼號。人們雖然聽不清她的言語，却都懂得她的意義。很多人停下手裏的鋤頭，向對溪呆望。

「噯——啊，啊，啊……」

木生嫂嘶聲喊着，重新跪下，在地上磕頭，拜着，把雙手揚在空中。她在對誰祈求呢？神可早已聾了，而且瞎了——他不會聽見她的聲音，看見她的跪拜的。

莊稼漢庚保大清早揹着鋤頭畚箕參加修路去。他總算是一個幸運漢，在這場戰爭中，他總算沒有損失。當戰爭來到時，他帶着老婆孩子到山裏丈人家躲災去了，什麼驚嚇也未曾受到；戰爭過去了，他帶着老婆孩子回家來，幾間雖然寒儉卻很溫暖的茅屋完全無恙，就連不靠大路的幾畝田，金穀燦爛，也未遭蹂躪。和人家的大災小難相比，他真是幸運。所以這一天的參加修路，他的心裏十分輕鬆快意。

「好在我的田不靠大路！」他想。

可是當他走近卵石大路時，看見幾個拿小白旗的人在自己那坵並非靠大路的田裏奔跑——這是田裏正怒放着一片蒔麥的白花，人就在那上面無顧惜的踐踏着。

唉唉！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在他蕎麥田裏做什麼！一個不幸的預感陡地攔上他的心，立刻全身落入一陣悸動，脚步不自主地加快，簡直變成奔跑。霎時間，天地對他彷彿變成空虛，和他脫離了應有的聯繫。他把畚箕一丟，大聲狂喊，「你們……沒有眼睛的……我那蕎麥……」

他奔到自己田邊，跨下田塍，闖到幾個擎小白旗的人面前，喊着同樣的話。他想自己是有理由的，他有着「妻四子，老婆肚子正大着，再過十天半月又會添丁，却只有這幾畝「命根田」，田又是不靠大路的，原先丈量時並沒有在他田裏插木椿——他覺得自己有着滿肚子理由。他訴說着，不，應該說是狂喊着。但是全無用處，那些擎小白旗的人彷彿都是聾子，他們彷彿沒有聽見，從從容容在他田裏插起木椿，又在木椿上面繫起了繩子。

「我這田不靠大路……我的老婆肚子正大着……」他喊道。

看看那些木椿，它們插在田裏如像插在他心裏。這災禍來得太突然，彷彿

一隻蚱蜢不意跌落在火裏。然而莊稼人是胆怯的，他不敢去傷害那些繫着繩子的木樁，他知道它們代表着一種不可見的權力；在它前面，一個莊稼人只有低頭的份。

正在這緊要關頭，一些丟開鋤頭畚箕圍合攏來探看究竟的人紛紛散開，原來是鄉長的侄兒來了，他的後面尾隨着保長。鄉長姪兒挺着乾蝦似的胸脯，揮舞着手杖，大腳步跨將上來。他喝罵着衆人，吐着唾沫，憤怒得如像一隻公雞。

庚保心魂動盪的奔向他，在未會訴說出話來以前，先已屈膝跪下。

「我這是命根田，你們不能掘！你們不能掘！」

揮舞着手杖的大人物暫時一楞，但隨即恢復了尊嚴，背轉身子，並不理睬這愚蠢的莊稼人。

「公事公辦！」他吐出一句公理。

「天有眼睛，我的田不靠大路……我這是命根田，一家大小都吃在這田上！你們不能掘！你們不能掘！」

這樣的哀求並不够打動大人物的心。只是保長悄悄躲過了，他知道庚保的災禍是什麼人嫁給他的，在他心裏暗暗埋着歉疚。

哀求既無結果，人們看見庚保小孩子似的啼啼哭哭回家去了。這教大家透過一口氣。鄉民們雖然愚蠢，但也賦有同情心，知道庚保的受屈，而且從庚保的受屈裏照見了自己的命運。可是大人物開始對鄉民們諄諄善諭起來了，他對他們說着那種非愚蠢的莊稼人所能理解的至理名言，說着王法和樂土，義務和監牢。今天他顯然非常得意，彷彿自己的身價陡地增高，當真成爲「人上人」了。他的手杖時而在卵石上敲出嘹亮的聲響，時而在空中揮舞出呼呼的嗚叫……

突然有人喊道：

「——來啦！」

大家看見在不遠的田塍上，從村子那邊，奔來三個人，那便是庚保同他的妻兒，這愚蠢的莊稼人，他認為事情絕望了，田地是他的命根，他必須以全家的生命來作最後的爭持，單單自己一個人是不夠的。現在他把妻兒一起喊來了，全家的人都來了，他如飛似的奔在最前面，一個十歲上下的兒子緊跟着；懷有身孕的女人則因行走不便，落在遠遠的後面，連喊帶哭的嚎嚷：

「天誅死滅的……不得好死的……你們……你們把我的命根掘掉啦！」

風波

接到報告，縣城裏的護路專員馬上跟鄉長下鄉勘察來了。自然，他們是帶有鎗兵的，而且還會同了一隊「皇軍」和一位佐藤隊長。

阻撓修路是有礙戎機的大事。愚蠢的莊稼人竟又如此頑劣可惡，很出征服者和官吏們的意外。這事情非同小可，所以官吏們臉上的肌肉都是緊繃着的，

專員不再鼓動面頰，鄉長——現在他大鼻子上換架着一付金絲眼鏡——也不再多嘴了。這一半也許還因為在他們前面有着一位騎馬的佐藤隊長，在他們眼裏，一位「皇軍」隊長的身份，是遠在一個專員或鄉長之上的，雖然他們都是很自尊心的人。

當他們到達出事地點時，局勢正嚴重。庚保妻兒三人都守在自己的田地裏。一半以上的蕎麥已被踐踏掉了，連根拔起的，成堆折斷的，白色的細小花朵和紅色的細小莖子狼藉成一片。這種情形是要使一個莊稼人心傷淚流的，然而那不幸的庚保却並沒有流淚——他正流着血，他業已受了傷了。他一邊面頰上被刺刀劈出血，他腿上腰上到處是由皮鞭所造成的傷；但他依然倔強地站在自己的田畦間，他認為他是有權利的，因為這田地是他自己的田地，是他自己的血汗灌溉過的田地，是他一家相依為命的田地，他不能離開它。他從來沒有想到過要離開自己的田地，何況正在這蕎麥怒花的時節，看到被踐踏了的蕎

麥，他顧不得自己身上的血和傷了。他鉄青着臉孔，一手捏着一個從土裏拔將起來的木椿——在木椿上還繫着一條繩子——人們包圍着他，如像鑑賞一匹受傷的野獸。

他的兒子也是倔強的，雖然年紀還小，但在他被太陽晒黑了的臉孔上，業已隱然顯露出一個農民的固執了。這是天性，農民的兒子也一定愛土地。自然他還不很明白事情的原由，不過他簡單知道，現在他跟爹媽是在保護自己的田地——沒有它，一家人便不能活命。他站在爹身邊，滿臉淚痕，哀哀號哭不已。女人則坐在地上，渾身泥污，頭髮鬆亂不堪，牙縫出血，流向兩邊嘴角；她雙手握着離開泥土的蕎麥，向圍繞着的人們作着無倫次的詛咒，形狀一如癲狂。但在實際上，她是並不癲狂的，她是自己的生命，一家人的生命，她不能失掉它。自然，他們是愚蠢的莊稼人，心地很簡單，還不知道敵人把他們——更多人的土地佔領了，現在正要他們修路，以便去殺戮更多的人和佔領更多

的土地；如果他們能夠知道，豈不是將更不能了解，既是這樣，爲什麼還有那般專員鄉長之流的官吏們，竟會以奉迎敵人和欺凌莊稼人爲職志呢？——幸而他們是愚蠢的，他們還不知道這樣的事情。

看着這不幸的一家人，人叢裏默不作聲。那個揮舞手杖的大人物跟心裏埋着歉疚的保長不知那裏去了。現在他們全是一些同命運的人，他們能說什麼話呢？他們有資格安慰別人嗎？或者是，他們能嘆息別人的遭遇嗎？——他們知道這都不是他們分內的事。但終於有一個人說話了，他是善心的關伯伯，他伸出一隻顫震的手，說：「庚保，你心放明白些，人家是有王法的，你這算豆腐當磨石啊！」

「我不要命！我一家都埋在這田裏！」

「天有眼的，」女人咒詛着，「活着吃飯，死掉埋骨，這是命根田，你們來掘啊！你們來掘我的命根啊！」

見到騎馬的人，鎗兵和官吏們來臨了，紛亂得像螃蟹，人們急忙散將開去。一幕滑稽劇開始了。天是晴朗的好天氣，藍天上浮遊着白雲，太陽普照着，微風吹拂着……但在大地上却演着醜惡的滑稽劇。一番殷勤的謙讓，幾張無恥的笑臉，並且連那位適才隱沒到不知何處去的大人物也出現了。要是我們能夠知道騎馬而來的佐藤隊長這時的想法就好了——自然我們是無法知道的，也不能去想像，因為我們不是統治者。總之，這時鎗兵們業已在官吏的指揮下開始行動起來了，他們用鎗巴驅逐着周圍的鄉民，踢打着女人和小孩，並且去摔縛那頑劣不化的莊稼人庚保……

這愚蠢的莊稼人最初茫然地望着那騎馬而來的人，那些威風的「皇軍」，那些謙讓有禮的官吏們，但突然發覺他們全是爲他而來的，他們在摔縛着他了，開始着驚惶失措，但隨即惡獸一般咆哮掙扎着了。孩子抱住爹一條腿。女人放開蕎麥，捧起自己的大肚子，從地上起來，嚎叫着向男人撲將上去。

「救命！救命！……」

散開去的人們重又圍集攏來。這時他們不再是看熱鬧的心情了，也不是憐憫的心情。他們知道自己的行動是危險的，是將自己投向災難。但他們究竟是愚蠢的，在這一剎，他們業已無暇爲自己計算了，他們擎着扁担和鋤頭，紛紛地圍集攏來。

三十三年九月汝城。

